

端宗大王實錄

第一之三目錄

183132
no.1



16373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魯山君日記目錄

卷第一

起壬申五月盡六月

卷第二

起壬申秋七月盡八月

卷第三

起壬申九月盡閏九月

卷第四

起壬申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五

起癸酉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六

起癸酉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七

起癸酉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八

起癸酉冬十月甲申朔盡本月辛亥

卷第九

起癸酉十一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

起甲戌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十一

起甲戌夏四月盡秋七月

卷第十二

起甲戌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三

起乙亥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十四

起乙亥夏四月盡六月

魯山君日記目錄終

魯山君日記卷第一

魯山君諱弘暉

文宗恭順王一子母權氏正統六年辛酉七

月丁巳生戊辰四月戊午

世宗封王世孫景泰元年庚午八

月文宗遣領議政皇甫仁請為國儲辛未正月

皇帝勅封

為王世子三年壬申五月丙午

文宗薨于景福宮千秋殿議

政府奉魯山君入慶舍元殿○設

殯殿都監以工曹判書鄭

麟趾左叅贊許詡禮曹叅判鄭陟為提調實城尹容為代奠官

鈴川尉尹師路為守陵官李貴為侍陵內侍皆議政府議定甲

達○進夕奠宗親及文武百官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哭臨○

襲進奠哭臨○以坡平尉尹巖為宮城南面節制使全義尉李

琬西面節制使僉知中樞院事李齡北面節制使中樞院副使

崔淑孫東面節制使各領所統軍士宿衛徼巡是夜議政府直

宿闕內承政院集賢殿亦會直○丁未進朝奠哭臨至成殯

朝夕哭臨○小斂進奠哭臨○臺諫啓曰 大行大王疾漸羣

臣莫不憂慮內醫全循義邊漢山崔滄等皆以為證順請鞫問

治罪即令都承旨姜孟卿往議于議政府僉曰循義等豈知至
於此歟然臺諫之言亦宜從之遂下循義等于義禁府○以尹
師路為殯殿都監提調領議政皇甫仁為殯殿國葬山陵

三都監總護使○臺諫啓曰今卽下幼冲請令都承旨同政府
大臣每日視膳問安且擇宦官年老謹慎者入侍左右勿近煥
小傳曰議諸大臣○議政府啓曰宦官金衍仍為承傳色若衍
有故則以金忠代之○戊申大斂進奠哭臨○以皇甫仁右議
政金宗瑞左贊成鄭萃兵曹判書閔仲吏曹判書李思哲前同
知中樞院事李思任為山陵都監提調又以仁宗瑞萃及戶曹
判書尹炯禮曹判書李承孫為國葬都監提調○乙酉義禁府
啓曰全循義等言與內醫全仁貫等同議進藥請并推問仍啓
曰昔年世宗不豫大行大王令議政府入內詳議進藥今醫
負等不明言證候輕重使大臣不知所進之藥又不問於大臣
罪莫大焉今下議政府議之皇甫仁等曰諸醫皆言平善臣等
聞之以為然不意至此仁貴等宜并推之○世祖語姜孟卿曰

子有欲陳者三別使徼巡于宮城內外一也使東宮勿過哀而行氣二也慎察進膳三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一各道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牧使以上遣人進箋陳慰者二品以上外官則雖非牧使亦進箋沿邊官不舉哀一自初喪至卒哭並停諸祀殯後唯祭社稷一徒流以下則二十七日後大辟則三年後斷決一不用樂三年卒哭後唯大祀用樂一卒哭前禁嫁娶屠殺一巷市五日一王世子斬衰三年卒哭後白衣翼善冠黑角帶白皮靴凡于喪事著衰服一內命婦貴人昭容外命婦親女公主服斬衰三年卒哭後白衣裳黑蓋頭黑帶白皮鞋一六尚以下斬衰三年背子蓋頭布帶素鞋卒哭後白衣裳黑蓋頭黑帶一宗親及文武百官前衙堂上斬衰三年卒哭後白衣烏紗帽黑角帶凡于喪事著衰服一守陵官及侍陵內侍斬衰三年一諸道大小使臣外官及各殿宦官服與百官同一司謁司鑰書房色飯監等服並同宦官一別監小親侍各差備人鹿布直領衣頭巾麻帶白繩鞋卒哭後白衣黑頭巾黑帶終三年一

三軍甲士白衣白笠麻帶白皮靴卒哭後黑帶黑笠終三年一

有職事前銜各品及成衆官

內禁衛忠義衛忠順衛別侍衛內直院司簿院之類

白衣白

布帽麻帶白靴卒哭後烏紗帽黑角帶終三年一議政府中樞

院六曹錄事宣差房知印及諸司吏典白衣白平頂頭巾麻帶

白靴卒哭後黑平頂頭巾黑帶終三年一中外前銜三品以下

及生員生徒白衣白笠白靴

生員生徒八學按白頭巾

卒哭後白衣白笠黑

帶終三年一一品以下命婦白布大袖蓋頭布帶卒哭後黑蓋

頭黑帶終三年一庶人男女僧徒白衣白帶白笠卒哭後除一

抄皂隸所由喝道杖首螺匠白衣白帶白布頭巾卒哭後黑頭

巾黑帶終三年一社稷署宗廟署文昭殿諸山陵昭格殿等官

並著常服出本司則服與百官同一景禧殿昭陵等官服與百

官同又啓舊例成

殯後翼日因朝奠成服今十八日朝奠百

矣臨權退待成

殯後成服入就位因成

殯真行哭禮且

殯殿常時奠爵令守陵官代奠從之○京畿觀察使洪深遣

都事崔士老進箋陳慰諸道以所聞先後皆進箋○庚戌義禁

府啓全循義為首從重新待時邊漢山崔浥隨從滅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曹敬智全仁貴金吉浩趙興周鄭次良宋瞻杖九十議于政府並收告身循義定典醫監廳直漢山浥令史敬智與周仁貴吉浩次良瞻仍仕內醫院○殯于思政殿進奠哭臨○成服進奠哭臨○魯山君即位于勤政門頒教曰恭惟我

太祖受天命撫有大東

太宗世宗光熙前緒文致太平我

先父王以盛德至孝纘承鴻基勵精為治用圖宏遠不幸臨御未幾奄棄羣臣攀號莫及哀慟罔極顧以大位不可久曠乃於景泰三年五月十八日即位念惟小子時方幼冲嬖嬖在疚

庶政萬幾罔知攸措恐不克負荷

祖宗之業慄慄危懼若涉

淵冰凡諸事務動咨大臣一遵

列聖之憲章庶幾弘濟于艱

難惟爾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職勉輔予治圖惟厥終其推恩

之典延訪之目及其合行事宜條列于後一自景泰三年五月

十八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

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

已辨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
言者以其罪罪之一諸道諸邑人民等所受義倉之粟各於元
數減三分之一以蘇民生一公處耗失逋欠一應推徵之物並
皆蠲免一圉圉之普度日如年慮有冤滯或傷和氣須急申辨
毋使以留其中在所當繫者亦宜保護祁寒暑雨勿令生病以
致瘦死一鰥寡孤獨篤廢殘疾仁政所先其中外有司曲加存
恤毋令失所一孝子節婦中外有司明白開具實跡啓達以憑
旌表一除備邊務農外中外不緊工役一切浮費並皆停罷一
平均賦役民政之要凡諸差役官吏科定不一豪勢苟免孤寡
獨受其苦予甚憐憫自今敢有似前不平者監司糾理一農桑
學校王政之本所在守令毋事虛文勉勵課務見實效一各
道節制使處置使及沿邊鎮守官務要操鍊兵馬撫恤軍士常
加謹守一應防禦諸事毋敢或怠一監司典領一方職專黜陟
其守令撫字乖方貪縱不法病民害治者申加糾理一予方幼
冲學問未成依古居喪讀禮之文雖在 殞側不廢學業常與

經筵官共處讀喪禮日引帶經筵大臣以資講論一古事政事皆出中書矧予幼冲昧於施為凡所措置悉與政府六曹擬議以行一前此六曹常行直啓公事今皆報政府啓聞施行一堂上以上官及臺省政曹防禦緊關沿邊將帥與守令除授皆與政府政曹同議施行其餘三品以下除授亦皆審駁之凡干除授予不用私昵皆以公論如有特旨除授者必議諸政府大臣皆曰可然後除之一大小科罪皆下政府議之然後予當親斷不敢以左右私謂輕重之一除已成格例無所可否一應常行雜事外其餘公事悉令承旨面啓其中更有商度可否之事必與政府大臣親議乃決一承政院職掌出納所係匪輕大小人負一應私事毋得啓之一言路開塞理亂所係其臺諫言事及諸人陳言並賜聽納言雖不中亦當優容一大小臣僚私相朋比廢公營私或妄興邪說變亂是非無益於公有損於已是古今大戒也如有犯者必罪無赦一掌兵大臣之家軍士毋得進退一依六典違者憲司糾理一吏兵曹執政家奔競之禁已有

著令獨圖議庶務政府大臣及貴近各處無有奔競之禁故無
賴閑雜之徒私相往謁弊固多端自今以後一依執政家奔競
之例施行其因公進退及出使者不在此限一除常例外凡有
特賜雖小必議諸政府而後行之一凡干奇巧玩好之物毋得
進上大小臣僚依式謝恩下直復命問安等事外凡干私事詣
闕因緣啓達者必付有司毋或有貳於戲新服厥命特霑非常
之恩未孚于休異衍無疆之祚初議除授條也兼判吏曹許詠
欲三品以下皆令政府議定吏曹叅判李季向藝文提學鄭昌
孫駁之是日衛士及百官皆掩泣世祖最悲痛瑢自升遐
之後每入殿庭喜形於色哭臨喪祭世祖哀痛出於至誠朝
臣之望見者莫不沾泣而瑢一不察焉飲酒酒食肉無異平昔
世祖退私邸與慈聖王妃相對而泣痛過氣窒至服藥解
之世祖曰大行恩德何能盡述願盡吾心耳大行天性
仁孝與人厚信不輕絕物世宗之喪卒哭後以予素習治事
必不樂家居乃命常來侍膳又以予正大忠誠知識異於人常

與論事嘗作陣法曰李靖諸葛亮何能加於首陽我亦嘗稱

於內宮曰首陽非常之人大抵友愛兄弟之心出於天性我

兄弟是以感泣無窮大行王之疾劇也語左右曰欲見首

陽左右誤以為淑儀遂不召焉蓋欲囑後事也○其即位儀是

日尚瑞司陳大寶于橫宮南近東案有宗親及文武百官變服

朝服監察典儀以下先入就位奉禮郎引宗親及百官入就殿

庭位並如常奉禮郎引領議政由東偏階升詣殯殿東南隅

西向跪俯伏禮曹判書詣廬次前跪贊具冕服尚衣院官以冕服

奉進王世子釋表服具冕服判通禮引嗣王入殿庭道東北向

立按庭署設榻席判通禮贊請跪嗣王跪宗親及百官同通贊亦唱司香直

別監二人上香訖判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嗣王俯伏興平身宗

親及百官同通贊亦唱典儀曰四拜判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興平身

嗣王鞠躬四拜興平身宗親及百官同通贊亦唱領議政詣橫宮南

案前俯伏跪奉大寶興小退西向立判通禮引嗣王升自東階

入詣香案前北向立贊跪嗣王跪按庭署設榻席宗親及百官同通贊

亦唱領議政以大寶授嗣王嗣王受以授近侍近侍傳奉退跪於

後領議政降就本班判通禮啓請俯伏興平身 殿下俯伏興

平身宗親及百官同亦唱近侍奉大寶先降立於褥席之東判

通禮導 殿下降就殿庭中道拜位掖庭署臨典儀曰四拜判

通禮俯伏跪啓請鞠躬四拜興平身 殿下鞠躬四拜興平身

宗親及百官同亦唱判通禮導 殿下出中門近侍奉大寶先

行 殿下入幄次前期忠 扈衛設幄次於東 繳扇及護衛官承

旨史官司禁侍衛如式宗親及百官皆出掖庭署設御座于勤政

殿正中南向又設寶案及香案兵曹勒諸衛陳大仗列軍士典

樂陳樂部監察典儀以下先入就位奉禮郎引宗親及文武百官入

就位並如常判通禮俯伏跪啓請陞座 殿下出次判通禮導

殿下陞座爐烟升繳扇及諸扈衛官承旨史官司禁侍衛尚

瑞官設寶並如常儀惟樂部陳典儀曰四拜通贊唱鞠躬四拜

興平身宗親及百官鞠躬四拜興平身通贊唱跪搯笏三叩頭

宗親及百官跪搯笏三叩頭通贊唱山呼宗親及百官拱手加

額曰千歲唱山呼曰千歲唱再山呼曰千千歲通贊唱出笏俯
伏興四拜興平身宗親及百官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判通
禮當座前俯伏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 殿下降座乘輿織
扇及護衛官侍衛遂廡次釋冕服反喪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
文武百官出釋朝服還着喪服遂設虛位于勤政殿門宗親及
文武百官具喪服分東西序立頒教書○司憲掌令李甫欽司
諫院右獻納趙元禧將本司議啓曰昔許世子止不嘗藥春秋
加以弑逆之罪今全循義邊漢山崔浥不宜特從輕典請依律
斷罪甫欽又曰吳明義賊犯匪輕昔李念義丁時應等坐賊雖
經赦宥悉令徙邊今明義請從時應等例即議于政府僉曰大
抵治罪必原其情循義等皆庸醫無情昔 世宗朝盧重禮只
屬典醫監令史且明義罪雖至重屢蒙赦宥既論以賊吏追奪
告身並置之為便從之○日本國大內殿使者等在館聞
大行王訃設位版於廳事朝夕禮拜請服喪乃賜布○禁奔競
于議政府堂上及諸大君第因臺諫之請也○集賢殿副提學

辛頌祖等聞大行王後宮剃髮議曰臣等嘗親聞大行王之教曰世宗後宮為尼迫於勢不得已耳自後必無此事今後宮為尼實非大行王之志遂言于許詡以告皇甫仁金宗瑞請止之時左議政南智病風在告左贊成李穰武人以議親功臣之裔為世宗守陵官驟登一品其入廟堂實非物望國事皆決於仁宗端而詡與鄭萃預焉○辛亥設初齋于藏義寺○司憲府啓曰全循義等曾經典醫監職事今定本監廳直令史必不服役請須邊遠充軍且吳明義當初在逃國家以賊重募人捕之今以赦輕論則為惡者無所懲矣請全家徙邊儻以為過請竄其身傳曰子當議諸大臣司諫院亦請循義等罪令姜孟卿議于政府僉曰律文內欽天監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全其事犯流及徒者各決杖一百餘罪收贖今循義等亦依此例定本監賤役使不失其業明義賊雖重然按六典赦前官吏犯贓入已者不復叙用勿許追罪今初政當一遵舊典不可加罪從之○世祖與塔因姜孟卿語諸政府曰禁奔競於我等是

疑我等也何面目行於世乎奔競之法世宗及大行嘗以
為不可今上即位之初首疑宗室而禁防之無乃不宣令聞

乎無乃孤立無助乎是自剪其羽翼耳如實有疑則退我等可
也何必爾耶我等與國同休戚不敢愆然故言之我等值此危
疑之際擬竭心力與諸大臣共濟艱難豈意反見猜貳乎夫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其可矣假如世宗大王再世能不愧乎我

等欲上書陳訴而未知或有司之過舉故先告大臣皇甫仁等
大驚佯若不知而咎憲府以說之孟卿以政府之議啓乃命憲
府大君家勿禁奔競令宗簿寺糾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前
朝王氏奉祀條件一國初祠王氏於麻田縣仰巖寺然其祠宇
隘陋不合神廟歲已巳令觀察使改搆至今未成雨漏傾圮有
違尊崇先代之意依古制改立祠廟春秋降香祝遣官致祭一
前朝之君各有配享其中大有功於民者令春秋館詳考啓聞
從祀一以傍近都官典農寺奴定守僕六戶輪番守護一王氏

祠廟稱某殿其奉祀子孫稱為某殿某官令本縣准祿科給月

俸一王氏之後牛知令移居麻田縣奉祀長子襲其職或不賢
擇賢以嗣就祠宇傍近居人多田者擇膏腴十結給付王牛知
限家產富實官給農牛農器及口糧一王昇子孫中無後人奴
婢令都官推刷擇壯實者各十五口給牛知擇良家女官給資
裝成婚令本官起第一麻田縣既為王氏祠廟所在復陞為郡
擇有名望者為知郡犧牲粢盛及凡千廟宇修治等事以時檢
察且選經明行修者為教官教訓王氏子孫從之後牛知賜
名循禮 大行閔王氏無後下教求苗裔循禮居公州州官以
聞 大行諭觀察使禮遣循禮到京未幾薨○平安道麟山郡
人李同良等上言曰麟山郡與上國接境且海寇門戶故前朝
顯宗始置巨鎮差使副使判官以莅之國初亦擇有武才者為
守令歲甲子移邑城於江邊乙丑自茂昌以至麟山松江諸邑
自他郡來居者私賤外勿令還本加以召募人物漸盛今屬義
州是開賊路甚不可也乞仍舊下吏曹議之吏曹啓曰景泰元
年國家欲實義州革麟山以屬之然亦防禦要害之處請復舊

彌差守令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卒哭後三年內用素繳扇白杖唯拜表時用青繳扇烏杖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曾降教旨諸道流移人許接者戶首徒兩界盜賊窩主全家徒兩界然不論赦前後故元犯者遇赦脫免而許接戶首窩主乃以緣坐反未蒙宥未便請今後事在赦前者勿論從之○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據節制使呈啓賊由虛水刺而入者皆從茂山洞口八里許三歧之地而下請移富寧府于三歧從之初仁為兩界都體察使雖在京中兩界必先報於仁以啓○初同知中樞院事趙克寬上書曰咸吉道咸興府一道要衝之地有咸關之險且本御鄉宜設巨鎮令其道體察使皇甫仁審視便否至是仁啓曰咸興府非弘邊要害之地且無戍兵請勿設鎮從之○壬子命世祖與瑤及皇甫仁金宗瑞鄭奉鄭麟趾戶曹參判李師純都承旨姜孟卿往英陵相地○掌令李甫欽右獻納趙元禧等將本司議啓曰全循義等定為典醫監廳直

令史甚為未便請充造紙所搆砧軍以供力役甫欽啓曰大護軍李場濫率根隨入光化門門者止之場拳歐門者厥罪匪輕今雖蒙宥請罷職元禧啓曰通事金自安嘗赴京挾帶私布事覺坐罪收告身今以計告使通事差遣未便請改之甫欽亦啓曰自安前年春赴京秋又赴京且犯禁抵罪請勿遣即議諸大臣傳曰場可罷職循義等罪本無情且在赦前不可加罪自安則請謚承襲事重舉賢而用之雖今日赴京明日赴京何害○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居山道諸站踰三大嶺往來人馬困斃凋殘日甚請以輸城道明原站移厲居山從之○命宮城外宿衛軍士分半更番○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此慶尚道熊神鎮富山浦蔚浦益浦外諸鎮及沿邊諸邑諸浦銃筒箭不計農月造作未便請依軍器修補例自三月至六月停之諸道亦依此從之○癸丑遣知中樞院事金世敏慶昌府尹柳守剛如大明告計并請謚承襲其告計表曰昊天不弔于小邦先父奄辭於昭代茲當計告未堪哀惶箋曰臣自緣薄祐遽罹家

殃難堪哀迫之情敢申訃告之禮其請謚表曰帝王大度雖遠
不遺人子至情惟親至顯茲殫危懇庸瀆宣聰竊念臣父先臣

諱邈處敝封荐蒙寵遇常克謹於述職載竭微忱柰不承於享

年奄辭昭代未堪號天之痛唯希易名之思伏望記先父嚮慕

之誠哀孤臣迫切之意特頒恤典以慰貞魂則臣謹當承前烈

以效忠無廢厥服與東民而祝壽敢忘于懷箋曰賜謚惟以勸

忠顯親必許請命肆攄愚抱庸瀆聰聞伏念臣父先臣諱邈處

敝邦幸逢熙運恪遵侯度常輸執壤之誠遽辭聖朝永貽終天

之戚心未堪於茹痛懇切希於易名伏望推恤孤之仁體柔遠

之道導頒殊號以旌貞魂則臣謹當祗率先臣之行恒祝千齡

之算其行狀曰國王姓李氏名珣字輝之莊憲王之長子

母妃沈氏本國領議政府事溫之女也以永樂十二年甲午十

月初三日生王自幼聰明好學歲辛丑年八歲莊憲王請

為國儲明年秋太宗文皇帝遣小監海壽郎中陳敬封為朝

鮮國王世子入學成均自是學日進常接賓師動以規矩無

少怠容宣德二年丁未 莊憲王欲遣 王賀明年正朝宣宗
章皇帝賜勅曰聞世子欲來朝觀已見王父子忠敬之心然世
子今當勤力學問之年以遠道跋涉非易可免其來如已啓行
亦令還國承命乃止正統十年乙丑 莊憲王以宿疾不能視
事乃命 王叅決庶務凡所施為動合於義 莊憲王喜其有
托得以怡養而國人相慶 王性至孝庶事叢劇而嘗藥視膳
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不敢退閒因賓友講論書史手
不釋卷一日之間未嘗少閒十一年丙寅三月母 妃沈氏薨
景泰元年庚午二月 莊憲王又薨王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哀毀踰制喪制遵用古禮其居莊憲王之喪也方患疽侍殯
踊擗大臣咸曰 殿下瘡猶未合不宜傷寒守 殯動勞身體
請退居于外以待平善侍殯未晚何可苦守小節不為大計
王曰所不忍也固請不許朔望及上食涕泣悲哀終三年一如
初喪左右皆悲莊憲王之未薨為請 世子冕服今上 皇帝
特賜七章冠服 王遣陪臣李堅基等奉表謝恩國人請以

王承襲 皇帝遣太監尹鳳等封 王為朝鮮國王仍賜九章

冕服綵段并 王妃權氏冠服綵段賜詔有曰故王 諱敬天事

上罔有怠違屬茲云亡宜有承繼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孝

國人攸歸今特封為王繼至國事凡國中大小臣庶務盡乃心

輔益善道必使國人安生樂業永享太平之福 王即遣陪臣

議政府左議政皇甫仁等奉表陳謝 王既嗣位凡事大奉藩

理國治民謹紹先志益虔益謹不易舊章孜孜圖理

以刑獄易致冤屈戒諭中外司獄官吏曰刑獄之設本以懲有

罪非欲致人於死故累降教條務令矜恤而司獄吏率非法困

囚以肆侵漁自今許囚人親屬陳訴痛治以伸冤抑六月葬

莊憲王既卒哭始視事臨經筵聽朝臣四品以上輪對一如

莊憲王故事凡朝臣之除外任朝辭者皆引見丁寧勉諭愛民

恤刑務農訓兵之意以遣之八月下教曰尊高年古今之通義

自今大夫以年老致仕歸鄉者令所在守令月致酒食每於四

孟具錄以啓九月 王聞 太上皇帝車駕還京以冕服率羣

臣遙賀陛下教大有境內略曰北虜構禍皇輿播越臣民痛憤
蓋有日矣皇靈遠振虜旣效順而大駕言旋四海均懽今見欽
謄詔旨云云顧惟大慶罔間遐邇宜體聖心用布寬典 王以
有司固守循資之法慮有賢愚同滯令議政府與銓曹共議京
外官可陞可黜者以啓又手製教書下議政府曰孟子曰左右
皆曰賢未可也請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進人退
人其可忽乎古之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得賢才而用之雖
高枕無為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乎蓋古之賢君以天下之
耳目為聰明故謀從衆而自合天心愚暗之主則以言為忌有
身諱死有國諱亡自信聰明不咨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
然則求言不可不急也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者節操敦
確敢言直諫者勇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畏強禦莅官如家者
通達事理處事明敏者是皆可大用之人也且用人之仁當去

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泛駕之馬
跡馳之士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若
悻悻自好訐以為直若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少成苟延
日月若終日無為懶慢摸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
是皆自暴自棄無所用之今雖使政府銓曹薦舉賢才黜黜不
肖子惟以為未廣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
可進用者兼陳時政得失民間弊瘼予將親覽不付有司言雖
不中亦不加罪於是羣臣咸實封以聞 王擇而用之舉賢能

退貪污興利除害人心以悅 王又親策舉士手製試題曰蓋

聞善為國者不過求賢從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
否德嗣守先業日夜祗懼如臨淵履冰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
子大夫游心聖學為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
罔聞知當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博而意反
不足則予徒見其反類俳優稱贊君德動擬賢聖而行反不掩
則予徒見其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王累下書求言

猶以言路為未廣乃命朝臣六品以上皆許輪對雖小臣必和顏溫語虛懷聽受使之盡言 王作陣法九篇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變以教士卒常行操鍊而時親閱之凡諸軍械亦令整理自是中外軍旅益加精銳二年辛未正月陪臣皇甫仁回自京師 皇帝就賜誥命有曰故王諱慈惠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敬天事上終始一誠仁厚浮於國人功烈著乎邊境自朝餉有國以來罕有如王者也爾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傳襲茲特封爾為國王藩國所寄匪德不任惟敬天奉上為大保境恤民為重惟忠惟孝以永率乃父之行徃膺朕命益紹光榮又制封權氏為王妃嫡子諱為王世子 王榮感寵命即大宥境內與羣臣爵一級遣陪臣判中樞院事韓確等奉表謝恩三月下教曰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紲之間易致冤枉故歷代頽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限之法大事之限大理三十五日刑部三十日共六十五日以次而降至宋太宗又為之法而嚴其督課無非為滯

獄之致寃也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

先考

好生之德出於天性屢下恤刑之教旨諭中外丁寧諄切參據古法亦定三限載在六典大凡事干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為大事事干徒流辭證在二十日程者為中事事干笞杖辭證在十日程者為小事大事限九十日中事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證在境內形迹明著者不過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其有形迹難明辭證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啓且於季月監獄慮囚輕罪則出放之如有淹滯委憲司糾理今觀唐之立限寬於宋制我國之法視唐又寬而過限者常多何哉夫聽獄貴於審覆固不可求速誠能盡其心力三限日月亦已足矣近年以來臬司不能仰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明清或短於裁決初非曖昧可疑之事例以不緊節目往來推覆不即斷遣遂使無知小民一遭捕繫動隔炎涼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有之且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家廢業傷和台災孰甚於此先考為此憫然常欲作戒申布中外而奄爾續

世子以寡昧獲紹前緒恐不克承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祗懼若
墜淵谷嘗聞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內皆為卧榻之側匹
夫不獲咎實在予凡爾典法亦皆先王舊臣其可不體先
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乎繼自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
諷毋或稽遲使獄無幽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祗
承欽恤之意四月下教曰蓋聞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莊
憲王學問高明予為儲副日夕承顏每受教戒凡於神怪之
事斷然無惑近來愚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縮是
誠可慮也予惟度僧之禁載在令甲而奉行者未至以至於此
若不申禁弊將難救予為是懼去年冬申明禁者徒邊之法
第慮遽爾行之騷擾必多且萬計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
唯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
不加刑罰或納丁錢以今年為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
者痛行禁斷又恐僻居僧徒或未周知過限不首以及乎罪其
令遍諭罔或不知夫法之不行良由官吏奉行未至自今不即

禁斷官吏亦當科罪不饒 王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似與儒者直內功夫相近而實甚相遠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曰祿命之說亦非識者所信夫吉凶禍福往者已所已知不待於卜而未來之事亦不須預知予故不絕信此五月咸吉道進甘露又有獻白鵠白雉者皆却而不受以旱問大臣救災之策僉曰宜宥輕罪 王曰赦不可數下乃命刑曹徒以下罪悉保放鞫之停諸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下令自今凡朝臣在外而還者各具所見弊廢實封以啓九月黃海道疫癘行王為之憂慮親自製文遣官祭之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與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人時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人時害人然傷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雨暑暘五味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癘氣實非鬼神之作焉

人自作孽耳然因一人之作孽傳洙浸廣使無辜殞歿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乎予以竊德忝爲一國神人之主常懼一物有不獲其所况忍視吾民橫罹天札乎茲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為壇分遣朝官祭以牲醴惟爾鬼神收霽乖憤之氣以布生生之本德十一月命求高麗王氏之後尊其爵位給賜衣服鞍馬田宅臧獲使承祀事世襲其爵又命擇高麗名臣之有功績者配享于廟諭平安黃海兩道觀察使略曰我國自束防川貯水以資灌溉而遺利尚多若遇水旱民受其害予念今年北道民生之艱日夜思所以救民之術莫若防川灌溉為急議諸大臣皆云可也予聞其道多有沮洳之地可作水田而民不肯為其以予意徧曉村民道之以利則其中必有相率而應之者宜盡心施行 王尤留意於農事每見監司守令必以農務求利諄諄勉之 王以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命職蕪館閣大小儒臣輪詣成均日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又增給成均及四部學堂奴婢是年秋有李湍住管下金納魯等到平

安道江界府說稱滿住措辦土物令其子出來 王諭本道都
節制使曰滿住素有嫌隙况兼作耗遼東邊境得罪上國義無
許和後有托以遣子納款而來慎勿納境今年正月陪臣趙由
禮回自京師 皇帝賜勅甲諭勿通彼賊 王益戒邊將欽依
遵守且遼東軍民曾為野人所虜而到國者前後共一百六十
餘人 王皆資其衣糧送還遼東王弟臨瀛君璆密城君琛又
疾而愈 王喜甚賜醫人鞍馬貂裘 王敬事諸父友愛諸弟
皆盡歡心憐撫諸弟之子一如己出哀母弟廣平君璵之早歿
收其子養于宮中出入顧復慈愛篤至 王疾病遭喪之後氣體
未復而過於憂勤羣臣請曰 殿下大病後日視事輪對經筵不遑
暇食憂勤太過今負荷既重有無疆之恤間日視事怕養精神不
聽亦有請止看書以休眼力者 王曰予欲止而不能自己焉嘗
語大臣曰人君必須憂勤不可自逸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酣酒嗜音峻宇彫牆一向好著者此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喜
此雖有勸者不能好也又謂近臣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

膏梁子弟多以酒色敗身予每見諸弟以此戒之五月陪臣安
完慶回自京師 皇帝賜 王表裏仍勅曰王累將被虜去漢
人男婦送赴遼東具悉 王之誠意今特頒去彩段表裏用答
忠勤 王方遣使陳謝而自前月始疾是月十四日丙午薨于
景福宮之正寢享年三十九當 王疾革羣臣請宥境內不許
及薨雖街童巷婦莫不悲號 王姿儀秀偉性寬弘簡重明毅
仁恕孝友天至奉上遇下一以至誠恭儉自持不惑異端不近
聲色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貫徹經史洞達古今而尤深於
性理之學時與侍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
歸於理言簡意暢聞者莫不充然有得至於唇筭聲韻皆極其
精又善於草隸雅於文詞而未嘗留意焉臨朝淵默望之儼然
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中人亦各盡所懷焉踐位之初
首廣言路旌別淑慝務農慎刑崇文重武省浮費蠲逋欠招撫
流亡哀矜鰥寡方恢遠圖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雖享國未久
而在儲位三十年左右 先王贊成實多及至參決庶務功德

之及人者益深矣○司憲府啓曰安邊府使洪瀾今已罷職雖
賊未現而會赦然其所用官物不可不徵又不可不明正其罪
即下議政府議之議政府啓曰按六典赦前已現正賊及赦後
所獲正賊各還官主正賊未現者勿推其官吏犯賊入已依宋
太宗故事不復叙用勿許治罪請依此法從之○司諫院右
獻納趙元禧將本院議啓曰臣等伏覩曾降教書堂上官臺省
政曹沿邊將帥守令除授皆與政府政曹同議施行今政曹堂
上以至郎官已立相避之法請依此例立政府相避之法奔競
于諸大君第者不許憲府禁之三省之中人所畏忌者獨憲司
耳請復令憲府禁斷今方有事于 園陵寧陽尉第不必及期
營建請停之以紓民力傳曰奔競事已與大臣議定不可改也
餘當議諸大臣遂議于政府曰元禧傳曰凡諸除授銓曹注擬
以啓政府但可否而已不可立相避法也寧陽尉家役夫垂當
詣 山陵矣元禧退宗瑞曰可惜 先王一女子尚無第宅臣
等須當勉力營建以副 先王之志元禧又來啓曰承襲請謚

事維重自有使副使任之通事何與金自安本姦狡者欲奉
誥命而回因緣希望還受誥身爾今即政之初不宜陷於姦人
術中請改之又啓曰全循義等不謹之罪臣等請依律科斷憲
府亦請邊遠充軍皆未蒙允大抵政事動咨大臣雖是義意然
臺諫之言大臣皆沮之亦甚無謂况典醫監循義等出身之地
今在官者皆其僚友其肯從之乎所以辱之者反以安之也請
充擣砧軍或法司廳直姜孟卿啓曰幼冲即位不從大臣之議
屑屑更改恐涉輕易宜責讓言官而遣之命議于政府宗瑞皇
甫仁曰循義等本無情由若有情由當先啓誅之計今定罪亦
不為輕刑罰當慎不可濫也且前降教書云予幼冲凡諸大事
圖議政府臣等議薦自安是出公論况余世敏柳守剛豈能自
言於上國乎昔世宗即位皇帝疑之遣黃儼觀其形勢况
今日之事尤當謹慎上幼冲舍大臣可與圖政者何人今言官
以大臣為非昔周公尚且避居臣等當避嫌宗瑞即轉語曰當
為大計豈可憚兒輩言避嫌乎仁強之許詡曰如避之恐上動

念宗瑞遂以所言啓諭臺諫且請詰詆毀大臣之由傳曰予幼冲在疚凡諸庶務咨議大臣而若等詆毀之將使誰與計事乎元禧啓曰古人云尚猷詢茲黃髮今動咨大臣甚善也然今大臣所議皆不愜臣等之心故敢請耳傳曰大臣議啓之事若等毋得非毀元禧啓曰國家政事必大臣與議而臺諫亦當論駁今曰大臣所議毋得非毀恐言路自此塞矣皆不從史臣曰古者諫官言雖不中明主必優容之蓋原其志不過納忠耳今魯山幼冲即位孟卿以喉舌近臣請責讓言官豈引君當道者耶固亦未之思也已記注官申叔舟聞政府大臣有憾於元禧曰循義等之罪果如臺諫所言不必論其情也政府何乃爾若有情豈止誅其身而已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翼祖康惠大王及貞淑王后已移安于永寧殿請依穆祖例勿行忌晨齋從之

○甲寅遣司譯院直長金自海管押被擄逃來唐人王教化等男婦二十九解赴遼東○遣同知中樞院事成得識工曹叅判朴仲林奉表如大明賀聖節謝賜綵段表裏百官以吉服拜

表如儀其 聖節表曰斗杓建酉方臨載夙之期天命用申茂
迺惟新之慶聲教所暨蹈舞攸均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

聰明睿智踐位行禮承列聖而撫盈成發政施仁叅兩儀而贊
化育茲值令節益擁純禧伏念臣猥以庸資叨逢盛際權守青
社班雖阻於鳧趨懸想丹霄誠倍殫於虎拜其謝恩表曰帝德
誕敷克敦撫恤睿恩覃及采切佩銘舉國均歡矢心圖報伏念
臣父先臣諱 幸逢盛際邈處遐陬頃還倬虜之氓是乃藩邦之

職何期賤价之返特荷殊獎之加明綸渙頒恍若聆於天語絲
弊隨至實有爛於霞光未展謝儀遽辭昭代哀與感極涕從言
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推一視之仁擴蕪容之量遂令敝服

獲被洪私臣謹當權守箕封不墜先臣之忠謹恒申華祝願獻
聖人之壽康○國葬都監啓修葺資善堂爲 大行太王魂殿

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乙卯地
震于全羅道茂朱錦山忠清道懷德連山尼山文義鎮岑恩津
降香祝行解恠祭○世祖與皇甫仁金宗瑞鄭萃鄭麟趾戶曹

叅判李師純姜孟卿等往 英陵更審前卜梨木洞乾坐巽向
之兆回啓曰在 英陵圖局之內一周周圍別作圖局山形水
破皆好且是 祖宗陵寢之傍用之為便○司諫院啓曰全循
義等雖不依律斷罪請改定他司賤役以快臣民之心大臣相
避雖非銓曹之比然如教書所載堂上官及臺省政曹沿邊將
帥守令除授皆與政府同議則大臣於百官除授雖未得皆避
請於同議除授者令避之傳曰循義等事 太宗朝楊弘壽朴
居 世宗朝盧仲禮皆屬典醫監令史蓋欲兼治醫術也今依
祖宗故事斷之不容改也相避事堂上官本無相避臺省政曹
沿邊將帥守令其任匪輕若其才可用不可以大臣子弟而廢
之何避之有况吏曹注擬以啓子與大臣議可否若有相避者
亦當避之矣不必立法○國葬都監啓 大行大王返虞時請
勿用車舉依平時以輦奉還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大
行大王殯殿進香依庚午年例用午時從之○丙辰行司直唐
夢璋回自遼東言五月初二日 皇帝立長子為皇太子廢正

統太子為沂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請權罷書巡弔衛司員
令仕本司其書吏於同品衙門隨闕填差從之○日本國對馬
喇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丁巳奏聞使李蓄奉書于承
政院以啓曰臣管押唐人到遼東言於王祥曰前日咨文有云
毛憐等衛送到原搶人口差人伴送揔兵官處交割今次押來
人口雖非毛憐衛所送一般逃回人口亦當於揔兵官處交割
祥曰既非毛憐衛送到人口當依舊例就本司交割予當報知
揔兵官通事崔倫等押唐人就見都御史及按察使之第皆曰
朝鮮賢王效順朝廷○謝恩使朴仲林到金巖站聞改封皇
太子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太子方物將何以處置命議于政
府回書曰可依舊例投呈于禮部○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倭護
軍平茂持自言臣曾受大國官職願服喪帶來邊時羅等七人
亦請給喪服茂持既受本國之職當依中尾彈正例給喪服邊
時羅等之來在成服後且將來使人甚多勿給為便從之○行副
司正任元濬條陳醫學便宜一令二三文臣分掌醫教擇英

敏之輩讀方經又令內醫等讀之四孟月試才以憑黜陟一諸
道左右界首官設醫局劑藥發賣一裁省唐藥用新鄉藥施惠
一復立鍼灸專門之法使之習慣鍼藥并用○議政府據禮曹
呈啓 大行大王殯殿代奠官請依 世宗殯殿例以宗親二
品以上差定從之○戊午設二齋于大慈庵○承政院進 世
祖所撰歷代兵要○敦寧府啓舊制宗姓有服之親許本府薦
望除職然先朝總麻親今無服請勿薦望命於三年內姑依舊
例施行○己未議政府率百官進香于 殯殿其儀注攸司進

禮饌奉禮郎分引文武百官入就位跪俯伏哭興四拜興平身

凡哭拜皆通贊唱班首盥洗凡班首行禮升自東偏階詣靈座前北

向跪三上香百官亦跪執事者以盞酌酒授班首執盞獻盞以

盞授大祝奠于 靈座前連奠三盞班首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

進 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祭文訖班首俯伏興平身百官同班

首還本位俯伏哭興四拜平身百官同奉禮郎分引百官出

駙馬 乘察 使進 香同其祭文曰明明我 后緝熙聖學精微絲毫高深海

岳昔在東宮又監軍國以舜攝堯重華協德踐位勵精不遑暇
食謂永垂衣斂錫我福昊天不吊斯民無祿一疾彌留遽爾憑
玉凡屬子育疇非孺哭况以臣等恩深義篤龍髯莫追心焉罔
極茲陳菲薄載抒哀惻於昭在上冀賜歆格○議政府據兵曹
呈啓江原道麟蹄縣船軍李桂因輸材木震死請依例致賻給
復又據戶曹呈啓黃海道連年失農今當農時民皆乏食請分
諸邑軍資陳醬賑救來秋以黃豆收納皆從之○庚申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日本國王及大內殿諸島使者支待節目一客人
等進上及拜辭並於二十七日後為之對客宦寺司謁等率哭
前用喪服率哭後用烏紗帽白衣黑角帶一率哭前饋餉及客
館外方諸邑支待並用素饌一日本國王及大內殿使者回還
時諸道觀察使依本曹例略設酒饌一與相見慶尚道觀察使
亦依本曹例具乾禮贈于浦所在前宴享諸邑亦略設酒饌○
辛酉 世祖與議政府堂上風水學提調往審 山陵補土○
稷山縣監崔涵兩辭傳曰予在喪次未得引見往就乃邑虔供

爾職凡外臣拜辭必引見命之○禮曹啓賀新即位禮之大者

忠清道觀察使趙遂良遣教諭投進箋文不敬莫大請下彼司

治罪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六

月壬戌朔進朔奠其儀注有名曰別真同其日清晨攸司進禮饌內侍

傳奉入設於靈座前設香爐香合并燭於其前設尊於戶外

之左置盞三於尊所前一刻監察典儀通贊奉禮郎先入就位

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內侍導殿下杖入就位跪俯

伏內侍奉魂帛函出就靈座殿下哭宗親及百官跪俯伏

哭凡行禮通贊殿下止哭宗親百官止哭興四拜興平身跪代奠

官宗親二品以上盥手升自東偏階詣香案前北向跪三上香酌酒奠

于靈座前連奠三蓋俯伏興退殿下哭盡哀宗親及百官俯伏哭

盡哀殿下止哭宗親及百官止哭興四拜興平身內侍導殿下

還廬次奉禮郎引宗親及文武百官移班近東皆跪在首進名

奉慰訖奉禮郎分引以出○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奉李穰許

詡姜孟卿等詣朝啓廳問安仍啓曰凡人雖在壯盛之年居憂

則必至心虛氣弱今上幼冲血氣未定請進酪且方夏月天氣
蒸溽亦請少進燒酒從之○司諫院啟舊例土官告身依文武
官例五十日內署經然轉轉移文往復之間多不及限請自今
兩界觀察使及都節制使每當土官薦望時元有職者則前受
告身初受職者則可考文書并送本院從之○日本國對馬州
太守宗貞盛代官宗貞國各遣使來獻土物一岐州護軍藤仇
郎等來獻土物○癸亥忠清道溫陽天安全義海義永同平澤
等邑水溢傷禾○命毀繼照堂承華堂從 大行王之志也○
甲子地震于忠清道保寧海美結城瑞山峯香祝行解恠祭○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代官宗盛弘各遣使來獻土物○
乙丑 世祖與寧海君璋以上大君諸君進香于 殯殿其祭
文曰於皇聖德允邁古今金聲玉振舜捨棄欽因心友愛所性
仁義九族用睦家邦乃理臣等義嚴君臣親叨天屬自幼而長
陪歡晨夕謂永匪他承恩華尊豈意一疾天傾地拆臣將疇依
臣實無祿士民悲號况臣之惻今就几筵恭陳薄菲惟聲與淚

出此宵臆異諒哀誠庶紆歆格○設三齋于大慈庵○司憲府
啓義禁府都事鄭沃卿并畜三妾當 祔廟之日以儻禮禁亂

官聚妻妾于本府前廊召集才人大陳雜戲又使螺匠辟人以
誇媚妻妾儒生權繼孫金閏等從傍觀之為螺匠所歐不勝憤

恚拳歐螺匠沃卿且恥且怒拿致儒生繫獄及聞成均生貞等上

書訴冤密請同僚金永年趙項慶餘取禁亂令史課狀誣以繼

孫等欺傷僧徒牒報刑曹姦詐無比然經赦令未可追論請沃

卿同居婢妾外另居二妾離異且罷職戒後從之命并罷永年

項餘職○丙寅司憲府啓曰安邊府使洪瀚以赦前正賊未現

只罷職事臣等以為國家輸綿布于北道貿穀瀚截其布端縫作

帳幕而耗其半又潛輸猪皮四十張脯四駄于本家貪污莫甚且

托以納督一年之內室人來家者再其馱載之數至五十餘匹

馬斃者五六現賊如此而猶以為未現恐不可也事經赦宥雖

未可科罪請收告身懲之即議于政府從之○典農寺奴睦孝

智以 新陵之地不可用密以小簡啓曰 獻陵來脉飛峯倒

脚行山之足主弱客強山源窮極之地水脉向東背流穴道屈
曲正是關峽花假之地非正龍正穴魯山以簡示姜孟卿孟卿
啓曰前日臣與大君及諸大臣審定臣雖未知風水之理然觀
形勢似若無害請下政府更議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奉李穰
許詡議曰臣等與兩大君風水學提調審定然地理之說無窮
利害有無未可的知明日更會招孝智質問以啓且星原尉李
正寧精於地理今者丁憂亦令往審從之○議政府啓謹按正
統八年傳旨宗室但免親依異姓有服親例叙用親盡則依文
武官例從仕然不分嫡妾子孫叙用未便請嫡子孫之賤妾產
則於文武官賤妾產例加一等妾子孫之賤妾產依文武官賤
妾產例叙用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景福宮城外初更巡綽
後其餘各更只令振鐸甚為未便請自今每更巡綽且於光化
門建春門迎秋門北城門並置更鐵令巡綽官收納本曹以憑
檢覈從之○丁卯 世祖與瑤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奉李穰
許詡及風水學提調鄭麟趾李師純中樞院副使朴奩等會

朝啓廳

世祖語仁曰今

山陵朝廷大臣僉議審定何忽聽

一小人邀功邪說而有此駁議仁曰大君言之是也然如此之論不可不洞辨遂令尹統李賢老金敬孫魯穆文益倫等十餘人與睦孝智舉片簡逐款質問廣引地理諸書之說以辨其妄仍問孝智曰今汝以新陵為不可汝所謂吉地安在孝智曰麻田縣北癸坐丁向穴長湍縣北壬坐丁向穴山水之形勝於健元陵矣於是議往視與否師純堧詡麟趾穰等曰今風水學堤調一及郎廳等往見如何世祖與瑤仁智宗瑞榮等曰今新陵如或不用則當往審若以孝智之言為無稽而以新陵為吉則何煩往審耶獻陵英陵距京不遠尚有大江越涉之艱今此兩縣距京甚遠間有大川非一世宗嘗曰壽陵須卜於獻陵傍側如未得則將起陵而用之先王之意以陪葬先陵為貴耳且今大行大王亦嘗駐馬於英陵西岡問風水學官曰此汝等稱美之穴乎良久周覽雖不現說然其意則亦欲陪葬先陵也在天之靈豈肯遠離於此乎雖大

臣之言若未合義不必曲從况孝智眇一目地理家所諱者也
世宗已黜之孝智潛往看之非為國家卜吉兆也欲毀人而售
已僥倖萬一之用從而矜功希冀免賤耳安有先懷利心而事
得其正者乎敢以小簡因緣啓達其不敬莫大焉宜鞫問治罪
遂啓下刑曹刑曹啓孝智以系賤目眇見黜於風水學謀復見
用挾私上書罪應杖一百永屬黃海道殘弊站路轉運奴命除
永屬限年屬安城站吏○世祖往瑜家 世祖語及李賢老曰
將交構矣汝勿忘也○戊辰 世祖詣承政院曰時方溽暑慮
老大臣因早夜在公或生疾病勸肉何如姜孟卿等曰大臣年
未七十者誰肯食况 先王明有成憲不可違也若七十以上老
臣則 世宗亦嘗勸肉 世祖曰然則當據此例以啓孟卿啓
曰判敦寧致仕崔士儀中樞院使田興年過八十領議政致仕
河演工曹判書崔府年至八十右議政金宗瑞年已七十左議
政南智素有風疾皆當勸肉又以承政院之議啓曰孝寧大君
補自少有疾羸弱讓寧大君禔宗室之長年近六十並勸肉何

如且先王朝霽霖之時則必賜酒于宗室及老臣傳曰賜酒則可矣勸肉無乃太速乎讓寧孝寧在 世宗時如何孟卿啓

曰 世宗之喪十四日以後七十以上者皆勸肉今非太速也况禮曰七十惟表麻在身是以老而不成喪也傳曰七十以上及南智等可勸肉仍賜酒于諸大君及演智仁宗瑞又啓曰讓寧孝寧則 昭憲王后之喪過一月勸肉 世宗大王之喪卒

哭後勸肉○開城府留守奇虔進香于 殞殿○己巳議政府

堂上詣朝啓廳問安姜孟卿來議事待史官出還坐議事良久而罷孟卿常如是故朝廷大議史官未得聞也○瑑因兩作詩

曰乾象清明少人生變故多誰云待後歲老去將如何李賢老

亦有句云白日何時出悠悠奈老何又兩霽瑑作詩曰微陽有

佳色萬物增彩光何時日色大明明照四方又注書鄭文炯以

事往於瑑瑑作詩曰時雖有至人舉世無都俞正如馨蘭根空

悲楚澤隅皇天生萬物豈使枯窮途○庚午義禁府啓曰前楊

州府使閔謹託以造船橫斂綿布於民又冒人名多糶義倉之

粟皆自用之又於境內役官奴構二家其材瓦供億之費及工匠雇直皆出於官贓污莫甚請家舍沒官收告身以戒後來從之○初文宗下諭忠清道觀察使曰有人言道內扶餘縣二三村落以惡病死亡殆盡其病證及物故數備細訪問以啓至是乃啓令其道教諭治之其所需藥不出本道者令三醫司備送○辛未讓寧大君禔率諸宗親進香于 殯殿○司憲府啓曰通事張俊曩者赴京時以鋪馬潛輸私物事覺收告身今又隨進賀使赴京蓋欲希望聖恩還受告身雖非張俊豈無可使之人請改之且今百穀方盛但民無口糧未得力農昔戊辰歲傳曰年歉非若丙辰之甚勿散軍資然丙辰歲綿布一匹直米七斗今布一匹直米二斗以此觀之今年之歉甚於丙辰請分遣朝臣于諸道隨宜發倉以賑之來秋還歛以充義倉議于大臣傳曰張俊雖收告身已令還仕本司則宜當使之軍資則下三道會計時未來啓其餘諸道則已令發散矣○副司直文得謙嘗上書請毀佛堂下議政府議之至是啓曰先王既已成

之不可以一人之言而遽毀之也從之○山陵都監啓今年兩
麥不熟 山陵赴役船軍請依丙寅年例令所居官以義倉粟
給二十日糧以送其已赴役者給京軍資陳米至秋各於所居
官收納從之○工曹判書崔府卒府字受之全州人八歲能綴
句中高麗進士生負試李愷榜及第初受成均學論入本朝拜
藝文春秋館修撰官嘗出牧光州每考居最秩未滿 太宗御
筆特授承政院同副代言為人恬靜清修不喜飲酒博奕 太
宗嘗語 世宗曰府勤謹廉貞儒者也可任用故 世宗擢用
之及判吏曹年已老屢為憲府所劾大司憲鄭甲孫嘗於上前
面折其短 世宗亦指為性無堅執晚年有疾乞身怡養終日
獨坐以吟詠為事及疾革家人迎醫府却之曰死生有命藥餌
何補吾年踰八旬位極二品復何望焉遺命喪事勿用浮屠法
沐浴冠帶改席而逝年八十三計聞輟朝二日謚靖簡恭己鮮
言靖居敬行簡簡子敬明敬身○壬申設四齋于壯義寺○姜
孟卿往見 世祖曰上教云予欲見惠嬪議於政廷我往議之

政丞曰異色之人不可入宿後上又曰惠嬪入日不待見我入宿如何議於政丞我時未議也又一侍女欲往惠嬪宮已備馬矣我啓曰大行之時必有所議然後往來今何事須可議乎臣意以為不可輕出入也當議於大臣於是乃止 世祖曰此事政丞使言乎承旨自言乎曰我自言耳政丞等常曰若國家常行公事則我等為之至如大事則當議於兩大君宗室大臣所共慮之時也於是瑬曰我聞之其欲往侍女乃者介也是右惠嬪者也惠嬪嘗請 大行欲入居交泰殿揔內政 大行甚非之今亦欲入專闕內也又常以旨巫之言喧說孟卿曰洪貴人當主內政臣常啓達今聞惠嬪與之爭權又有移接東北間之議臣以為不可離廬室而深居也瑬曰必松栢堂也又近日金沅來議曰有蛇登後庭樹上當避御于東東則惠嬪宮為可我曰是何言也豈可離 殯殿而避移乎又幼冲之主豈宜居淺露之處乎議乃寢 世祖但曰邪說不可行○癸酉司憲掌令李甫欽將本府議啓曰文得謙上書請毀佛堂留中不下然

自建佛堂以來一無利國之事而連有大故請從得謙之言且
閔謹賊污狼籍請竄邊遠傳曰佛堂祖宗既已成之不可至子
而遂毀之也閔謹已徵賊收告身且元敬王后之親不可從
邊也甫欽更啓曰既不可從邊則請論以賊吏不叙從之祇謹
雖賊污虐民然善事權貴故未露府民訴于司憲府大行大
王下義禁府推之適謹歸慶尚道玄風農庄義禁府遣人拿來
至竹山稱疾留數月蓋欲待 祔廟大赦也 大行王深疾之
令義禁府昇來推問會赦得免故司憲府請之○賜肉于讓寧
大君禔孝寧大君補清平府院君李伯剛妻貞順公主平壤府
院君趙大臨妻慶貞公主○甲戌京畿觀察使洪深進香于
殯殿○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領議政
仍令致仕河演上書曰臣謹按本朝官制五六品衙門稱所稱
色乃以前銜宰樞所亦名為耆老所所中位崇極品者比比有
之非五六品別坐之例也各曹若有文移則直行平關臣等但
忍恥受辱而已矣蓋耆老之言若指耆老之身而言之則猶云

可也名其官則似乎未穩名分混淆未有如此之甚也乞改號以別尊卑之等一本朝議政府即古之丞相府也方今之制三公老病乞骸而退閑者不得已仍令致仕此無他近來前銜檢校皆稱議政府之銜自革檢校以後更稱仍令致仕因循之故也且仍令致仕之名非昔者共天位摠百官治化於一代者之實而亦豈盛朝之制乎臣似聞議政府承先王之命因各品陳言稽諸古典未及受教施行臣意以為若錫之以美名則何敢望乎但革仍令致仕之名改因循舊弊之非則庶合盛朝禮貌大臣之義矣一大抵堂陞嚴正然後朝廷以尊呀中只有不諳事錄事二人而已似違他例以事閑朝官一人依中樞院例定首領官君上舉止及國家事變令老臣等得聞其萬一則豈啻人臣忠義之至情堂陞尊卑之分亦得以粲然矣一初者所衙前及奴婢一如議政府之例不得抄定他處其後漸致陵夷任定他役每當推捉之際各司使令凌辱沒光乞自今勿令抄定以伸恤老之義臣以殘廢之資乞骸退閑以非國家關係之

事仰瀆初政未免有自己避嫌之責然所中未安之條不可不
陳亦無出位之譏敢展愚衷伏惟聖裁施行下議政府記注官
趙晤聞之曰河相此言何其晚也會在政府不能建白今乃強
聒噫無及也史臣曰演年近八旬位極一品閑居怡養以終餘齡
乃其分也今君薨未幾羣臣遑遑至上劾冲未能裁決演以
不急之事區區上書何也可謂不知足矣人言演之告老也文
宗遽從之演愕然怏怏信矣○議政府堂上及風水學提調
往審昌德宮初世宗建佛堂於景福宮城北術者以拘忌上書
請止之世宗不聽不數年世宗升遐文宗又薨連有大
故術者爭言其不吉政府難之乃有修昌德宮移御之議是
役也繕工副正李命敏役京畿江原忠清黃海道船軍晝夜不
輟時山陵魂殿之役一疇並舉民甚苦之○司諫院啓曰閔
謹賊罪至重但收告身安能懲惡請依丁時應李念義等例罪
之傳曰謹元敬王后有服之親非凡人之比已與大臣議之
論以賊吏不可更論○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江原黃海二道本

人物彫殘加以歲歉又當國恤民間多事請今秋冬等所糞燔
燔減半且勿遣監練官命全除燔燔勿遣官○乙亥日本國對
馬州宗盛家宗貞國一歧州呼子源高各遣使來獻土物○丙
子進望真日本國王使者定泉等隨班哭臨命宦官崔濕饋之
定泉謂濕曰今當國恤宴飲未安請退濕固請乃受○遣知中
樞院事李澄石大司憲成奉祖奉表如大明賀冊封 中宮皇
太子其表曰禮崇中壺既隆風化之源位正東宮益篤邦家之
慶惟茲盛典允協輿情欽惟 皇帝陛下邁舜聰明齊湯勇智

承天御極暨聲教於四方立后建儲衍本支於百代神人胥悅
宗祧永安伏念臣猥以孱資適際熙運權守青社班雖阻於駿
奔頓望紫宸誠倍殫於燕賀其方物表曰冊后正儲備舉緡儀
梯山航海畢陳賀儀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三十四
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帶雜
彩花席各二十張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亦
寡豈足充旅庭之實聊以表執壤之誠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

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中宮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黃

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其賀 皇太子箋

曰寶冊揚徽位既隆於貳極前星協瑞光益煥於重離邦本攸

端輿情胥慶恭惟 皇太子殿下英資玉裕偉量淵冲總著溫

文承兩宮之寵眷望隆監撫繫萬國之歡心縟儀載成洪圖有

求伏念臣幸逢熙運權守弊封未遑趨賀之班徒切康寧之祝

禮物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鳳文簾席二張黃花

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五張人參五十觔○遣司譯院直

長張俊管押被虜逃來唐人肖仁張召奴等男婦共一十三解

赴遼東○慶尚道蔚山郡民震死降香祝行解恠祭○日本國

對馬州宗盛弘宗貞國各遣使來獻土物○司憲府啓前副司

直李繼姓昵愛賤妾待正妻張氏甚薄本府覈啓斷罪繼姓怒

歐張氏成傷嘗苦寒盡奪財產黜之又欲棄張氏謂其父為妻

子本府劾問抗拒不承然已經赦請離異其妻從之○丁丑太

白晝見○議政府啓經筵進講事日一率哭前始進講每月初一日領經筵以下至郎官俱入五衙日領經筵知經筵以下承旨各一郎官二每日朝講知經筵以下承旨各一郎官二晝夕講承旨一郎官二一領經筵接見時用衰服常時用布衣布冠麻帶一家禮喪制篇進講一臺諫史官率哭後入參○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宗盛家宗盛弘各遣使來獻土物○戊寅議政府六曹集賢殿春秋館二品以上議啓 大行大王謚曰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廟號曰文宗陵曰顯○新作廬次于慶會樓下移居焉○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啓曾奉教旨咸興府城從古基退築一萬三百十四尺穩城府壁城本周回九千尺今廣西南面各五百尺改築以石咸興府城令從事官與咸興少尹領安邊以北北青以南諸邑人五千名監築穩城府城令從事官首領官領利城以北諸邑人七千名監築都節制使依前例領兵守護甲山郡行城依前數抄設本郡人聚石待城基審定築之羅暖堡石城未畢築處依前數抄設三水入築之

令兩邑守令晝則監督夜則領兵守護平安道義州邑城除朔州以上弘邊諸邑及熙川郡外調發諸邑人七千名禁之都節制使亦領兵守護並於八九月間役三十日乃罷從之○己卯設五齋于大慈菴○經筵官始進講家禮喪制○司鑰可雲秀以不得陞職怏怏指斥 世祖謗訕正音廳書真金麗山聞之

告于政院啓下義禁府鞠之杖一百贖流二千里○庚辰黃海道觀察使朴薑遣都事文汝良進香于 殯殿○司憲府啓賈

人趙興貴往東萊聞老女萬德多財而娶之往來有年及萬德死中樞院府事李澄石稱萬德為侍養指興貴為奸夫盡奪所有財產文券及甘窮詰委罪家奴貪鄙莫甚大臣之義掃地然已經赦不可追論請令所在邑籍沒所奪財產以補義倉從之

○辛巳藝文奉教全孝宇等上書曰臣等竊聞古者置史官掌記時事為後世鑑本朝倣此例令史官輪入視事經筵在 世

宗朝知申事趙瑞老啓事時忌史官令守門者沮之 世宗知

之命瑞老曰自今毋禁史官厥後謂記事未廣增兼春秋之職

且親事時史官二人俱入殿西閣外 大行大王因臣等之疏
令臣等分入東西又慮風雨日未及聞啓事許入殿內至於無
時賜見大小臣及臺省亦許入參 先王待史官重記事之意
蓋可想已今我主上殿下新服厥命凡所施為宜遵成憲近者
議事時史官或不得與聞臣等不能無憾乃至今日亦於經筵
不許入侍尤有憾焉若曰殿下方在表經待人接物不可如常
儀則凡職帶經筵大臣皆得入焉何獨一史官之入為煩乎况
殿下幼冲嗣位初御經筵辟史官不參於後世之議何如若曰
參贊官亦兼春秋足以書君舉則參贊官未兼春秋者間或有
之亦將如之何哉書曰嗣厥德罔不在初服伏望殿下率由舊
章許於經筵及凡有議事並令史官獲參以廣記事公道幸甚
啓下議政府時尹子深為藝文檢閱將經筵屏史官不便事件
告于政府佯應曰將更議施行竟不從○初顯德王后魂殿稱
景禧殿至是禮曹啓入大行大王返虞後顯德王后神主亦移
安于慈善堂仍稱景禧殿從之○司憲掌令李甫欽將本府議

啓曰禍福之說雖不足信自建佛堂以來連遭大故臣民莫不疑之且自古建寺於宮禁之側事有不可道者多矣考諸史策班班可見雖不能即撤其宇請姑黜僧徒使空其寺且臣等聞欲移御昌德宮時方修葺然無宮城又無軍士宿衛之所而讓寧大君第在牆北底閭閻亦近不宜移御又聞領經筵以下至于郎官俱入經筵侍講獨臺諫不入若以憲府為不可入則諫官自有舊例入叅何如傳曰佛堂先王所建不可輕毀又不可空其寺也移御事大臣承先王之志而擬議者也且予幼冲學問未成不可久廢姑從經筵官講喪禮耳臺諫則異於師友故不許入叅卒哭後亦當接見甫欽啓曰大臣尚且侍講而不許諫官入叅臺諫豈無可啓之事乎至於史官不叅亦為未便請并許入叅且以佛堂為先王所建不可毀也則古人云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今雖毀之乃因衆議非暴揚先王之失也又曰今主上幼冲學問未廣而經筵官就座俯伏但依例講罷慮恐未精請選二品以上有德望者

輪日侍講自以為已任至上亦不以臣禮待之虛心聽受庶幾
聖學日就高明矣即議于大臣傳曰佛堂不可以禍福而遽毀
也諫官史臣不參經筵者予方在表經之中非接人之時也經
筵大臣予所受業者非臺省之例也經筵官進講禮度大臣熟
議以定然於大臣則已命勿俯伏司諫院亦請諫官史官入參
經筵不從○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壬
午集賢殿上書條陳興學之事一居館學徒累年讀書如未中
第他無獎拔之路終於白衣故罕有皓首窮經者年四十以上
居館年久未第者每歲抄許令諸生備論才行推薦數人京官
叙用一學問須欲專精今學生學未成而已有他歧之心入成
衆官且又寄跡學中暫入暫出署名食廩而已未嘗受業如遇
考講便即逃散擅便出入有同逆旅非惟學不專精心術已先
毀矣自今如此兩屬以要彼此之利者不許居館或有後期門
羽林讀書之事以難者然與今兩屬者用心自不同一生貞及
文科鄉漢城試入格者除升補取才並令居館一教導須年過

四十方許取才叙用已曾立法而今會試講經入格者不拘年
歲並皆差遣其為教導者率皆年少專事慢遊非惟不肯教人
抑亦自廢其學自今講經入格者亦依六典年限差補且叅外
教導依京中叅外例十五朔加資以加獎勸一外方學長教訓
年久訓下有成才者散官職除授一夫學心無他累可以專精
謹按烈女傳太祖高皇后言於太祖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
本今生負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彼寧無所累於心乎
太祖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為常我國公儲不敷難於賜糧乞
外方生徒居館者令所在邑完護本家蠲免差役庶使生徒專
心學業一四部學生中有外方來學者及京中寒生專仰學廩
者蓋多小遇凶荒輒減四部學廩誠為未便今後雖值凶歉毋
減廩食永為恒式一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近來學生驕恣成
習或挾門地乘肥衣輕輕蔑師長乞勅掌教之官嚴加訓率復
令三館仍前專掌糾察一學與博而不精寧精而不博故古有
專門之學中朝亦行之今初場四書五經之講欲博其學也而

學者苟辨一時講對為意徒事記誦以希幸中廢冊未久專然
若不曾讀如此雖多亦奚貴哉昔董子下帷十年僅得春秋之
學今以初學之士而望其盡通數經蓋亦難矣乞依古制及中
朝之法立專門之學使學者專治一經以為終身之學庶幾人
人各精所業而國家之用則備矣一今科舉文體大壞疑義尤
甚依中朝格例以新文體一今成均館一月三度製述而教官
訓誨無暇不即科次因此諸生作文益不致意自今於製述翼
日例停教訓須即科次勤加考校批抹評品引進諸生諄諄面
諭使知作文之法一詩賦亦儒者之事不可視為詞章而不之
習也竊觀隋唐以來用詞賦取士我國進士試亦此意也向因
一二舉子之冒濫遂廢不復乞復立進士試使幼學之士講學
之餘兼習詩賦但除十韻詩悉用古賦加以古律詩中一篇一
京外都會依舊復立但外方都會每年兩設則學生往來有弊
而供給亦難今後或春或秋一年一試一作成人才在於師表
則其選不可不重令館閣堂上郎廳及三館文臣薦望以憑叙

用一謹按續禮典學校條節該教官如有教誨不倦成效顯著者毋得速遼終加擢用此誠美法而近來為教官者或速遼而無由有成效或久於其職有成效而終無擢用之自今一依成憲申明且經明行修有名望而諸生心服者雖過致仕之年不至喪耗廢職則勿遼一近來大小學校之政寔不如初乞依元續典膳錄及累降教條所載申明舉行毋為文具如續禮典兼大司成日仕成均館之法及成均部學勸課與書齋勉勸等事尤先申明成均館亦上書曰一衣冠子弟限年三十讀書毋授職一外方生負長年居館者復戶一視學時如有入仕者毋並許赴一每館閣堂上會坐日或講經或製述等第置簿當試年分數多者直赴會試一生負年未滿四十求為學長受陳省赴舉者禁止下禮曹議之禮曹啓集賢殿上書內第一條居館年久者歲抄推薦事第四條會試講經入格者限年差補教導事第十二條復立進士試事依獻議施行從之○許詡坐春秋館史官全孝字行酒詡曰臺諫史官以不參經造為赫史官至

上書論啓大臣之議以為臺諫史官俱入則恐幼主羞蒞未安無他意也孝子曰我等職分不敢不言其僚尹子濛聞之謂孝子曰何不力陳以爭之孝子曰我是存忠何必抗言以激大臣之怒初臺諫史官不入經筵之議詡實主之昔有李存忠為錄事及仕滿當補官恐獲罪譴常伏匿不出以待補官時孝字亦當遷官故有是語○癸未藏資善堂圖書承華之堂圖書緝熙敬止圖書輝之圖書及書契圖書于 大行大玉玄宮奉安萬春殿圖書 上諱圖書主善克一圖書于璿源殿○甲申高城郡事安致康妾女曾入東宮為侍女致康之之郡也欲挈歸因宮人以啓魯山責之曰此等事何以啓也議政府聞之請致康罪命罷職○副知敦寧府事權聰嘗構佛堂於別墅有僧學悅名亞信眉聰信之邀居佛堂悅潛奸聰婢妾三人一日聰疑而往視之則悅與一婢共卧悅即逃婢自縊死○議政府啓請增直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各一人命下吏曹○皇甫仁南智金宗瑞等會賓廳議事宗瑞曰凡諸除授雖權務之職政府皆磨勘

注擬可也仁曰六曹臺諫寺監判事及守令則可矣餘皆吏曹銓注為便若右議政之言則政府皆兼吏曹坐於政房然後可也論駁不一仁曰此大事不可遽定○乙酉司憲掌令李甫欽將本府議啓曰李石杖奸父妾實今衆證明白自言先其父相奸及同因典獄相與謀獄遂成老獄事關綱常請依舊例下義禁府同臺諫鞫問又啓曰尹敬童子嫡庶分揀事以無元案未得決正臣等聞洪汝方為敬童定婚於俞興俊之女其弟鈴平君季童妹夫僉知中樞院事申自守等預料興俊稱嫡詐以司僕諸貞甘英貴之女為興俊女給敬童而納之敬童知而棄之改娶興俊之女其時法司論以婚禮不正離異請考承政院刑房文案皆從之石杖領中樞院事李順蒙妓妻子也順蒙荒淫無度家法敗毀以至於此○架閣庫錄事等上言臣等以入屬年月次第受遞兒職以仕日多少去官正統十四年吏曹以臣等托故閑遊而虛計年月冒受遞兒職請用仕日授職然議政府六房錄事知印及六曹錄事并不計仕日受職乞依此例議

于議政府從之○丙戌設六齋于壯義寺○傳旨戶曹曰防牌
自備車輛鍤鍤等諸器以供土木之役勞苦倍他可給布人一
匹○丁亥忠清道觀察使趙遂良遣都事金瑞陳進香于 殯
殿○進賀使檢察官柳子文行至敬天站病以司膳注簿金求
濡代之司憲府啓曰凡新授監察者本府及司諫院署經告身
然後方許就仕今永濡未拜監察縱使除拜告身署經亦未可
知不宜帶行本府書吏舊例以他官選差檢察官者不許率書
吏請依此例傳曰監察內若無可遣者則用他官差遣已有成
法永濡行監察職事書吏帶行何不可之有○戊子議政府據
禮曹呈啓野人沈汝弄哈等三十三人飢要索糧到平安道慈
城郡郡守林得楨館待甚薄少與口糧至使餓而哭泣有違累
降諭書優恤之意且或因此構釁實非細故殊失邊將事體宜罷
得楨職從之○己丑司諫院右獻納趙元禧將本院議啓曰南
部教授官尹統以風水學就 山陵且統本不合師表請改差
議于大臣傳于元禧曰統心志真純但行止不中律耳然有孝

行曾經監察直講汝等以為不合師表無乃晚乎且風水之事則國家任之非自好之也○司憲掌令李甫欽將本府議啓曰金永濡賊吏金漸女孫胥雖授監察臺諫必不署經告身請勿許帶行本府書吏議于大臣傳于甫欽曰金永濡妻之外祖金漸雖犯賊初不刺字又不論以賊吏不可延及於女胥之女胥也謀逆子孫猶且許通况永濡乎甫欽啓曰大行大王時金效孟為監察以趙和外孫女胥命改之今永濡乃金漸外孫胥也尤為不可傳曰永濡之事與效孟之事固有間矣不可等論○都體察使皇甫仁啓曰請令從事官及開城府郎官領本府人一千名京畿豐德臨津臨江長湍五百名黃海道牛峯江陰二百名修築府城役三十日乃罷從之○慶昌府尹李先齊上書曰臣聞黃海道人民之病驟發閭巷漸染四方北至平安南至畿縣死亡相尋民戶掃地豈無致然而然歟臣於戊午己未辛間入直集賢殿居鳳山郡書吏吳成祐隨入直所臣問黃海道人民疾病之由答曰嚮文化縣檀君之祠移於平壤之後惟

氣結聚若有神狀夜行黑氣成陣有行動聲有一人望而驚恠
隱避之以是播告間里人相語曰此病之發實移檀君之故也
厲氣先起於九月山間民戶漸潰於文化長淵載寧信川等處
傳染殞命者頗多民生可哀恭惟 世宗痛極宸衷遣典醫副

正金麗生率其道醫五人巡行州里多方救療又傳旨于監司
曰於文化長淵黃州載寧信川等處州縣皆設厲祭壇豐備奠
物令諸邑守令至誠齋戒行祭以消厲氣其救濟之法布在史
策 聖慮至矣然年愈久而病愈熾波及他方染死無遺蔓延
之害將如何巨輾轉於心久矣今修史草至戊申有右議政致
仕柳觀上書曰文化縣臣之本鄉父老云九月山是縣之主山
在檀君時名阿斯達山之東嶺高大邈逸其山之腰有神堂
不知創於何代北壁有檀因天王東壁有檀雄天王西壁有檀
君父王縣人稱之曰三聖堂其山下人居亦稱曰聖堂里堂之
內外烏鵲不栖麋鹿不入檀君入阿斯達山為神此山之下三
聖堂至今猶存其迹可見縣之東有地名曰藏唐京父老傳以

為檀君之都或者以為檀君初都王儉成今宜合在箕子廟美
檀君與堯並立至箕子千有餘歲豈宜下合於箕子之廟歟臣
先齊夷考三國遺史有曰古記云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數意於
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見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
天符印三箇使徃理之雄率徒三千降於太伯山頂即今妙香
山也將風伯雨師而主穀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惡凡主人間三
百六十餘事在世理化時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
願化為人雄遺靈父一炷蒜二十枚曰爾輩食之不見日光百
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忘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得人身
熊女者無以為婚故每於檀樹下呪言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
孕生子彌曰檀君王儉以唐堯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始稱
朝鮮又移都白岳山阿斯達御國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即位封
箕子於朝鮮檀君又移於葺唐京還隱於阿斯達為山神壽一
千九百八歲夫檀君離平壤四百餘歲而還隱於阿斯達為神
則為君於斯為神於斯不厭於此地明矣箕子傳四十代燕人

衛萬都王儉城傳二世高句麗傳七百五歲新羅并二百餘歲
高麗王氏傳四百餘年則檀君之去平壤遐哉邈矣其肯願戀
於平壤乎且為山神致土人之尊祀豈有樂遷於平壤與東明
王同廟哉遺事註云桓因天帝即柳觀書所謂檀因也桓雄天
帝之庶子即所謂檀雄也遂初之人不忘其本創立寺宇改桓
為檀稱三聖果不知創於何時也向者移檀君於平壤而置
二聖於何地是檀君不獨起怨於土人二聖必有騁恠作癘為
害於民矣臣初聞吳成祐之言暨不介意今見柳觀之疏語意
不相予盾豈不更議以求神意乎臣愚以為修葺舊堂新作神
象儼若中朝朝天宮列宿之像又如三叉河海神之容分坐左
右尊敬如舊命遣朝官致告聖堂以祈陰祐則豈無昭格降福
耶或者以為天帝降於檀樹下生檀君事涉恠誕不足信也然
神人之生異於常人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帝敏而生
后稷此中國上世之事豈易議為也以我國之事言之新羅初
陽山麓有馬跪而嘶人往觀之馬忽不見只有大卵剖之嬰兒

出殼年十餘歲岐嶷六部人以其神推尊之立以為君即始祖
奕居世也北扶餘國相阿蘭弗夢天帝降而語曰將使吾子孫
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是東明王將興之兆也有一男子自言天
帝子解慕漱遮河伯之女於鴨綠江邊室中私之王幽閉於室
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勿有身生一大卵
王棄之與犬豕不食置之路中牛馬避之野鳥覆翼之王剖之
不能破還卵於其母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男兒破殼而出是
高句麗始祖高朱蒙即東明王也此皆異於常類或者之所共
疑也然書之古籍人無異辭豈獨以擅君為怪而不講哉或者
又以為怪氣何有作厲為害又化閭巷之語亦不足信臣觀宋
鑑徽宗三年七月黑眚見于禁中記者曰元豐末嘗有物大如
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政和以來大作
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
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不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洒
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

宮人所居亦及內殿習以為常又洛陽府畿內或有物如人或
導居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
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槍自衛夫恠
氣成像為害古亦如此今之傳洙病證作恠多般豈以為誕而
不究其本乎伏惟 殿下聿遵 世宗之念廼訪大臣究論天
帝降子於檀樹之源與夫遷主作恠之由廣問文化長淵信川
載寧耆老之人及原平交河傳洙病證從權定議復建聖堂之
主以斷傳尸之根滿國幸甚○辛卯金宗瑞遺瑢詩曰大空本
寂寥玄化憑誰訊人事苟不差兩暘由茲順隨風著桃李灼灼
催花信沾濡及麥隴率土均澤潤此宗瑞密促瑢收人心謀反
耳

魯山君日記卷第一

魯山君日記卷第二

秋七月壬辰朔山陵都監啓因伐石多損揚州民田請以州倉米償其種從之○癸巳設七齋于檜巖寺○姜孟卿啓百司庶務議政府總治無所欠缺獨內政至重而今無母后日者政府大臣以洪貴人 大行大王所信重請總內政上亦許之然貴人方侍 殯側未暇留意願上更請勉從且凡干除授及一切庶務動咨舊臣則事無過舉不可信任宦寺歷代人主惑於嬖倖以召禍亂者難以枚舉姑以近日之事言之 宣德皇帝崩

正統皇帝嗣位年方九歲圖任舊人以致海內殷富未幾惑宦者王振使之專政也先之亂勸帝親征都察院累上封章駁之帝不允終陷虜庭以貽四海之笑嬖倖之禍如此請上謹處之○以尹炯為議政府左叅贊李堅基戶曹判書李季隣刑曹判書權孟孫判漢城府事鄭昌孫藝文提學朴仲林戶曹叅判李師純工曹叅判辛慶康同知中樞院事成奉祖中樞院副使金鉞仁臨府尹趙克寬大司憲李純之禮曹叅判朴仲孫右承旨

盧叔全左副承旨權躡右副承旨金有溫僉知中樞院事洪若
治司諫院右正言王循禮崇義殿副使班在奉常少尹下是政
議政府堂上每日詣賓廳吏兵曹堂上就議所除臺省政曹訟
邊將帥及守令必書三人姓名取其中可用者一人付黃標以
啓魯山但以筆點之而已時人謂之黃標政事○甲午瑬自

文宗朝每政事專掌內侍府及僧職又通片簡于政廳爵人頗
多至是尤恣故小人益附趙衷孫夜見瑬於麻浦瑬與之泛舟
而飲衷孫譽瑬曰莫如吾上典

國俗
奴婢稱
主曰
上典

時瑬淫娼女子于貞

陵洞每日往來○日本國上松浦益津留源聞遣使來獻土物
○乙未宗親花林君伯規等進香于 殞殿○議政府啓今當

禾穀發穗之時兩澤未洽甚為可慮請修溝洫淨阡陌審理冤
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時撰 世宗實錄知春秋館事
鄭麟趾見史臣李好問所記黃喜之事以為此非吾所聞似過
情不相當僉議乃定與領館事皇甫仁監館事金宗瑞知館事
許詡同知館事金鈿李季甸鄭昌孫編修官辛碩祖崔恒將

好問所書逐條議之曰其云喜為君瑞之孽子則曾有是言喜亦嘗自言曰予非正室之子也自餘他事則前所未聞詎曰予九人既皆不得聞則好問安能獨知吾先人每稱慕黃相尊敬不已為人度量廣大喜怒不形為首相幾三十年固無貪污之名矣安有陰中傷人賣官鬻獄財賄鉅萬乎其通親舊之間遺則或有之矣君子收養則乃耳目所共聞知致身守身皆無收養惟保身之妻長于養母多得僕貨然此豈干於喜其曰本無蒼赤得於妻父者纔一二口而身之所使者不知其數則妻楊氏乃世族其曰無奴婢者妄也况喜之子女使喚奴婢人皆知之何至於不知其數乎其曰金益精與喜相繼為大司憲皆受僧雪牛金故時人謂之黃金大司憲此亦未可知也既曰時人謂之則今之在坐八九人何無一人得聞乎好問予之親屬也為人躁妄不端其言不足取信削之何如宗瑞曰朴苞妻之事乃閨門之內微密之事固不易知其他則當播人耳目不可掩藏安有如此而人未之知乎益精乃子再從兄也吾詳知其

為人也廉介自守信果自期謂之局量狹隘則可矣為憲長受人賂斷不為矣咸曰古今一揆史筆不可盡信類此苟一人循私書之則歷千萬世其能改之乎麟趾曰予嘗親奉世宗之教若曰卿等亦史臣也悉知之事則追錄之可也一翰林所書亦曰史草則監修大臣灼知之事獨不書之可乎吾等亦史臣也既知其不根而不改則豈可謂之直筆哉仁以為此乃大事當采衆議恒昌孫以為此是明白之事削之無妨但一開其端則末流難遏不可輕改麟趾曰然則豈曰修之乎仁等以為如此大事一有不可則當從正法乃不削又於贊成權蹊之卒史臣書曰知大體有大臣風度宗瑞曰權也家政不正黃綠易處閨門之內頗有失德豈可謂之知大體有大臣風度乎遂僉議削之記注官等聞之曰舉法論之則當如此矣成三問李芮乃曰史臣所書若正論則如此可矣苟出於私則鄭判書之言無乃當乎况於其不善則以為史書而存之於其善則以為不信而削之何相及也豈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乎三問又曰審觀好

問史草久埋烟塵紙色皆黃而惟此一紙潔白不類則其出於私意而追書也明矣削之何傷金孟獻曰子與好問一時翰林為人狂妄不足算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諸道諸浦兵船或亡失或朽損其徵價無定法故大中小船及單造複造船或同價或倍價又不分造作年月又近從一徵價任情定數多寡失中請自今造船材木每二條折價綿布一匹其行使期限以二十年為定又於限內以五年為一等每經一等則其價以綿布十匹遞減如大船材木二百三十五條則朽損在五年內者徵綿布一百十七匹正布一匹十年內者綿布一百七匹正布一匹十五年內者綿布九十七匹正布一匹二十年內者綿布八十四匹正布一匹中船材木二百一十一條則直綿布一百五匹正布一匹小船材木一百十四條則直綿布五十七匹其朽損徵價並依大船例遞減鼻居刀船懸居刀船則材木數少朽損徵價不可與大中小船一體施行每一等以綿布一匹遞減如朽入材木二十四條則朽損在五年內者徵綿布一十二匹十年

內者十一匹十五年內者十四二十年內者九匹若亡失船從輕徵價則姦詐之徒潛行殺賣冒稱亡失者間或有之其材木每一條折綿布一匹依朽損船例遞減徵價若復造船所入油麻則依亡失朽損時直追徵為便從之○丁酉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奉李穰尹炯許詡姜益卿等啓曰率哭前若有疾則進肉汁世宗遺教也今上春秋尚幼氣血未充又有嘔逆之證不勝驚惶請小進肉汁傳曰予素有嘔逆之證豈素食而然歟遂痛泣承傳宦官金衍曰上每聞此言則必痛泣祇動上心不可更啓○副司直文得謙上書請毀佛堂曰主山來脉建寺穿井前有文昭殿洞林云佛後神前絕滅之象臣恐諸神拱揖於佛堂神魂不安若不移佛堂則移文昭殿兩皆不可則姑停佛堂鍾梵之聲書留中不下○叅禁府啓李石杖奸父順蒙妄實今石杖實今罪皆應斬不待時請令議政府詳覆從之○戊戌司憲府啓今年兩麥不熟又當禾穀發穗之時兩澤愆期將失農業無識之徒糜費酒饌請祭享供上及朝廷使臣

隣國客人支待外禁京外用酒不從○命藏 英陵碑文于寶
錄閣及全羅忠清慶尚道史庫○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家宗盛
弘等遣使來獻土物○己亥工曹佐郎崔功孫領 山陵曳石
軍人不依期赴役下義禁府鞠之功孫性本昏愚未諳事理善
事鄭恭得拜監察佐郎人皆鄙之○議政府據忠清道慶置使
呈啓今諸浦番上船軍盡赴 山陵之役恐倭虜乘虛竊發請
依庚午年例以下番船軍輪次遞立從之○庚子姜孟卿謁
世祖世祖語曰惠嬪欲擅宮中若不尊爵洪貴人則宮中之事
無統矣孟卿然之○辛丑京畿楊州有女桓知年一百三歲令
本官常加惠養○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平安道旱其祀典所載
岳海瀆名山大川請降香祝令觀察使首領官所在寺令禱兩
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宗貞盛遣使來獻土物○壬寅司諫院
左獻納宋仁昌將本院議啓 大行大王嘗教曰決事官不宜
輕遞今崔漢卿為都官正郎曾未數月遷成均直講未便傳曰
以漢卿善書可任春秋館故遷之仁昌曰臣等非不知此意第

恐先王之法因此而廢傳曰予當議諸大臣○癸卯世祖

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錦城大君瑜永膺大君琰皇甫仁

南智金宗瑞鄭弼李穰尹炯姜孟卿詣慶會樓南門世祖啓

曰前者政府大臣等累請進肉汁未蒙俞允今宗室大臣偕政

府大臣勸進請賜俞音大抵衰老幼稚其氣一也禮七十者唯

衰麻在身而已是以衰老而不成喪也况今幼冲氣同衰老又

有未寧之證且祖宗明有遺訓請須小進肉汁傳曰予無病

飲食如常安可食肉乎世祖更啓曰古人云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况人主一身上係宗社下關生靈殿下亦不得而私之今

宗親大臣合辭上請雖不合義固當勉從况事理至當必待允

許而後退仁等又啓曰雖以常人盛壯之氣若遇衰經則日至羸

瘦况主上幼冲血氣未壯為一國神民之主所托至重若以

為無病而不謹則不豫之後悔無及矣疏食守喪孝子之細行

安身保國孝子之大節今主上不顧遠慮臣等不勝痛悶且今

來宗親皆殿下叔父禮尊長強之則稍食可也請須允許亦不

聽世祖曰當親入請焉皆曰可世祖使孟卿備肉汁乾肉

以扇掩面悲咽哀動左右世祖曰若不得請則理無退去乃

再請曰臣等願入見有所啓焉傳曰予實無病故不允然迫羣

請當進矣璆瑜及大臣等猶竢進肉乃退世祖起曰其速退

焉王者無戲言既出仁宗瑞致謝於世祖曰大君之功也○

司憲掌令元孝然將本府議啓金若晦在文宗時以弒逆之

孫罷內乘之任今拜慈城郡事臣等以為守令之任匪輕與臺

省政曹無異若以沿邊守令當擇武才則豈無他人可任者乎

請改之臣又聞命罷高城郡事安致康職不識何罪如其有罪

宜當論劾傳曰若晦文宗但命勿任近侍臺省政曹而不及

守令今差守令亦無妨也且武才如若晦者幾人致康政府大

臣皆以為不合守令故罷之孝然更請若晦之事皆不從○召

左獻納宋仁昌傳曰文宗雖教曰決事官不宜輕逆人器相

當則固當遷之佐郎金係熙亦以兼春秋遷宗溥判官今漢卿

之遷何妨立法本意○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咸興府本御鄉

故依平壤府例置留守府又設土官然土官數少非唯不足任
事 御鄉體例反不如平壤殊失輕重之宜請於本數三十七
加二十三都府事增置注簿一正七品典禮司副使一從六品
注簿一從七品營繕司副使一從六品錄事一正九品迎送署
錄事二正九品掌膳署直長一從八品錄事二從九品典賓署
錄事二從九品諸學院錄事一從九品典酒署直長一從八品
錄事一從九品醫學院錄事一從九品軍器署新置令一從五
品注簿一從七品大盈署令一從六品直長一從八品都律署
丞一從八品錄事一從九品掌漏署丞一正九品從之○甲辰
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去年專失農業賴國家賑恤不至
餓殍平壤成川寧邊定州義州江界閭延七都會官所造軍器
平壤寧邊定州三都會官所造銃筒箭平壤寧邊兩都會官所
造別例弓若一時并舉則民不堪役請依咸吉道例一年銃筒
一年軍器輪次造作以休民力且本道所有牛角用之已盡今
年則勿造別例弓將道內所產綿紬人參皮物付赴京使臣買

遼東水牛角造作又據禮曹呈啓 顯陵穿壙深十尺三寸得

吉依 英陵穿壙例用營造尺從之○乙巳慶尚道觀察使李

崇之遣都事洪敬孫進香于 殯殿○禮曹奉旨致書于對馬

州曰今年二月本國濟州住民高奉等九名坐船二隻渡海還

鄉忽遇風浪向東漂流其父母妻子日夜懸望涕泣意必漂至

貴境或隣近諸島今將各人姓名具錄于書冀足下盡力檢尋

設還益著厚意○忠清道連山縣有女徃仇于乙介年一百一

歲令所在官常加惠養○丙午平安道三和縣民朴永山震死

琴香祝行解恠祭○司憲府啓藝文待教琴以詠聞本府舉劾

奸妓者乃遣所奸妓紅樓月于其鄉慶州及劾問閉門不答請

收告身囚鞫從之憲府欲囚則以詠已逃矣○世祖與瑢姜孟

卿徃山陵穿壙諸議政先徃 世祖謂瑢曰曩時李賢老語吾

等曰不作宮白岳山後則如金寶明之言正龍必衰傍龍必發

吾語賢老告諸政丞未知語否子其問之至 陵 世祖與瑢

問之賢老答曰與 大君指世祖同看我何獨告 世祖曰其時

我無閑而爾獨看且吾所承命者看道誥書耳非寶明書也賢
老自知其非不肯告乃曰寶明之書何足信也賢老怒多無禮
於世祖或對立相語或不答所問或公事告瑣而不告世
祖世祖猶不現於辭色先是洪允成謂世祖曰賢老密告執
政以成文治出入臨瀛家不可在京出為邊郡守令○慶尚道
觀察使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對馬島主宗貞盛六月二十二
日死其子成職嗣貞盛為島主國家待之厚歲賜米所求無
不從且賜圖書凡來朝我國者必受貞盛圖書國家與貞盛
密約凡求請切要者三著圖書次則二著不切者一著如宗茂
直等雖是酋長必受貞盛圖書九州高倭來我國者亦必受其
圖書貞盛亦誠心歸順被虜之人輒令刷還終其身三十餘年
邊陲晏然至是其嗣子年幼國家恐島人不聽其令或構邊費
乃改泐邊守令代以有武才者○丁未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會
降教旨山陵赴沒黃海道船軍糧料七月十五日以前則給
軍資監陳米豆十五日以後則令自備然本道前年凶歉今年

兩麥不熟糧料未易自備請十五日以後亦給軍資陳米豆及
秋令所在官依數收納從之○戊申司諫院左獻納宋仁昌
將本院議啓自來臺官有罪則必劾罷之近者監察李掄無故
作散甚違大體請劾吏曹官吏司憲掌令元孝然亦將本府議
啓臣等問掄作散之由於吏曹答曰掄以無闕故作散臣等又
問於監察房亦無過失自來臺官未有無故作散者請改之
傳曰予當商量處之○忠勳司堂上左議政南智等進香于

殞殿○姜孟卿自

顯陵來啓曰開墻至九尺許有水湧出臣

等不勝驚惶

世祖與安平大君瑢及政府大臣皆留待命請

更與風水學提調山陵都監提調及星原尉李正寧等改卜他

穴命右副承旨權躡馳書于正寧使急詣

新陵與兩大君及

政府大臣同議審定○己酉鄭麟趾李思哲閔伸李師純朴奭

李純之姜孟卿等承命往

英陵與兩大君及政丞同議更審

他穴以

英陵西穴為吉時役京畿江原忠清黃海道當番船

軍及京中市肆人城中米價騰踊綿布一匹直四斗伸鄭奉等

監役親執棒督之役樂成而棄之弊不可勝言。奉通達多能長於吏事，久為繕工提調。佛堂大慈津寬之役，皆掌之務。迎合上意，以此致位。政府申叔舟言曰：自古誤國事者，必非庸劣無能人，皆由才智有餘者致之。土木之役，勞民傷財，怨讟滋甚。今鄭二相聽其言，則豁然無碍，滯觀其處事，則務為夸大，以廟堂大臣好為工師之事，他日必誤國事矣。時工曹佐郎洪元淑繕工注簿，金兩畝為郎廳事，有少緩，即令人捽髮以辱之人，或譏其失大臣之體。兩畝居奉比隣，因緣得官，遂至注簿，其待之如此。固其所也。○壬子，世祖與瑤皇甫仁、金宗瑞、鄭奉、鄭麟趾、閔伸、李思哲、李師純同知中樞府事。朴堧、禮曹、然議、李純之承命復往審。英陵西穴穿墻。○命召司憲掌令元孝然、司諫院左獻納宋仁昌。傳曰：李掄人器，不相當。故吏曹罷之，非特監察六曹郎官亦然。昔鄭存以監察罷李師季，以刑曹佐郎罷明，有前例。吏曹當初以為可用，而授之後，聞其才而罷之，何妨於義。孝然更啓曰：掄臣等同僚，未聞有罪咎。若人器不相當，則降叙他

職可也且臺官有罪則當明正其罪而罷之無故作散古無是
例臣恐有後弊傳曰諸道觀察使尚得黜陟守令况執政大臣
以公論罷之何至有弊○奏聞使李蓄先遣通事全思立奉書
于承政院以啓曰吏部郎中陳鈍行人司司正李寬賈捧冊封
皇太子詔書今七月初五六日間發燕京以判中樞院事韓
確為遠接使中樞院副使安完慶安州宣慰使花川尉權恭平
壤宣慰使大提學李演黃州宣慰使日城尉鄭孝全開城府宣
慰使同中知樞院事金何義州宣慰使○議政府據刑曹呈啓
泰安郡事陳有蕃嘗出外夜歸怒記官胡山不設炬踢之因而
斃若以經赦釋之則無以懲惡請收告身徵埋葬銀從之○癸
丑初趙由信妻甥早死其妻朴氏所居與由信家園相接朴氏
掘其家後園由信怒瞰其屋使家婢及根隨突入朴氏家猝其
婢以出朴氏挽婢止之不得遂訴憲府憲府鞠之由信與朴氏
並答曰十以啓至是召掌令元孝然傳曰由信雖曰不知根隨
無禮於朴氏然并送家婢則必有情由不宜與朴氏同律若拷

訊報隨則當吐實矣其更推以啓孝然仍啓曰前日所啓李掄之事非救掄也大抵監察必擇賢才而用之故本無褒貶今既擇授及稱有所聞而散將恐所聞或有不中抑亦諛者得肆其志掄若有罪則請推鞠抵罪若無罪則降叙他職何如傳曰予已與大臣熟議不可改也○甲寅議政府率百官以吉服賀誕辰進表裏諸道亦進賀箋及方物命停賀禮樂陳而不作鄭麟趾曰當此大喪有何賀禮皇甫仁金宗瑞聞之曰吾等雖不知古事然如此時豈無賀禮今何周公之多耶○初 文宗命

世祖撰兵書音註校理權學叅侍學後以病辭職往浴東萊溫井及還官直韓明澮訪學因謂曰今主少國疑大臣顛擅多以無賴子弟濫授官職分據要途凡百措施無所忌憚國事殆日非矣且聞安平君厚結大臣廣收聲譽招集羣小陰構凶謀凡奉使於外者輒遺行資以致慙懃大臣數往來通問安平亦酬答不怠影跡頗秘有識寒心 首陽大君英明剛果正直無私世宗所倚重子陪侍筆硯間久矣盍微辭以觀其意以今之

勢吾輩尚知事樂彼 明公雅量先物炳樂其必有合者子其
勉之 擘曰當上謁陳之至是擘謂 世祖世祖迎入卧内擘曰
公之慮事固為周密然僕既蒙厚遇敢有隱乎公之一動一靜
無非難也 世祖前席曰子正知我心矣我之動靜實難其禁
奔競於宗親之家乃李賢老獻策執政也擘曰賢老安平家奴
此策實忌他之有交結也 世祖曰是故有成文治之事擘曰
賢老必將興亂矣觀安平所行祇守靜者也公不可徒恃正大
而無備患之計 世祖曰死生有命我當順受其正耳擘曰公
之正大天地鬼神必佑之矣方今天不悔禍 大行賓天嗣君
幼冲所謂至少國疑之時也 明公居必疑之地可不慎乎世
無百年昇平我國家自 太祖創業以來六十年間無大患害
昇平極矣又以運數觀之紅巾以後九十餘年亦無大亂矧今
大行不克享壽天意亦未可知狃於治安而不以為慮可乎正
當屯亂之時而食肉者皆奸佞庸闇無長慮遠圖連年凶歉民
不聊生而昌德宮之役與 顯陵並舉斂怨為德僕未見自古

國有大卹而並興工役時屈舉羸如是之甚也 明公以 大
行之介弟於 世宗諸子最長且賢若不以 宗社生民為念
必有後悔矣 世祖曰今國家大勢誠如子所言蕭牆之禍亦
迫吾日思之罔知攸濟安平為人兇狂狠戾其蓄異心已久在
世宗朝厚施宮嬪欲效晉王廣之謀第畏明聖未敢抵隙暨
大行嗣位陰結大臣廣誘不逞凡於國政夤緣啓請漸張威福
至于今日朝廷大臣皆其腹心無所畏忌輕蔑主上幼冲益以
恣橫忌我居長日夜謀所以害我禍幾已迫將若之何掣曰安
平羽翼已成勢傾中外 明公正大門無私謂今欲交結外人
以為之援必起衆議但當靜以守之益盡忠赤徐察國人之心
以觀其變耳 世祖曰安平雖結大臣皆貨交也又皆庸才事
有順逆亦何足畏君熟思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聘禮君薨
歸復命于殯今奏聞使李蓄請依此制今復命于殯殿從之○山
陵都監啓 陵室坎山故穿廣深十尺得吉從之○羅州人李
原同福縣女尹氏並年一百四歲光陽縣女召史年一百歲令

所在邑各加惠養○諭慶尚道觀察使曰今觀卿所啓備邊之策具悉雖當無事之時必邊防禦不可不謹然對馬島主宗貞盛向國歸順出於至誠本島之人亦體酋長之意一心效順今豈以死亡而卒變其心耶况親子繼襲固無異於其父之時而徒以島主之亡先自起疑至使移文必邊各處以駭耳目不唯違於深謀遠略三浦倭人與我民雜處凡于邊事無不細聞通於本島匪朝則夕若使彼島聞我疑貳之端更生恐動則亦非靖邊之策也卿知此意凡有布置必須謹密毋或煩擾○乙卯穿 英陵西穴有石命 世祖與瑤皇甫仁金宗瑞鄭萃李正寧鄭麟趾李思哲閔伸李師純李純之及風水學郎官徃 健元陵審定東穴初 英陵南穴有水麟趾不欲更相他穴欲近上穿墳諸大臣不從而更相西穴麟趾不肯行 世祖強而後相之及穿墳又有石麟趾曰此天使之然也先是伐蓋石也有虹即見接于 健元陵及是人皆異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奏聞使賚來勅書請依舊例京外應迎命者用烏紗帽黑衣品

帶從之○丙辰全羅道觀察使金連枝遣都事柳孝潭進香于
殯殿○世祖與瑒皇甫仁金宗瑞鄭萃姜孟卿等啓曰 健元
陵左穴可為陵室仍卜九月初一日十七日為葬日然欲用初
一日又啓自今穿墻用周尺皆從之初卜葬日以拘忌久未決
世祖手執葬書獨斷可否瑒曰葬用近日有好事仁以下但唯
唯不敢措一辭仁顧孟卿密語曰鄭麟趾真可笑人也蓋麟趾
以 獻陵南穴湧水為無源將不足慮也排羣議欲用之故云○
洪允成謂 世祖曰公以英雄之才名聞素著今 世宗 文
宗相繼賓天幼冲在位忠邪混淆朝政紊亂公雖空守小節一
加之以惡名則後世誰知者此正不得不處變之時也 世祖
曰天道益謙人道好謙不如順受其正耳若能倡義天人助順
必有從風趨附者矣遲速變化何勢不可子能從我忘妻子死
社稷乎允成曰是吾心也士為知己死妻子之累何足論耶
世祖曰與子戲耳○議政府兵曹及苑囿提調同議啓曰近年
以來連遭國恤久停講武因此禽獸蕃息害穀為甚請於講武

場內許人打獵以除民弊如京畿廣州利夫峴以南諸山永平
佛無山吾可山江原道江陵淮陽伊川金化淮陽任內嵐谷等
諸山平康東山城山時丁嵐谷地境栢汁安峽栢谷山等處悉
皆摧罷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咸吉道甲士劉寶明於國
喪初誘引有夫女通奸不可以功臣之後全釋之請依律決杖
收告身全家入居于本道極邊命杖一百收告身○議政府據
禮曹呈啓今奏聞使李蓄賈捧 勅書而來請依庚午年迎勅
例只於迎詔門結綵從之○議政府據戶書呈啓京畿楊州水
原今年兩麥因凍損不熟請依己巳年例兩官所納內資內贍
寺仁順府昭格殿內需所小麥納于刑倉以補種子從之○丁
巳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奉李穰左叅贊尹炯右叅贊許詡禮
曹判書李承孫叅判鄭陟都承旨姜孟卿等議迎接使臣之禮
以啓一今使臣之來在卒哭之前則遠接使以吉服迎命肅拜
如相會禮及宴享接待時皆著素服常時及行路時著衰服一
外方使臣及守令以朝服迎命其餘接待時服色同上一外方

宴享時使臣則床排器皿花草魚肉並依前例遠接使宣慰使則用素饌一使臣若問何不依文公家禮著裘服乎答曰禮部欽遵 太祖高皇帝遺詔詳定喪制麻布大袖圓領不緝邊麻布帽就用呀帶紗帽以布裹之仍垂帶麻腰經本國自 祖宗以來欽依施行一使臣之來在卒哭後則遠接使迎命用吉服相會用素服外方使臣及守令迎命用朝服相會用素服一彩相儺禮卒哭後則依前例設之卒哭前則權除遠接使語使臣曰 先君方在殯難以衰經接待卒哭在九月望時大人徐行待卒哭後入王京何如使臣如不許又語之曰本國今當衰經先君未葬綵棚儺禮不忍設之使臣若不可則設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近年以來開城府居民流移凋殘築城及煇焰焯等事一時俱舉則民不能支將為可慮請停煇焰焯從之○禮曹議迎 詔禮以啓一迎命在卒哭前則 殿下以裘服詣慕華館用翼善冠無文無宵背鴉青團領黑鞞素玉帶黑靴在卒哭後則以素服素儀仗詣慕華館用鴉青羅宵背團領紅鞞玉

帶吉儀仗如相會禮及宴享卒哭前後並用素服一卒哭前則羣臣以衰服詣慕華館朝服迎命素服行私禮太平館侍衛時唯近侍及差備負著素服在卒哭後則以素服詣慕華館其迎命行禮時服同上一卒哭前宴享則殿下用素膳卒哭後用膳使臣則卒哭前後並用肉宗親議政府六曹宴同一宴享卒哭前後並用樂○已未平安道觀察使鄭而漢遣都事趙元福進香于殯殿○權擘謁世祖曰須得壯士堪托死生者二三人以備倉卒世祖曰此甚善然誰可使得士者擘曰韓明澮可擘退告明澮明澮曰子雖不言吾固思之豈無一二可者安平之不義得衆吾亦寒心久矣首陽性本嚴正門無私謁勢等匹夫雖有濟世之才豈能獨成擘以明澮之語告世祖且曰明澮自幼氣槩不凡抱負不小命舛位卑人無知者公若有意拔亂非斯人莫可世祖曰自古英雄亦多屯蹇位卑何傷予雖不見其面今聞所論真國士也予當面議之○八月辛酉朔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禮曰古者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戰國時田子方見賣馬者問之荅曰公家之畜也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而贖之且本朝乘馬物故則埋之夫死馬猶埋之賣馬猶贖之以盡不忍之仁今擇內廐馬用之於宴享誠為未便請自今宴享供用馬令司齋所提調與分禮賓寺同議募人納馬依進獻種子馬例每一匹給牧場兒馬三匹從之○司僕寺提調啓下三道各牧場兒馬蕃息場內狹窄請於明年春量數刷出頒賜番上別侍衛甲士且濟州貢馬一百匹及京畿各牧場刷出二三歲兒馬一百五十匹依甲子丙寅年例頒賜各品從之○忠清全羅慶尚道都體察使鄭奉啓曰請遣從事官金淳于慶尚道抄軍七千五百名築蔚山柳浦石堡令左右道都萬戶領兵船守護遣李皎然于忠清道築瑞山城且已築城慶尚道昆陽機張東萊固城巨濟則未鑿海子鎮海河東則未築敵臺全羅道興陽順天光陽則未築擁城請令本邑鑿築且頃者令忠清全羅慶尚道觀察使監修諸邑隄堰川防然恐有未盡處亦令今去從事官兼審修築能否以啓

從之○司諫院左獻納宋仁昌將本院議啓曰今以奉繪為損
實敬差官繪嘗任盈德以貪污見黜不宜用之命諱于大臣○
承政院啓辛酉八月禮曹啓謹按捉脉賦范麟云穿壙之法須
要深葬自一丈之深而下雨濕之所不能至旱氣之所不能侵
文公家禮司馬溫公云穿地宜深深則盜難近也李守約云凡
發掘者皆淺葬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福州人舉移舊墓
稍深者無不有水淺葬蓋防水耳北方土地深厚深葬不妨文
屬通考云營山陵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尺唐太宗
葬昭陵深七十五尺胡氏洎吉書云葬穴深淺用土圭尺其尺
尺有五寸古人穿壙之制莫不以深為貴其淺葬者只避水患
而議者穿壙之制當用周尺然本國葬地率用高陵大阜雖深
鑿似無水患若用周尺則有違古人深葬之意故前此山陵
穿壙皆用營造尺校諸周尺一尺五寸與土圭尺有五寸之文
相合自後陵室穿壙用范麟一丈之說遵祖宗已成之例用
營造尺鑿深一丈之下若有水可疑之處臨時量減從之請今

山陵穿壙亦依此制命山陵都監尺寸之數臨時量減○壬戌太白晝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大行王毅引時請令有服之禮勿論有無職序立百官之後侍衛 從之○敬寧君排有疾召其男銀川君攢令勸肉仍賜脯○司憲府啓趙由信遣奴直入朴氏家曳出侍婢律應杖八十朴氏不使奴婢禁之而親執相詰律應笞四十命由信減三等朴氏勿論由信祖母金氏淫行無比甚於娼妓由信之父同產人以為不知某姓之子其子孫不得赴試由信乘間濫登科第諂事貴勢夤緣倖得仕承文院位至判事性貪婪人鄙之○咸吉道端川人安德分年一百三歲令所在邑常加惠養○召左獻納宋仁昌曰奉繪雖以貪污見黜然其事未著且見貶復用者非獨繪何嫌焉仁昌謂承旨朴仲孫曰初憲府移文觀察使鞠繪若考其文可知所犯仲孫曰不可以此啓之宜考其文更啓○癸亥 世祖與瑤皇甫仁金宗瑞鄭奉李思哲閔伸鄭麟趾李純之姜孟卿等往 山陵定穴副知通禮門事尹統以神樞駁下玄宮之日用

寅為不可無解之者 世祖辨釋文義人皆心服漢城府尹趙

順生來先見瑢次見仁宗瑞仁等曰宜謁 首陽大君然後乃

謁愈猶目注於瑢○百官以朝服賀 聖節○甲子太白晝見

○遣成均司藝李堅義護軍皮尚宜于對馬島致帛且奠其祭

文曰惟靈篤厚純實克繼先志恭勤事大輯和下人禁暴弭姦

藩屏我國家敬順之心終始一誠肆國家待之亦終始無間所

以一州之民咸遂生業共被隆平之福予嘉乃忠而期壽考計

音遂至良深嗟悼茲特遣官致祭以示報功恤終之典靈其不

昧尚克享之禮曹致書曰嚴君修好誠意懇至愈久益篤忽聞

推館即用啓達殿下痛悼命差成均司藝李堅義護軍皮尚宜

等前去致祭兼賜賻餘在別幅冀節哀自保善繼先志益敦舊

好別幅祭物沉香一觔祭酒三十瓶果卓大小共四事各色

湯物一十二道粧花蠟大燭一對賻物白苧布一十匹白紬布

一十匹白綿布一十匹正布一百匹白紙三百卷糙米黃豆各

一百石脂麻子油蘇子白麩松子各三十斗燒酒一百瓶蜂蜜

一十五斗其賚去事目一語新島主及頭目人等曰本島自宗
貞茂時誠心歸順國家嘉之宗貞盛又承先父之志至誠効力
國家特加恩禮一朝訃音忽至驚悼不已遣某等致奠致帛致
賻我國憐恤本島之意難以盡陳一盤纏雜物隨宜贈饋于用
事之人溫言厚待○乙丑敦寧府進香于 殯殿○世祖與瑤
皇甫仁金宗瑞姜孟卿還自 山陵孟卿入啓曰昨日穿墻深
至十尺無水氣土甚厚或黃或白又啓曰上幼冲凡待使臣之事
宜毋降前例請一依倪謙例為之魯山曰可○傳于承政院曰
承傳宦官金忠不識文以田昉代之何如姜孟卿啓曰金忠田
昉未有優劣殿下即位之初政府大臣僉議啓曰金衍有故則
僉忠代之且 世宗文宗朝承傳宦官久任之盖不易舊臣人君
大德議諸大臣為便○司憲府啓曰初本府聞奉繪在盈德恣行
不法移文觀察使覈之事未畢而蒙宥比至殿最見黜今以為
敬差官未便傳曰諫院亦言之然其所犯未著而經赦何信風
聞而復論乎且見黜者不復叙用則安得全人而用之乎將與

大臣議之○政議府據禮曹呈啓 大行大王發引時議政府
六曹堂上各一員郎廳各一員諸司各二員留都其餘並侍衛
耆老生徒僧徒皆出城門外序立於百官路祭幄次之南四拜
後伏地哭送又啓顯德王后神主移安于景禧殿時諸司一員
侍衛率哭後三年內景禧殿直及各差備人入番宗親駙馬宦
官並令著喪服殿外則釋之 顯陵直及各差備人亦依此例
從之○丙寅刑曹文書庫火囚當直正郎趙季砵于義禁府又
囚安璫初璫之父從廉為書論璫不孝之狀曾以奴婢相訟
納其書于本曹璫再至刑曹問書所在於吏故疑而囚之○漢
城府啓彌沙里穆田中有遺棄小兒已授濟生院養育請依前
例本府與刑曹義禁府同鞠之命姑令漢城府鞠之○丁卯遣
通事張自學管押被虜逃來唐人李克奴等二十一名解赴遼
東○以貴人洪氏為肅嬪初 文宗昇遐政府以 世宗宮人
楊惠嬪嘗阿保魯山使之入內保護楊頗專宮中事政府聞之
以洪氏代之洪氏京畿觀察使深之女 文宗在東宮入為承

徽有寵及顯德嬪沒洪主內政 文宗即位封為貴人時稱內
宮蓋避中宮號也○以孟孝曾僉知中樞院事朴元亨兼知司
諫院事康晉守司憲掌令趙武英同僉知敦寧府事金承珪司
僕少尹金承璧忠勲司錄事武英平壤君大臨之子我 太宗
外孫時為司僕少尹凡前後除官皆特旨也承珪右議政宗瑞
之子也丁母憂服闋數日代武英為司僕少尹其弟承璧亦同
日除職司僕近侍官非敦寧府之比議者有言死駙馬那似生
議政可見宗瑞用事之專也○召掌令元孝然傳曰奉繪罪狀
無案可考似未可從若等再言故當改差然繪終不可用乎孝
然曰臣退更考以啓孝然復來啓曰繪曩工匠於任所濫用官
物坐此見黜臣等以為終不可用大抵守令見黜者必經年叙
用已有著令繪非文武出身之人今遽用之似為太速傳曰知
之○戊辰江原道觀察使金侁之遣都事李貞元進香于 殯
殿○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率哭後內命婦嬪以下服白布大袖
長裙蓋頭頭帶及帶白皮鞋六尚以下服白布背子蓋頭頭帶

及帶白皮鞋宗親一品以下及文武堂上官妻服與嬪以下同
期年後除文武三品以下妻服同上率哭後除前銜堂上官妻
服與文武堂上官妻同同姓異姓總麻以上親時散三品以下
妻及女服與宗親妻同○頒賜十八史略古文真寶○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 大行大王虞祭請依 世宗大王例進肉膳從之
○已巳平安道觀察使以明使今月初七日到義州馳報承政
院以啓○庚午放 山陵赴役京畿軍人以使臣支待也○遠
接使韓確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使臣各率頭目二人到義順
館行禮後臣問入京日時答曰二十日間到王京臣依事目懇
請卒哭後入京變色不答臣又請下玄宮後來月初四日入京
如何答曰事多變禮權除喪服迎 詔某等留一二日即還臣
又以彩棚讎禮事問之答曰我等已知汝國遭喪除之可也○
召皇甫仁金宗瑞李穰尹炯許誦鄭陟姜孟卿等議迎 詔事
目以啓一迎 詔時奏樂與否令問禮官問使臣施行一彩棚
讎禮從使臣言勿設但依前例結彩一初相會時除茶禮從

之○先是平安道觀察使啓臣據辛未年受教巡察審陽德三
登甌山咸從成川等諸邑山城成川山城則傾危險隘僅容本
邑倉庫若又移三登陽德倉庫于此則倘遇事變三邑之民無
入保之處矣陽德山城在咸吉道來往要衝之地且非縣三里
完固有水仍舊勿移三登及甌山倉則並移于平壤城咸從倉
於本邑山城仍舊修造修造畢後漸次移輪至是議政府據戶
曹呈啓陽德三登兩邑倉並於本邑仍置甌山倉移于龍崗山
城餘皆依啓本從之○鄭守忠往世祖邸世祖與之立語適
集賢殿直提學申叔舟從門前過去世祖呼曰申修撰叔舟
即下馬而謁世祖笑曰何過門不入引入與飲戲云故舊何
不來見欲言之久矣人雖不死死於社稷叔舟對曰丈夫寧
卧死兒女子手中其可曰在家不知世祖即曰然則往中國
矣○奏問使吏曹參議李蓄賞奉勅書來百官以吉服出迎于
慕華館詣殯殿讀勅訖百官出看喪服還入殯殿外庭
哭臨其勅曰爾能從尊事朝廷遣陪臣李蓄以海青來進具

見忠敬之意茲李蓄等回特賜王綵幣表裏用答爾誠至可領之
故勅頒賜紵絲織金胄背麒麟大紅一匹暗花骨朶雲青一匹
素綠一匹綵綃三匹又 勅曰得奏先有被虜逃在本國人口
已行陸續解送遼東其有四散人口占據之人但係諸種野人
恃其窟穴陰阻林木茂密國王境內並無藏躲人口之理等因
具見王忠敬朝廷之意但念虜人之性譎詐不常假息偷生無
所不至况有險阻可恃一時難於搜尋其所搶去人口居止無
定亦難必其無有不可以一時所見便謂其不來近邊王自今
尤當嚴戒守邊頭目但係野人女直比先交通北虜犯邊後帶
所搶人口逃在王國後門幹木河一帶地方藏躲務須盡數搜
尋或設法趕逐或連被搶中國人口一體送赴遼東摠兵官處
交割毋令因循潛住為彼此邊患有誤事機王其省之蓄又受
遼東咨文來其文曰准左軍都摠府咨稱朝鮮國送到被虜漢
人王敬化等稱說李滿住子果刺哥都亏等及管下人金納魯
等為因年饑欲要討糧再到朝鮮境界本處官司不肯給糧生

理艱苦近日托以興販欲往遼東境內等因令當職等差人賫文與朝鮮國令整飭人馬固守地方若野人女直直詣討糧為由到於地界侵擾度氣勢可以截殺宜從相機而行仍飛報遼東總兵官調兵策應不許容留隱匿以辜朝廷待遇之恩奉此前事擬合就行為此咨文到日煩請施行其間見事目曰太監尹鳳語吉生曰解送唐人之數獨於金寶奉宣 勅諭之後一何多也臣等令吉生還告曰 勅諭者毛憐衛送到原搶人口也今之押來者乃野人等搶去逃來人及搶過近境為邊將所奪者也豈因金寶而後送還上國人物哉殿下即位以後解送人口凡一百六十九名自洪武二十五年我朝開國以來解送人口八百三十餘名然此特被野人虜去逃來人口耳若並係倭野人搶虜逃來及買來解送人口則又一千八百五十餘名我國誠心事大豈待勅諭而後有加哉又令吉生問也先所在鳳曰脫脫王與也先相惡王先擊也先也先敗其後也先大舉攻王弒之又殺其太子而立太子之子因北遁遠去太子之子乃其妹

出也○辛未顯德王后族觀等進香于殯殿○慶尚道觀察

使進清道教導高克敬所進祭器圖下禮曹○壬申遣奉常少

尹閔瑗于黃州見明使問迎詔時用樂舞蹈與否○癸酉宗

姓有服親李讓等進香于殯殿○韓確奉書于承政院以落

曰今八月初十日到林畔館問詔書事因于使臣答曰封皇

太子也宴享後語臣曰在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在國恤多殺

禽獸余不忍食之若復如此則我等當不受且於所經諸邑禮

貌益恭行橐但衣服而已○世祖往見前兵曹叅判黃守身語

及文宗時同修陣法厚意守身感泣陳情○承政院奉旨馳書

于韓確曰若使臣又言宴享過豐我等不受答云兩大人之意

甚善然殿下聞大人之言諭臣曰今不幸遭喪供頓諸事未能

如意大人不肯受小國敬使臣之意將何以達○韓確奉書于

承政院以落曰依禮曹關文宿所則設宴享過站則饋酒食使

臣云到義州日已知殿下敬朝廷至誠何煩如是乎此物皆勞

民傷財且我等亦不好飲自今除宴享初十日到林畔館又設

宴上使怒曰不聽我等之語又設宴不可也固辭不出臣答曰
今日已辦敢請自今以後一從大人之命使臣曰宰相言之甚
懇姑從之乃受宴○甲戌 元敬王太后族親閔伸等進香于
殯殿○傳于承政院曰赴 山陵日逼發引後雖欲侍側不
可復得予欲親行望真姜孟卿啓政府大臣僉謂殿下幼冲血
氣未定不可屢進喪側以致哀毀此議已定以恭臣所獨斷當與
政府共議即令議之僉曰可○議政府據刑曹呈啓義州牧使
成勝軍官別侍衛吳子慶冒國喪托以幹衣常奸官婢州吏金
思染叱其婢子慶忿恚縛而歐之誣以罵辱告勝勝怒濫加訊
杖六日而死雖經赦不可不懲請子慶勝依律懲埋葬銀給付
被殺人家並收告身從之○乙亥親祭于 殯殿○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韓確曰今見卿書知使臣辭宿所宴卿宜曲陳本國
敬待之意若執不許則宣慰宴外一依使臣之言○丙子賜山
陵曳石軍糞酒五百觔海菜一百觔初取蓋石於盧原里輸
獻陵至是移于 健元陵役夫樂至八千會連雨水漲未易過

涉人多殞命諸邑吏以役夫缺少繫獄者亦多史臣曰謹稽

元敬王后之喪

世宗用欲全蓋石令知申事元肅啓於

太

宗太宗曰轉輸為難無益於死者有害於生民不如剖而用之

親幸安巖洞命剖之且曰遵守與否在我子孫其詳錄傳之為

後世法然猶不遵有是弊也○傳于姜孟卿曰赴

山陵之日

已逼予欲親行朝夕奠何如孟卿曰非臣所獨斷當與政府大

臣議啓即令議于政府僉曰上幼冲血氣未定若逐日侍祭必

悲毀過度遂違節宣如是則非特一國臣民缺望上國使臣之

來或未得迎

詔且或接待之際聲音舉動少不如平昔則實為

不可令迎

詔只隔六日請順養氣體日習禮儀致無違失幸

甚况赴

山陵後亦有

山陵魂殿上食之日老臣等為

社

稷大計熟議而啓從之○義禁府啓臣等原刑曹文書庫失火

之由文書庫非尋常用火又非自外延燒之處必訟者故燒宜窮

推治罪請購人捕告良人則超二資賞職賤人則賞綿布一百

匹知情不告者依律斷罪全家徙邊從之○丁丑鄭棕進香于

殯殿○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大行大王下玄宮後暑工役

未畢請依朱文公家禮紙榜標記安於假丁字閣行朝夕上食
及晝茶禮役畢燒之從之○命兵曹佐郎金璜鎮撫南陸曰今
風雨交作慮恐輸石之人霑濕致死汝往以前送酒均飲之令
領役官巡視救療役夫處水邊夜或水漲則漂沒每十人定一
人為頭目嚴加考察○戊寅韓確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使臣
謂通事高用智曰頒 誥乃吉禮而從行大小官人皆著喪服
未便○問禮官閔璠自平壤來復命曰使臣言禮不可以卑廢
尊而冊封皇太子乃天下大慶當用樂舞蹈且諸侯受命以
士服 殿下時未受 天子之命宜以世子服受 詔○己卯
昭憲王后族親等進香于 殯殿○皇甫仁金宗瑞李穰許訥
姜孟卿等議啓曰詩韎韐有奭疏曰諸侯未受天子之命以士
服見我殿下今未受命寧以士服受之若世子服則不可也當用
翼善冠絳紗袍迎 詔遂書事目以啓一語使臣曰問禮官回
言大人曰封太子 中國慶事不可不作樂且不可以卑廢尊

大人之言誠是矣然先君在殯舉樂其側心實未安且禮記曰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以此觀之則君為卿大夫之喪至卒哭不舉樂禮也又春秋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聖人書之記禮之變而得中也今迎命鼓吹軒架陳而不作庶合於禮而不悖也請大人更思恕之一凡有喪軒架陳而不作者重其禮而陳之不忍聞而不作也工人所奏尚不忍聞况身自舞蹈乎昔高麗使臣金緣計告于京當朝見時請除舞蹈朝廷許之况以親子身親舞蹈尤所不忍大人更商量一大人曰以世子冠服迎命可也古之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况服世子冠服何不可之有然古之世子豈無冠服以士服見天子者將為嗣君不可反服世子冠服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先君薨逝以後權署國事不可服王世子冠服又未受朝廷之命亦不可服衮冕依以士服見天子之禮權著吉服迎命請大人商量一高麗時上國使臣來其時本國太后薨才過卒哭接伴使大將軍張博仁迎接使臣舞蹈行禮使臣譏之曰何失

禮耶○世祖啓今年以國葬及使臣支待黃海京畿民間騷然
請停黃海道棘城及開城府拾石之役臣固知思出其位然聞其
弊故啓之耳魯山議諸政府政府啓曰此皆先王有志未就
者也臣等豈無人心者乎但今先王昇遐未久而遽罷其事所
不忍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大行大王啓 攢後尚瑞官
賚奉 誥命安於 靈座前謚冊寶之北設引月內侍官棒柱
杖立於哀冊舉之後下玄宮時置於 梓宮之西從之○生負
朴長胤以咸吉道觀察使金文起女婿無薦舉而拜東部錄事
憲府劾吏曹文選司正郎黃孝源佐郎尹子雲堂上避嫌仍陳
事由召掌令元孝然傳曰長胤生負也前例生負則雖無蔭試
許叙用金文起方典方面故用之勿劾孝然啓曰凡初用人雖
生負必待堂伯叔薦舉後叙用其法已久長胤雖生負無薦舉
則不當叙用又元有職者則須有保舉而後用之今聞長胤曾
拜將仕郎吏曹豈不知有職也而無保舉不可用故稱生負以
啓且用典兩界方面者之子婿弟姪乃一時特恩今無特旨

而用文起女壻必有其情請推劾傳曰子將商度○庚辰領議
政皇甫仁率百官以上 文宗謚告 宗廟○議政府據禮曹

呈啓今當禾穀結實之時霖雨不止損傷可慮請依前例祭祭

于四門從之○下新造惇信明義圖書于尚瑞司○召掌令元

孝然傳曰叙用典兩界方面者之子壻先王故事故今用

文起女壻薦舉之有無不必論也孝然啓曰吏曹知其有職而

嫌無保舉乃稱生貞則吏曹之罪也長胤嫌無保舉稱生貞以

請則長胤之罪也不可不辨用人之法當遵成憲若任情則弊

將莫救請須推覈傳曰予於其時已詳知之其勿劾○山陵都

監啓輸石沒夫已於京畿忠清江原道移文促徵然恐未得及

期而來請已赴役者雖役期已過勿放遣官給糧料畢輸後放

遣從之○辛巳 殯殿都監提調石承旨於思政殿門外西庭

宗親及百官於勤政殿月廊東西庭排班四拜領議政皇甫仁

捧謚冊寶陳于 橫宮宗親百官四拜訖乃退其謚冊文曰有

其德而得其名誕登大寶觀其謚而知其行宜著丕稱斯乃古今

彛章而宣臣子私議恭惟

皇考大王聖本天縱學惟日新好

問用中精一傳帝王之道直內方外詖活辨釋老之辭其持已也寅畏而嚴恭其待人也寬簡而仁厚粹然固已見盎煥乎期有文章自居元良寔屬興望當世宗倦勤之日揔軍國監撫

之權恭惟盡三善之能亦以參萬機之決及承大統乃宣重光孝無間於始終業愈光於繼述於是開言路而籲俊闢賢關而崇儒友愛敦棣萼之情禮貌重槐棘之任厲兵訓率務農欽刑凡所猷為一出誠實宵衣旰食方恢經世之規棄屣遺弓遽貽終天之痛眇予冲人其何恃徒自泣血以長號茲惟哀慕而強名庸詎形容之可疑謹奉玉冊上尊謚曰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號曰文宗伏惟昭鑑俯垂睿靈茂膺洪休永錫繁祉○時成勝收告身科田瑤往其家慰飲曰余已啓之當還賜矣尋啓還其科田曰儻有變當立我馬前者也○司諫院啓曰同知中樞院事崔淑孫今為謝恩使若並遣使副則如淑孫者以副使備負可矣淑孫不學中國如問本國事恐不能專對傳曰予

得議諸大臣○遣右承旨朴仲孫賫事目往馬山驛見明使問
曰大人前言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國王以士服迎 詔倚
服也今主上權暑國事且方在衰絰之中權以翼善冠吉服迎
詔何如使臣曰前日之言士服非士字也乃賜字也蓋指世
子之服也又曰今方國恤請勿舞蹈作樂副使怒曰迎 詔之
禮皆欲廢之是慢之也吾等欲不頒 詔而還仲孫荅曰我國
凡事一遵華制欽慕華風久矣安敢慢之也副使曰中國於海
外他國不頒 詔書而獨頒於朝鮮以此也但作樂去細聲耳
若不問而為之則似矣今問余以禮外之事吾輩安敢擅許之
此三者皆禮之大者而不願為吾輩則不可從之許詡曰一國
臣民方在大喪舞蹈作樂心所不忍也更使人問之為可皇甫
仁李穰尹炯等曰使臣業已如此不可更問但主上行禮於階
下使臣不見之處不舞蹈可也○壬午明使吏部郎中陳純行
人司正李寬到改服亭見高用智等著黑麻布圓領曰淺淡
服不是吉服今日隨駕官亦令皆衣黑衣迎接都監判官閔解

來啓命李興德言于使臣曰今日迎 詔羣臣皆用朝服但侍
從軍官著麻布圓領然 太祖高皇帝聖旨裏本國儀從本俗
自來麻布圓領以吉用之鈍等到慕華館將 詔書安於龍亭
魯山朕世子七章冠朕率羣臣鞠躬以迎魯山將乘輦請鈍等
乘轎鈍等使用智來啓曰君臣就行五拜叩頭禮後分行都承
旨姜孟卿同知中樞院事金何等承命語鈍等曰 高皇帝頒
降藩國儀注無此五拜叩頭禮鈍等曰如今中國皆於迎 詔
亭行五拜叩頭禮後乃行孟卿荅曰前日倪謙司馬詢兩大人
奉 詔到黃州見儀注亦如大人所說 先殿下使何賚藩國
儀注辨說倪馬兩大人曰吾等不知藩國之儀而言之一依儀
注行禮可也且兩大人前日看儀注時亦無駁議故依前例行
之耳今文武羣臣離班將行更使行禮實為未便鈍等曰羣臣
雖不得行禮殿下獨行為可孟卿荅曰迎 詔大禮也羣臣將
上馬殿下獨行五拜則君臣異禮失禮尤甚鈍等更問其儀注
抄錄手印本乎荅曰印本使臣曰然則依前例前導吾等當徐

觀印本魯山乘輦前導到闕行禮時鈍等言先行四拜後乃稱
有制不得已從之頒 詔禮訖鈍等退小次請見掌禮官即令
何往見鈍等曰要見姜孟卿孟卿往鈍等曰羣臣何以釋朝服
乎當依迎 詔時例殿下率羣臣前導送 詔書于館孟卿曰
我國迎 詔勅欽依頒降儀注施行前導送 詔之儀則未聞
也鈍等曰有迎有送禮也 詔書置之何處孟卿曰前此頒
詔後或留置王宮謄寫而令該司送于館或使臣即賫還所館
若君臣導送則無前例鈍等曰前日我等所見儀注有遠送之
禮孟卿曰無有鈍等曰將蕃國儀注來孟卿曰即以授鈍等鈍
等再三看過曰此儀乃洪武三年所頒也洪武四十年及永樂
年間改定禮度當依時制君臣送館孟卿曰我殿下時在 殯
側不可冒凶即吉然迎 詔大禮權從吉儀今已禮畢又以吉
服送 詔心所不忍請大人思之鈍等曰殿下不來見我乎孟
卿曰賓主之禮亦不可廢當往謁于館鈍等曰等是來謁當送
詔書以代回見之禮孟卿曰往見禮也送 詔無前例堅執不從

使臣亦強之不已曰然則殿下權着淡服送 詔孟卿曰其初
迎之時殿下率羣臣先導者將欲到王宮排班以待 詔書至
鞠躬迎入行禮也如其送 詔先導而又行何禮乎若強使送
詔則先儀仗次鼓吹次香亭龍亭大人等隨歸我殿下率羣
臣侍衛似可也 鈇等曰當以此禮送 詔孟卿曰此但言吾意
耳當啓殿下孟卿出使舍人李禮長往告議政府皇甫仁金宗
瑞等議啓當語使臣曰今大人指揮當理而我國行之亦不難
也然我國欽依 太祖高皇帝頒降儀注迎命有自來矣今雖
改制不頒我國卒聞大人之言擅改儀注心甚皇恐請大人姑
從前例回還轉達頒降新定儀注則行之何難孟卿何以告鈇
等鈇等曰然則我等萬里奉一紙 詔書而來今置之何處而
還乎孟卿曰儀注稱付諸有司大人依儀注而付有司則謄寫
後依大人所言備鼓樂龍亭送于所館使臣知不可強即笑而
伴言曰然則送 詔書于我館乎孟卿曰然鈇等曰初不知還
我而強使送之也今若所言則謄寫後今日送館可也明日送

館亦可也何須此時請速行相見禮孟卿回啓魯山陞勤政殿由西門入鈍等由東門入鈍等在東魯山在西行再拜鈍等致謝曰深謝殿下遠接厚禮魯山曰雨水遠路甚為勞苦鈍等曰皇帝冊封太子萬世之基本願詔天下臣子職分有何勞苦即揖出魯山送勤政門外孟卿何率承文院官負禮曹兵曹郎官各一人備鼓吹儀仗香亭龍亭送 詔于大平館使臣出南大廳孟卿以 詔書授鈍曰詔書謄寫後殿下再看而送以此遲留鈍曰殿下看 詔書甚善有何遲緩魯山以裘服至大平館御室釋裘服以翼善冠白圓領白靴烏犀帶乘轎以入鈍等迎于中門內陞大廳行揖禮將坐鈍等曰此館吾等下處請殿下坐東我等坐西魯山謂鈍等曰不敢請大人坐東鈍等坐東魯山坐西行茶禮畢魯山謂鈍等曰我今日欲行薄禮但先君在殯親奉酒饌心所不忍以叔父 首陽君諱代行禮大人勿過鈍等曰雖不是先君在殯以孝服行禮固所不忍况在殯側乎古人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勿以不得

親宴我等為慮嘗盡喪事仍言曰今日王事已畢明日便當回
去但聞此境山水清奇不比他國明後日一遊江上二十五日
回去魯山請留曰路遠身倦望留數日曰然則當從殿下之命
加留一兩日思得一人送帖于遼東報知魯山揖出鈍等送至
中門外請魯山上馬何曰殿下就次釋服還著裘服然後動駕
鈍等還到中門外立待魯山出大門外還入魯山還宮 世祖
率諸君代行下馬宴設兩使臣坐于北壁 世祖坐于東壁鈍
等出見曰我等何敢坐北壁乎東西對坐可也通事梅佑告
世祖世祖曰何敢與使臣對坐鈍等曰中朝以南與北為敵尊
而東為卑南北為對坐何如用智曰我朝以南為下坐鈍等曰
然則東西對坐可也鈍等坐東 世祖坐西宴畢 世祖揖辭
鈍等送至中門孟卿何賚鴉青綿布圓領各一白苧布帖裏各
二詣鈍語曰殿下將汗衣一襲以備大人客中所用鈍拱手曰
不必如此讓至再三仍問亦贈李大入乎孟卿曰亦有鈍曰然
則姑留之孟卿曰明日殿下當到此慰宴然大人今日既已免

禮又欲使首陽君代行今聞大人明日到國學請留受宴後
日到國學為幸鈍曰我等回日甚忙明朝拜聖又遊江上午後
來受賜孟卿曰明朝拜聖後成禮他日遊江上何如鈍曰當從
之至寬所又覬衣寬曰不敢受殿下遣大臣遠接累次遣大臣
問安到處勞民動衆日費至煩厚慰深至不必又受重禮孟卿
曰此物薄少不敢為禮且殿下以不得親宴為恨若大人又不
受則尤為皇恐寬曰卻之不恭受之不敢將何以處之遂許留致
謝又曰迎 詔之際有一二駁議者無他禮當盡節愧我輕薄
勿罪勿罪送 至大廳曰我自少讀書不學詭詐只是直說心中
話毋過其 詔曰朕以涼薄躬際艱難賴天地祖宗眷佑之隆

膺海宇臣民歸戴之重嗣登大寶安固邦家方負荷之不勝豈
授承之敢慮而皇親公侯駙馬伯及中外文武羣臣乃合辭上
請以為天佑下民作之君寶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
固本於萬年此三代之聖謨誠百王之懿範謂朕長子序在倫
先宜正東宮以明繼體事方聞於聖母遽見允於輿情肆循慈

訓之誨求固基圓之大乃於五月初二日冊朕長子見濟為皇太子大本既正彛倫亦明親親之誼尤可當敷太上皇帝長子見深特更封為沂王用屏國家衛安宗社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癸未遣都承旨姜孟卿問安于使臣自後每日遣承旨問安○遣宦官嚴自治賫脯鱠海菜松子分贈使臣曰不腆土產表誠陳鈍等曰路上既蒙厚恩又多送下程多感○陳鈍李寬詣成均館入文廟再拜於庭下入大成殿內周覽還出入東廡序立行揖入西廡亦如之初瑤書大成殿額誤書聖字使臣佻見笑曰與中國不同退坐明倫堂兼大司成鄭麟趾假大司成金鈇禮曹叅判鄭陟兵曹叅判李邊再拜坐東壁兼司成金末假司成崔恒司成薛緯假司藝申叔舟朴彭年以下諸學官亦再拜而出諸儒生著白衣黑巾序立庭下亦再拜皆答拜行茶禮金等曰欲講書呼秀才來生負丘致峒金石通二人進跪鈍等由何人傳語邊曰我當傳講就鈍等前坐鈍曰講何書邊對以四書五經從大人再講問致峒讀何書致峒對以讀四書

詩書周易通鑑又問石通不進對以讀四書詩書易春秋通鑑
鈍曰怕不許多邊曰皆實學非許多也大人講則可知鈍執中
庸目寬謂致峒曰汝說一章之旨致峒歷說一章大意鈍曰是
仍問何者是人心中何者是道心致峒曰發於形氣之私人心原
於性命之正道心鈍曰何是形氣之私何是性命之正致峒曰
耳目口鼻形氣義理性命道心鈍指口曰若是則不契飯乎答
曰如何不契飯契呀當契道心鈍講盡中庸之義又曰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是何意耶致峒曰奉天伐罪之事及政施仁
之意此是實事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此是過情之辭孟子所以
不取也鈍曰是又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何意石通曰夫子欲
行夏之待書春從周之制書王正月鈍曰然則謂十一月為春
乎答曰建子非春也但夫子周人也欲行夏之時以春為首從
周之制以正月起數鈍曰如何夏五郭公答曰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以此孔子從舊文不改示後世
不敢以私智輕改經文之意鈍曰是又問曰周易如何分為上

下二經石通曰簡帙重大分為上下鈍曰何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答曰乾坤坎離無反對陰陽奇偶之數皆同鈍曰如何九為老陽致峒曰三三為九九為極數老陽鈍曰有未盡有知易老先生來邊使致峒語話因言此生問八則陽生未知是何意鈍曰將大全來吾看說邊曰欽賜大全歲在王府鈍曰將此生日課文章來以觀魚臺賦進三綱行實箋禮記義及策問各一道示之鈍見賦曰此體制似有元朝士習邊曰我國儒生看元朝三場文選文範製述故相似也鈍曰聞朝鮮有未經秦火尚書吾欲觀之荅以無鈍曰朝鮮似同一家何疑出視麟趾曰聞日本有未經秦火尚書不相通未得見之鈍曰我等聞東方有全書是用問云鈍問邊曰館中書生有幾荅曰常養三百鈍曰中朝國子監生七八千也邊曰何以比上國然非但成均館儒生又置東西南北中五部學堂聚秀才教訓鈍又問科舉文章印頒乎荅曰無鈍曰中朝高第文章皆印頒遂還館作詩送于致岨等○命世祖代行翌日宴寬曰昨日過飲未能安

寢夜半始睡不知東方之既白今日何煩又設盛禮世祖曰
禮宴不可廢也鈍等遂受之○遣司僕少尹金承珪于平安道
監築義州城○遣奉訓郎鄭郤送使臣報帖于遼東○咸吉道
兵馬都節制使據高嶺萬戶呈落城底斡朵里大護軍文帖兒
哈護軍浪宋音甫里等來告曰前日童速魯帖木兒李貴也等
射殺具州兀狄哈五名今兀狄哈等謀欲報復若有聲息請將
妻子家財牛馬入行城以避會寧城底斡朵里亦請之如此下
政府議之政府啓常加撫恤而遇賊反不救使被殺掠則殊失
信義今後上項野人等若遇賊從願許令入城為便從之○
召司諫院左獻納宋仁昌傳曰崔淑孫赴朝但謝息而已無專
對之事若有所問則答以予常任邊徼纔受京職即奉命而來
故未知云爾可矣何必改差○甲申進啓殯奠殯殿都監提
調及承旨詣思政殿門外月廊西庭宗親及文武百官詣勤政
殿東西庭排班哭四拜右議政金宗瑞詣殯前告啓殯遂啓櫬
訖以巾拂拭梓宮覆以棺衣還出宗親及百官哭四拜還出

○宗親詣大平館慰宴于使臣○先是陳鈍等欲見能真草書者朴彭年姜希顏等往謁鈍等令書所製題大平館詩於板懸諸樓上鈍作吊朝鮮國王賦其詞曰承后皇之光命余即使乎朝鮮辭九重之間闔兮羌跋涉乎山川抵國王之疆域恭奉詔以敷宣倏聞王之厭世兮乘清風而上仙縱綸音之未聞詎真真而昧焉肆余心之惻怛殊慘慘以哀憐啓上國之嘉念寔惟王之大賢粵我朝之混一兮固無外於徼邊唯奎國之效順尤衆邦之首先秉禮義以無虧輸誠悃之虔虔夥萬物以為儀時朝聘之靡愆由先哲之攸行確守之而益堅茲邊鄙之按堵于以戢乎戈鋌利羣氓以安生奄奮力乎園田既無惡以遵義歸王道之平平肆東方以寧兮將隳壘以連阡竭忠忱以仁順兮宜福祉而壽延乃主物之不慙羌中道而不天繫印之始聞兮稔盛德之罔偏印之既來兮覩昭質之靡緣俾印之悵望兮為之愀然憑些招於碧落兮酌藻澗之清泉王無之於四方返羽駕之翩翩委靈爽於宮庭樂幽邃之靜便慎弗喪以沉淪翼宗

社於永年翔鳳雛以圭器期輝光之燿前榮天子之進封明紹
述之正傳祈保忠孝兮恒不弛於貞專印將促裝兮明馳騫於
回轅無以抒情兮寄管城以空言悲夫寫哀此辭兮素戡祈賢
王兮周旋詎神識兮昧昧昭靈臺兮娟娟恒千古兮不沒餘芳
馨兮簡編良似續兮不替來貢獻兮源源惟聖皇兮厚往而懷
遠永眷慕兮咸休羨以綿綿○諭黃海道觀察使曰今使臣回
還時欲致祭于瑞興尹太監父母墳考倪馬兩使臣時例預辦
以待○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惡病治瘵醫負開城府則留守原
平等諸邑則京畿觀察使考其勤慢每季月移關禮曹其中勤
謹醫治活人最多者啓聞褒賞無成效者推覈論罪從之○
乙酉陳鈍李寬出遊楊花渡鄭麟趾金何右副承旨權躡等見
鈍等謂曰殿下聞大人出遊江上遣臣等來鈍等曰我輩整來
遊觀耳何意遣宰相來慰遂顧望西南曰自國都去海水遠歟
何曰二三日程也鈍等曰皆倪侍講來遊於此還中朝稱為勝
地誠是矣又曰彼中流船舫私船乎公舩乎何曰皆私舩也鈍

等曰何無公舩乎何曰忠清全羅慶尚三道漕轉皆達于此然我國五月開倉六月漕轉及至七月則風高不能漕運故無公舩鉅等曰倪侍講曾遊漢江樓在何處乎何曰在東南鉅等曰今日可得遊賞乎何曰路遠今日不可往遂下登舟順流而下望見三角山歎賞不已遂下舩登喜雨亭曰殿下來遊此亭乎何曰此亭乃王子孝寧君別野也禮賓寺設酌鉅等曰我若知如此必不來也多謝遂還議政府六曹慰宴使臣于館○左議政南智上書辭職曰臣以斗筲小器席祖父餘蔭謬義 列聖

殊眷濫叨台鼎常懷覆餗之惧福過禍生遂纏風疾足重言溢輿動失宜雖欲強力難以奉職尸素盖久皇報無已乞免職事庶得安心養病永荷洪造此臣之至願也今當殿下初服且山陵事殷非臣子乞身之日第以病日重股肱之力無由可竭况政府非養病之地而臣病非歲月可治悠悠以度更復何益不堪危迫之情敢此籲呼伏望殿下俯察微悃許賜俞音魯山令集賢殿副修撰韓繼禧還給智性明達涉獵諸史所至有能

名○訃告使通事金自安來啓曰尚膳監左監丞金宥右監丞金興等賫奉 誥命冕服賜祭賜賻賜謚而來諭忠清道觀察

使趙遂良曰道內清州八朝內史金安命改名金興今奉使來其父母存歿及同產族親名數開具以聞若其父母死則訪墳墓在處看審以啓其同產內如無穎悟者姪子金淡給驛上送速令修葺家舍若無則擇族親之家修治又諭京畿觀察使洪深曰道內積城八朝內史金宥今奉使來其同產族親名數及母家與父墳看審啓聞擇族親中穎悟者給驛上送且修葺家舍給其母米豆并十五石醬一瓮○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曾奉下旨國葬茲引時議政府六曹堂上各一郎廳各一諸司官負各二留都其餘並令侍衛今大駕停幸請分半侍衛從之○丙戌遣同知中樞院事崔淑孫奉表如大明謝恩其表曰大度兼容曲加綏撫膺恩偏重采切佩銘糜粉難酬兢惶失措伏念臣父先臣諱率際熙運恪守敝邦惟知朝聘之勤顧之涓埃之效何期賤介之返特頒寵賚之私密勿綸音昭示聖眷之篤氤氳綠帛

實分內帑之珍感徹重泉懽均一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記

臣父述職之謹推帝王懷遠之仁遂令遐陬獲蒙殊錫臣謹當
不墜先志恒輸向慕之誠顙望宸居永上康寧之祝其方物表
曰天眷悉深特荷異渥土宜雖薄聊表寸忱謹備黃細苧布白
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
各一十五張右件物等製造殊精名般甚寡庶諒由中之信俯
容享上之儀 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
二十匹中宮禮物同其謝 皇太子箋曰尊居貳極允協輿情

恩導中宸覃施海徼矢心圖報銘骨何忘伏念臣父先臣諱幸

際昌辰嗣守舊業雖知侯度之勤顧乏微勞乃當賤介之回特頒
寵錫九原懷感一國與榮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性稟溫文姿
凝岐嶷念先臣事大之懇體聖上字小之仁遂令敝邦得蒙殊
渥臣謹當無廢祖父之志倍殫頌禱之誠禮物白細苧布黑細
麻布各三十匹○命姜孟卿金何將鴉青紵絲貂裘各一領毛
冠各一頂鴉青絲布袂圓領各一領柳青絲紵帖裏各一領草

綠綿紬塔胡各一領綃汗衫各一領白綃袴各一素紅紵絲貂
皮裏護膝各一副白鹿皮狸皮裏靴各一雙氈襪套鞋具鹿
皮狸皮裏靴各一雙黑細麻布各三十匠人參各二十劬花草
邊兒寢席各二張滿花帶各三張石燈盞各二事厚紙各一百
二十張油紙席各三事孤刀子各二部小刀子各五部鑰鑰子
各一事油鞍籠各十事到太平館見陳鈍曰東八站早寒之地
殿下遣臣贖御寒之具及路上費用之物鈍見之拱手謝曰已
領殿下厚意何必受此孟卿曰此物殿下表意耳請勿卻鈍曰
今受非禮之物皇恐孟卿曰古人云承筐是將享多儀亦有行
者以贖之語豈無故事而敢行非禮乎况殿下在喪中接待
大人多不如意今大人不受禮物則殿下尤增皇恐鈍曰朝廷
待朝鮮如親王之例故今遣臣等特頒詔書今受此而歸將
何以言其出處即取行錄示孟卿曰我一行之事皆書于此回京
之日胡尚書詰朋友必見之矣何敢受此孟卿曰此皆路上所費非
錢糧比何用回辭鈍強辭不已孟卿出見李寬贈之寬曰殿下

累設宴慰受賜不少今此所贈不敢當孟卿固請之寬曰當與陳
大人商量鈍作詩二絕以示不可受之意孟卿密使人置于房而
還鈍入見憤恚曰誰肯而納之乎即出付迎接都監寬聞之亦出
之孟卿還啓復遣孟卿請留日間關萬里跋涉艱辛只留數日而
還慮恐疲勞請更留數日以休氣體鈍曰 大行王毅引在邇
吾等既事完且遊遍勝地更留何為苟若留住國家必不能專
心於大事魯山以表服如大平館以白衣翼善冠黑犀帶入鈍
等出迎于中門內魯山入廳行揖禮鈍等進謝曰厚意重重不
可勝言魯山曰方在喪中禮多不備及蒙大人致謝皇愧遂行
茶禮因謂鈍等曰明日餞別於門外禮也但以出殯事劇亦蒙
大人免禮又使 首陽君代行餞禮鈍等曰我等明日亦不得
進謝請於此拜辭先拜魯山答拜出鈍等至中門外送別 世
祖代行上馬宴○丁亥陳鈍等令都監賫還所贈之物即令都
承旨議于政府使館伴請之曰此非錢寶乃路上御寒費用之
需鈍等只受毛衣毛冠校圓領塔胡帖裏綃衫袴護膝厚紙鍮

罐子人參刀子石燈盞是日鈍等還 世祖餞于慕華館○以

慶昌府尹李先齊為伴送使坡平尉尹巖開城府宣慰使全義尉李掄黃州宣慰使判中樞院事韓確平壤宣慰使中樞院副使趙由禮安州宣慰使同知中樞院事金何義州宣慰使○魯山率羣臣行祖奠○倭護軍藤九郎藤影繼等請國葬時依朝臣例侍衛從之○兵曹據咸吉道監鍊官金王謙呈啓今依受教以羊魚皮作膠造弓雖不及魚膠勝於阿膠請自今造弓亦用羊魚皮膠從之○戊子子正三刻魯山率羣臣行遣奠宗親及文武百官於勤政殿東西庭序立哭臨四拜代奠官奠爵如儀宗親及百官又哭臨四拜而出丑正三刻奉捧宮官金宗瑞殯殿都監提調及郎廳學昇士入殯殿撤帷帳奉捧宮乘輿至光化門外奉安大舉宗親及文武百官侍立於道之左右躬身輦過步從右承旨朴仲孫左承旨盧叔全同副承旨權自恭亦隨行至 宗廟前行辭禮至興仁門外議政府率留都百官進路祭忠勳司又進路祭者老人成均四部學生僧徒盲人等序

立於道旁四拜哭送肅嬪敬惠公主文昭容權昭容奉保夫人

及侍女十二水賜五房子十二亦隨行至中良浦進晝上食及

奠午時至山陵奉安於靈幄殿進下山陵奠宗親及文武百

官哭臨如儀議政府以魯山幼冲氣弱恐致哀毀固請留宮不

開闕東西門只開南門令衛士堅守其發引班次儀橋道頓遠

使判漢城先行欠待衛軍各隊第一隊五十人具甲冑佩劔執半

朱槍護軍或真撫一人具器服領之諸隊准此第二隊執長劔第三隊

佩弓矢諸隊相間執兵後做此次吹角二人具器服居中分左右中一人執

右軍節制使具器服居中鎮撫二人隨之器服與節制使同儀

次右軍各隊次中軍各隊司禁十六人五員差充具器服執朱杖

分左右在儀仗之外次紅門大旗二分左右九員大旗一人執

紅蓋二居一人執中分左右各一人執青衣紫中凡

次朱雀青龍旗各一在左白虎玄武旗各一在右黃

龍旗居中金鼓居中皆左紅衣足帽子後同次六丁旗分左

右朱雀旗居中次白澤旗二分左右次三角角端龍馬旗各

執徽蓋青

一人執二人引小旗一人執

一人引皆著青衣皮帽子

紅衣足帽子後同

龍旗居中

皆左

紅衣足帽子

次六丁旗分左

右朱雀旗居中次白澤旗二分左右次三角角端龍馬旗各

二分左右天下大平旗居中次玄鶴旗一在左白鶴旗一在右

吹角六人居中分左右二人執大角先行次中角後放此御馬二匹具

鞍粧居中分左右各二人牽著青衣次豹骨孕子六分左右各

人執著紅衣又帽子凡執爪斧畢金鼓居中御馬二匹次熊

骨孕子六分左右次令字旗二分左右執人著紅衣皮帽子駕

龜仙人旗二居中分左右次鼓字旗一在左次金字旗一在右

御馬二匹次哥舒棒十分左右碧鳳旗二居中分左右御馬二

匹次金鐙十分左右君王千歲旗居中御馬二匹次銀粧刀二

分左右銀交倚居中脚踏隨之著紫衣紫巾執盃灌人同次金

粧刀二分左右次朱雀青龍幢各一在左白虎玄武幢各一在

右銀灌子銀盃各一居中御馬二匹次銀立爪四金立爪二相

間分左右金鼓居中御馬二匹次銀橫爪四金橫爪二相間分

左右銀交倚居中脚踏隨之御馬二匹次銀斫子金斫子各四

相間分左右朱漆交倚居中脚踏隨之青陽繖二居中分左右

小輦居中解士三十著紫衣黑巾罕一在左罕一在右次旄節

四分左右次旌四分左右小輦居中兒士四十著紫衣黑巾

銀鉞斧金鉞斧各四相間分左右金鼓居中御馬二匹次鳳扇

八分左右青蓋二居申分左右次雀扇十分左右紅蓋二居中

分左右次龍扇二分左右前部鼓吹陳而不作誥命腰舉居中尚瑞

司官一人隨之謚冊寶腰舉居中以次而行每腰舉兒士補

衣黑巾鶴鞞紅帶青行膝雲鞋國葬都監官二人隨之著常服水精杖金鉞斧

各一居中執著青衣紫巾紅燭籠二居中分左右青

燭籠二居中分左右紅陽繖居中忠義衛角帶執著白燭籠二居

申分左右香亭居中奉捧人補數并十馬杓一居中一人執著

魂帛輦兒士補數并一百二十著紫衣內侍隨之青扇二居中

分左右玄武旗居中後部鼓吹次後殿大旗二分左右次火鐵

籠四十分左右次方相氏車四分左右牽曳人每車補數次

挽詞四十八分左右次竹散馬二分左右牽曳人每馬次

次竹鞍馬十分左右次青繡鞍馬十在左紫繡鞍馬十在右

明器腰舉五居中并士每舉補數并玩腰舉居中并士補數

白衣哀冊腰舉居中十奉擔入補數并國葬都監官一人隨之

著表肩舉即輔居中并士補數并一百四十著白衣白炬五百分

左右列於儀仗之外次望燭五百分左右列於儀仗之內四百

權務執之在先二十內侍執之在羽葆居中繕工監香亭居中

後凡燭炬皆天明而止侍衛如初次執鐸司馬十六人分左

右列於執以護大舉并士八百著白衣白為四番九

宮人二十行障帷以次內侍次挽詞四十八分左右次侍陵內侍次

守陵官次司禁四人五負具器服執朱杖分左右次國葬及殯

殿都監官次司禁十六人具器服執白杖分左右在軍士之外

御馬六匹具鞍韉居中分左右素裝吹角四人居中分左右

次大寶及諸寶居中尚瑞司官隨之小舉居中奉擔入三十

筒衛別侍衛忠義衛忠順衛內禁衛步甲士各具器服分左右

白帶白行御馬二匹居中分左右司僕官二人佩劍隨之銃

白襪繩鞋御馬二匹居中分左右司僕官二人佩劍隨之銃

筒衛別侍衛忠義衛忠順衛內禁衛步甲士各具器服分左右

擁後如常大護軍二人捧雲劔居中並行小親侍十二人別監

四十人分左右在軍士之內素陽繖居中

忠義衛

御輦

奉著人

白衣白巾白袖

帶白行膝白履繩鞋素扇二居

中分左右各一人執著白衣白

次內禁衛節制使二忠義衛忠順衛別侍衛節制使各一佩雲

劔中樞四奉甲上護軍奉胄上護軍各一奉弓矢上護軍扶策

大護軍各二帶弓矢護軍備身護軍各八司僕官六皆具器服

橫行

節制使中樞為一行上護軍

為一行護軍司雜官為一行次奉御衣內直別監六人橫

行內侍及尚衣內醫官隨之司禁四人具器服執白杖分左右

在軍士之外次中軍各隊都鎮撫中軍節制使皆具器服居中

鎮撫二人及吹角二人隨之次兵曹判書

有故則

次承旨六注

書二人史官一人禮曹兵曹正郎各一隨之次中軍各隊次宗

親及文武百官次監察二人分左右次義禁府鎮撫二人分左

右次左軍各隊次吹角二人左軍節制使具器服居中鎮撫二

人隨之次侍衛軍各隊其哀冊曰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五月

癸巳朔十四日丙午

文宗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薨于大

內是年秋九月十七日丙子將遷坐于

顯陵禮也畫攢褰帷

雕輻飭鞋羽翹前駟蜃儀森衛雲旌颯其拂秋露縹緲其引曉
背楓禁之蠖濩指栢城之縹緲孝子嗣王誦天悲慕履霜哀涕
慟三朝之早違慨五月之有利壽鳳馭兮莫及緬龍顏其若侍
爰降綸於鑾坡俾傳芳於玉宇其詞曰於赫 文宗載揚耿光
重華協帝一德齊湯粵出蒼震早位前星淵冲海潤玉振金聲
先王倦勤俾摠監撫綵贊化育經緯文武受寶乘軋順紀迺衡
去邪勿疑進善有旌手札求言親策取人士喜要駕忠納批鱗
明刑曰欽敬老由孝整鍊戎兵脩隆學校稼穡即田苾芬以祀
輕徭薄賦務儉去侈因心篤敬既睦堯親崇德裕典肇建虞賓
廣厦細氈延訪汲引德惟日新學及時敏聖又多能妙兼衆絕
典謨奎章規矩神筆奧窮性理幽探顏曆乙夜忘疲燕安戒毒
方求衣而永圖遽脫屣而遐陟嗚呼哀哉孝稟睿聖憂居諒陰
漢制嫌短舜慕愈深殺至哀於祥禫稱殷禮以蒸嘗璋瓚莪莪
韶鈞錡鏘紛環佩兮趨蹌儼冕旒兮肅穆歡聲競沸乎萬姓佳

氣方騰乎四域胡不豫兮大漸謂勿藥兮有喜吉未卜於金騰
命俄顧於玉几嗚呼哀哉紫殿欲夕黼衣如昨宮車晏駕仙仗
慘色哭成雷於薦紳淚為雨於宸極丹鼎兮荆湖白雲兮帝鄉
欲攀髯兮何從徒抱弓兮增傷嗚呼哀哉兮壽原肇古先天不
違龍阜葱鬱象設依稀薦瓊學兮夕祖輟金根兮霄鼓風纏纒
兮旒悠揚月淡淡兮挽哀咽衣冠未覩於梧野劍舄終秘於喬
山重雲漠漠兮瑤扉扃厚夜沉沉兮玉甲寒嗚呼哀哉兮天傾
厥維日潛其耀大德豈能必壽至明或未久照究理數兮容差
訴穹蒼兮杳冥顧盛業光輝之不顯與神化巍蕩之難名溢青
編兮遺範亘百代兮休聲○皇甫仁金宗瑞見世祖與瑤仁
目在瑤人知其已受厚賂矣○己丑庚時下外梓宮

魯山君日記卷第三

九月庚寅朔平安道郭山郡民金軍山震死降香祝行解恠
祭○丑時攸司進遷奠百官入就位俯伏哭四拜平身跪代奠官
詣香案前三上香酌酒奠于靈座前大祝讀祝文訖百官俯
伏哭盡哀四拜興平身攸司撤饌內侍奉誥命及謚冊寶授
執事者各安於腰舉奉香爐香合授內直別監置於香亭大祝
奉魂帛函安於饗虞主匱置其後奉詣吉帷宮安於靈座

惟吉

宮在靈帳殿之西

內侍奉哀冊安於腰舉右議政奉巾進拭梓宮并拂

棺衣忠義衛奉銘旌前導左議政率昇梓宮官奉梓宮并輔忠
義衛以妻障梓宮昇士奉輔將即玄宮宮人皆哭宗親及百官
皆哭從至奉辭位輔至玄宮門外奉梓宮安於大棺加蓋設衽
覆以棺衣收銘旌去杠置於其上以輪舉奉梓宮入自羨道安
於玄宮榻上北首領議政以哀冊入奠於梓宮之西次以贈玉
及贈帛幽奠於南國奠都監提調率其屬以妻樹於梓宮兩傍
奉明器朕玩各以次逐便陳之使有行列其不盡入者門扉石

外作便房藏之初擇宮入玄宮百官俯伏哭四拜平身又俯伏
哭盡哀四拜平身奉辭訖出山陵都監提調率其屬鎖閉玄宮
領議政及司憲府執義監鎖閉右議政覆土九鋪山陵都監率
其作工續以終事下誌石書雲觀官祠后土於玄宮之左大饗
及輔之屬焚於柏城內庚地明器筭八容三升黍一緹一麥一
梁一麻一菽一麥一
豆瓦甕三容三升瓦甕一瓦甕二瓦甕二
瓦甕一瓦甕十二瓦甕四瓦甕一甕勺三瓦甕一瓦甕三甕十
二豆十二瓦甕二瓦甕二瓦甕特鍾一瓦甕十六瓦甕特磬一瓦甕
十六瓦甕一甕一琴一瑟二笙一竽一管一祝一啟一節鼓
一羽一籥一千一戚一瓦方響十六笛一洞簫一箏一牙箏
一大箏一琵琶一教坊鼓一拍一杖鼓一鄉篳篥一大箏一鄉
琵琶一玄琴一伽倻琴一木工人三十三木歌人八形弓一形
夫一箬一甲二胄一千一戈一香爐一香合一食案一瓦飯鉢
一瓦匙楪一瓦羹楪一瓦饌楪九瓦炙楪一瓦蔬菜脯醢楪十
二食卓一匙一筋一蓋一几一杖一盥槃一盥池一唾盂一溷

瓶一 渡器一 木奴婢各五十 木鞍馬二 木散馬二 服玩贈帛

用造禮器尺玉圭同 贈玉一段 長尺二寸廣三寸厚三寸用碧

用木為之冕 冠裏包毛羅覆 而朱其色冕後各九旒旒各九玉五色珠相間 主 長五寸廣

長七寸廣三寸 青衣 用青絳各五章 纁裳 用紅縠四章 中

單用白綃 蔽膝 用紅縠繡藻粉 玉珮 綵花 綬大帶 表裏

紅綉赤舄 紅襪 用紅縠 苔衣 一用白布 手巾 一用白布 鏡一

具 螺鈿梳函 一各一木梳 土藤箱 一楸具 朱棊竿子 三為質

其誌曰恭惟我 文宗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 世宗莊憲

大王之長子也 昭憲王后以永樂十二年甲午十月初二日

癸酉誕于漢陽邸自幼明睿好學歲辛丑 世宗立為儲副入

學成均自是學日進明年秋 太宗文皇帝遣郎中陳敬等封

為王世子正統十年乙丑 世宗以疾乃命叅決庶務凡所施

為動合於義 世宗喜其有托而得以怡養 王性至孝嘗藥

視膳必身親之侍側至夜分不命之退不敢退間引賓友講論

書史手不釋卷丙寅三月 昭憲王后薨景泰元年庚午 世

宗又薨水醬不入口者三日哀毀踰制喪祭悉遵古禮其遭
世宗喪也病疽新愈瘡未合侍 殯號擗大臣咸曰宜退處調
保固請不許朔望及上食涕泣悲哀終三年今 上皇帝遣太
監尹鳳等來賜謚致祭賻贈有加勅封為王仍賜九章冕服綵
段并王后冠服綵段六月葬 世宗于英陵既卒哭始視事臨
經筵輪對一依 世宗故事宵旰勵精孜孜圖治不易舊臣率
由舊章凡外任拜辭者皆引見丁寧勉諭愛民恤刑之意自外
而還者命令各具所見民瘼實封以聞七月以我 主上殿下
為國儲明年正月 帝賜誥命又制 封顯德王后為王妃封
我 主上殿下為王世子慮賢愚同滯令政府銓曹議陞黜京
外官又下手教令東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各數
人兼陳時政得失民間弊瘼於是舉賢能退貪污興利除害人
心以悅四品以上輪對於聽言觀人為未廣乃命六品以上皆
許輪對必和顏溫語虛懷聽受使之盡言命儒臣撰東國兵鑑
又置五衛親製陳法以教士卒凡諸軍械亦令整理自是中外

軍政益修屢下恤刑之教戒諭臬司嘗自嘆曰安得政簡刑清使吾民無事耶以民多遊手軍額日減下教申嚴度僧之禁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與儒者直內功夫相近而實甚相遠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論祿命之說曰往者已所已知而來者不須預知有進甘露白鵲白雉以為瑞者皆卻而不受以旱訪救災之策或請赦輕罪曰赦不可數下乃命停諸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九月以黃海道癘癘大行為之憂慮手製祭文遣官致祭論鬼神之理極盡精微十一月下教求高麗王氏之後尊其爵位賜田宅歲獲以奉其祀令世襲其爵又命擇高爵名臣之有功德者配享于廟每留意於農桑學校見監司守令必以耕墾水利諄諄勉勉命職燕館閣大小儒臣論詣成均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自疾病諒闇之後 聖體尚未康寧而過於憂勤有請問日視事怡養精神者乃曰君王耽樂則雖引之千歲而不足不然則雖一年亦足矣必須憂勤不可自逸又曰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一

向好者此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喜此雖有勸者不能好也又謂近臣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酒色敗身子每見諸弟以此戒之敬事諸父友愛諸弟皆盡歡心憐撫諸弟之子一如已出哀母弟廣平大君興之早沒收其子養于宮中出入顧復慈愛篤至以是年五月十四日丙子薨于景福宮之正寢我殿下年方幼冲孝誠之至哀慕罔極率羣臣奉上 尊號以九月初一日安厝于 顯陵在 健元陵之東南在位三年壽三十九方其疾革羣臣請赦不許及薨雖街童巷婦莫不悲號性寬洪簡重明毅仁恕孝友出於天性事上遇下一以至誠不近聲色聖學高明洞觀今古而尤深於性理之學時與侍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歸於理言簡意暢至於天文歷算聲音皆極其精又善於草隸雅於文詞而亦未嘗留意焉臨朝淵默望之儼然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中言者雖或不中亦且優容焉人亦各盡所懷焉在儲位三十年左右 先王贊成實多至終決庶務功德之及人者益深踐

位之初首廣言路旌別淑慝務農慎刑崇文重武尊高年而獎
節義減戍卒而緩田賦停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蠲免逋欠哀
矜無告方恢遠圖臣民仰望至治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顯德
王后權氏永嘉世族贈議政府左議政專之女有淑德婉容選
入東宮為承徽後陞為嬪先王十一年而薨謚顯德安厝于
京畿安山郡之昭陵及王即位追冊為王后誕一男一女男
即我殿下女封敬惠公主下嫁寧陽尉鄭綜司則楊氏生一女
未笄○奉常寺進立主奠于假丁字閣竝閉玄宮大祝奉虞主
匱罍卓上出桑主浴以香湯拭以巾題主官書謚號訖宗親及
文武百官哭四拜大祝奉虞主安于輦陳吉儀仗百官侍衛還
至中良浦進畫奠到興仁門外留都百官出迎先導至光化門
外東西分立鞠躬輦由光化門而入時顯德王后神主已至幄
次即奉兩神主安于景禧殿午時魯山率宗親文武百官行初
虞祭哭臨如儀○平安道龍崗縣散員禹承恭妻恭人張氏年
一百一歲令所在官常加惠養○辛卯行再虞祭○壬辰右議

政金宗瑞上書辭職曰臣今行年七十衰朽日增昧於施為調
燮無效秋霖為災咎實在臣且國有承襲詰命大事則必遣首
臣謝息 祖宗之例也奉使之序適在臣身然以臣衰朽安能
赴脣程畢使命戎伏望聖慈置臣散地代以賢能國家幸甚不
從命集賢殿副修撰韓繼禧還給○癸巳地震于全羅道茂朱
錦山降香祝行解恠祭○行三虞祭○以知中樞院事李孟吟
為遠接使判中樞院事韓確開城府宣慰使華川尉權恭平壤
宣慰使禮曹叅判李師純安州宣慰使日城尉鄭孝全黃州宣
慰使刑曹叅議李仁孫遼東都司宣慰使○甲午初左贊成鄭
萃啓曰棘城之築當役三千人然今黃海道年穀不登請減一
千人傳曰全秋朝廷使臣累次來往而本國使臣如京者亦多
支待之弊不貲欲停棘城之役金宗瑞曰上教允當非特此也開
城府亦使臣來往之處忠清道軍民又勞於 山陵之役請並停
開城府及瑞山郡築城從之○乙未行四虞祭○判敦寧府事
崔士儀卒輟朝二日賜賻米豆并二十石紙八十卷士儀字範

叔全州人初以蔭補職累歷中外拜判敦寧府事賜几杖仍令致仕至是卒年七十七女八世宗後宮得至一品無髭鬚貌似老婆世謂狝猴相贈謚良度温良好樂良心能制義度○司憲府啓曰今聞罷諸邑築城之役然尚有未罷者今年兩麥及早晚穀皆不秀實民生可慮邊邑城塹敵臺修築及柳浦石堡靈光咸興邑城之役請皆停之議諸大臣傳旨于兵曹曰靈光築城軍令本道觀察使量減其數柳浦修築可姑停之○丁酉行五虞祭○刑曹據華藏寺僧狀告啓都官奴崔元遇佯言奉佛誘僧洪修求見金銀字經洪修將本寺金字經三十卷銀字經二十卷與之元遇銷瑤取金銀奴崔世亦於其家別構一室佯為供佛暗誘洪修轉借普賢寺金字經六十軸銷鎔取金事雖經赦不可不懲請定苦役以戒後來其所銷鎔金二十二兩三錢銀六兩及賣金銀所得綿布二百五十九匹並沒官從之○司憲府啓忠順衛車孝朝國喪之初奸有夫女於里孝朝本無狀奸暴煽亂者請依律決杖發邊遠充軍別侍衛徐禮李宗顯朋

比孝朝媒嫁於里淫醜之徒不宜侍衛請並罷黜從之○戊戌
賜守陵官李穰奴婢並六口侍陵宦官崔濕四口○傳旨禮曹
曰醫術所係匪輕須該通方書然後用藥有據今醫員知方書
者小率以聞見投劑因此誤傷人命曹與三醫司提調精選醫
員權知生徒及自願衣冠子弟聰敏者十人以聞○己亥行六
虞祭○世祖與諸宗親詣闕瑑問 世祖曰聞兄啓請赴京然
乎 世祖曰誥命謝恩大事今皇甫仁纔往來金宗瑞年老南
智病若以下官差之中朝非之以宗親差遣天下知其紀綱且
以為重 帝命也若我宗親無功食祿不為君上所使可乎是
故啓請瑑作色曰兄所係重大國論必不從也 世祖笑曰是
吾所避也故事誥命謝恩使例以三公行時金宗瑞當往憚於
行托言吾久為邊將野人無不知名倘有不虞恐貽國家之慮
李賢老勸瑑曰以公之容貌髭鬚詩文書畫吾儕陪從赴京可
以流譽海內廣收人望以為後日地瑑然之邀仁女權嘗妻贈
衣服使請其父又令賢老往仁宗瑞家請之仁等許之 世祖

知其謀言於仁等曰今三公俱有故赴京者難予深蒙累朝之
恩夙夜圖報恨未得所今願駟馳以効微誠仁曰公宗室之長
恐難遠行安平如何世祖曰我不與國政且諸宰相在雖有
數月之行何害乎况今主少而宗室大臣承命奔走朝廷亦知
我國家有體統矣仁等無以答瑑百計干請仁等亦百計圖之
卒莫得瑑賢老憤不自勝○訃告使知敦寧府事金世敏同知
中樞院事柳守剛復命賜鞍具馬各一匹○遼東都指揮使司
移咨曰准左軍都督府咨准兵部咨呈兵科抄出遼東都司都
指揮簽事巫英寺奏抄准朝鮮國王咨准本司咨奉當職劄付
據毛憐衛郎卜兒哈李額革告稱今年七八月間各將原搶人
口盡數送來只是路遠本衛相離高麗兩三日路程要著我每
將人口都送到高麗轉送前來又好便益等因具本起送赴京
具奏該擬議仍請勅付都指佟火佉赤郎卜兒哈李額革贖回
同都指揮打隆哈李哈兒禿那失哈等各將原搶去遼東地方
人口盡數送來遼東撥兵等官處交割及從便就近送朝鮮國

轉送前來及仍令左都御史王等先行差人齎文前去朝鮮國
遇有毛憐等衛處到原搶遼東人口寫記名數就便差人伴送
遼東揔兵等官處交割不許留難遲違等因具題節該奉准移咨
欽遵與同鎮守遼東太監宋等議得見奉勅選差東寧衛千戶
金寶齋奉降到勅諭前往朝鮮國公幹劄付本司就行千戶金
寶順齋前去本國王處交收欽遵遇有毛憐等衛送到原搶人
口就便差人伴送前來當職等處交割定奪具奏施行奉此移
咨准此除欽遵外當職切照近者上國邊境被虜人口陸續逃
來自景泰二年二月初二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節次解
送男婦共一百二十六名口除已差人起解外今次咸吉等道
解送被虜逃來男婦王菩薩奴等共四十三名口給與衣糧盤
纏脚力差陪臣吏曹叅議李畜另咨花名供詞咨文隨同差來
東寧衛千戶金寶前去外切念小邦自祖先凡有上國人民被
虜逃來即便逐一解送若有毛憐等衛將所搶人口送到本國
安敢留難遲違咨請照驗轉呈提督軍務揔兵等官聞奏施

行准此案查節唯朝鮮國王咨陸續差陪臣咸吉道觀察使趙克寬等解送被虜逃來男婦盛狗兒等共一百二十六名口到司已行斷事司取審明白轉行各該衛所查勘俱設寧家隨住備由開坐具本差舍人許謙等齎奏及將本國王原來咨文呈繳左軍都督府去訖今准本國王咨文送到男婦王菩薩奴等四十三名口候查審明白另行具奏今將朝鮮國王原來咨文一道呈繳左軍都督府外具本專差舍人錢勝齎奉具奏景泰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掌部事少保兼太子太傅本部尚書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送回男婦候遼東揔兵等官查審明白具奏至日另行外叅照朝鮮國王為我邊方屏蔽世守臣節朝貢以時邇者又能忠順朝廷將原搶人口節次差人送還忠誠可嘉合當獎賞合無行移遼東揔兵官左都督曹差人齎文與朝鮮國王嘉其忠順之誠能將野人女真原搶我邊人口送還足見不忘我祖宗以來待汝之厚汝以能審於禍福利害竭盡臣道捍禦邊方共享太平之福固

守藩治之節自今以後宜益加恭順益勵忠誠遇有各種夷人
送到搶去我邊人口就便轉送遼東摠兵官處交割果能始終
如一勤恪匪懈朝廷賞勞之典自有定例待遇之厚有加無已
如此庶可慰外夷之心而為保邊之助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
理未敢擅便具題景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掌部事少保兼太
子太傅本部尚書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欽此欽遵合就咨
呈該府轉行鎮守遼東摠兵官左鄰督曹照依奏奉欽依內事
理欽遵施行咨呈到府合行移咨前去欽遵施行准此前事除
欽遵外合行劄付到日仰即照依兵部奏准事理備由移咨付
朝鮮國差來人負順齎付本國王知會令其依奉欽遵施行奉此
前事擬合就行為此咨文到日煩請照依欽依內事理依奉欽
遵施行○魯山引見姜孟卿朴仲孫議誥命謝恩使孟卿曰
首陽大君請行以首陽為使何如若不可則左議政金宗瑞
雖老尚健可以行矣魯山默然不答俄而曰以駙馬為使何如
孟卿曰駙馬皆有病未可行也遂議諸議政府政府僉曰此

國家大慶不可以駙馬為使若使宗親則首陽大君為可但臣等安坐而使事付宗親於義何如請裁自上心宗瑞曰若不得已則臣雖老請行以臣為老則權差議政以遣亦可乃以世祖為使先是世祖啓曰今主上幼冲政府大臣則圖議朝政吾等無所事矣請行時有議者曰以桂陽君為使何如世祖聞之曰若以宗親為使則我其行矣以兵曹判書閔伸為副使權擊奔告世祖曰大事去矣何不思之甚也世祖笑曰安平非吾敵皇甫仁金宗瑞亦非豪傑豈敢動也保為君無事矣○庚子行七虞祭○司憲府啓琴以詠以近侍史官乃於國喪弟四月招妓紅樓月於高靈京邸欲私之被隣家女奪經帶自後連續相奸罪干不忠身雖在逃不可不懲請移文諸道搜捕先將妻子徙咸吉道極邊官命勿論○辛丑前此義昌君玗請令母慎嬪金氏長髮議諸議政府議政府啓曰凡婦女祝髮為尼者欲守身全節也若妃嬪則異於是宜從其請傳曰大臣之議如是不可不從慎嬪竟不聽○瑤常使家奴尚忠等潛覘

世祖邱權擊等請備之。世祖笑曰：命可逃耶？當獨制之。○壬寅行卒哭祭于景禧殿。○召宗親及議政府堂上勸肉賜酒肉于集賢殿春秋館。○初，世宗命慶昌府尹卞孝文僉知中樞院事，鄭陟等撰定五禮儀注。至是，諸記注官以為當編入實錄。訐謂曰：此非國論所定，乃孝文等數人所撰。世宗命臣詡及鄭麟趾同政府更加考定，未暇披閱，束之檢詳司。是乃未成之書，不可編入。麟趾曰：是雖孝文等所撰實出，睿裁不可不錄。其廢閣不校，乃政府懶慢之過。豈世宗之意乎？若曰未成之書，則周禮亦非成書也。然後世有所考證，則今此五禮不可不錄也。金宗瑞曰：不經政府之考，且事未施行，不可編入。麟趾曰：為國禮樂最大一代，禮樂不可不傳。宗瑞曰：待政府考定編入，今上實錄可也。麟趾曰：以世宗所定五禮編入，今上實錄，則無乃失實乎？宗瑞無以對。然終不錄。記注官申叔舟揚言曰：凡君上所欲為，雖是美事，苟不先與大臣議之，則事竟不行。今五禮，世宗親自筆削，取捨損益，斷自宸衷，手澤尚存，吾輩久

叨侍從素所目擊

世宗精力所寓莫加於此舍是不錄而反

錄一禮曹郎官所撰儀注甚無謂也許四宰之欲不錄者惡孝
文等多改許政丞所定儀注而政府之不欲者嫌世宗不先
與政府議也人臣無將此真所謂將也為人臣安可以此事君
乎諸記注官亦皆非之○前府尹柳漢前提學尹祥皆請老還
鄉至是來會葬於其歸也賜宣醞於其第漢武人嘗遇知太
宗得拜本職年逾八十氣力尚健乘馬馳險不少表祥本醴泉
郡吏經明行修尤深於易學久長師席當時推為理學之宗但
性偏剛與同列講論同異少有異已輒相訕詆識者短之○癸
卯杏乃華○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左道兵馬節制使牒
呈該李滿住管下金納魯等三十四人來滿浦請口糧因言我
等挈家出來欲永居貴國境土即舉累降事目反復開諭令還
本土答云我等所居地面虫蝗害穀雖欲還歸難以過活不肯
回去若續給則難繼不給則生怨臣等據此同議當令邊將語
之曰汝等負罪中朝雖欲接待於義不可若中朝聞之本國與

汝屬皆不利可亟還歸彼若強留又語之曰退居我國隔遠地面暑口糧益罄則不以地方遠近有異以此開諭為便從之○以集賢殿直提學申叔舟為謝恩使言狀官○甲辰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家禮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又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服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今大小朝官卒哭前聞輕喪而服未盡者請依家禮給暇從之○乙巳刑曹啓副司正任元濬以朝士往安平大君瑢第盜取朱砂四兩七錢木香二兩三錢犀角四兩五錢人參七兩及沉香等藥事覺下旨推鞠逃匿不現請令漢城府追捕又移文族親所在諸邑推捕其容匿戶首三切隣依律重論從之初世祖將赴京師以元濬解醫術占為從官元濬亦厭瑢門客所為欲從行瑢門客以元濬往赴世祖共譖毀之瑢謀欲陷之召致元濬於內室令劑贈世祖諸藥因誣元濬盜朱砂犀角等物告于承政院以醫員宋瞻蒸證啓下刑曹時瑢勢方張元濬知不免逃刑曹希瑢旨移

牒中外搜索甚急瑑門客咸自謂得計瑑見世祖誓曰我殊

不知兄之率元濬而行也然人皆知瑑忌元濬從世祖也元

濬為人聰慧稍有才然驕矜輕佻才勝德者也歲在甲子進士

試冒名潛入代人製呈事覺推鞠終身停舉故不得業儒而以

業醫卜命為媒進之計由是擢貴之家莫不謁進受典醫之職

歲丁卯干謁都承旨黃守身陞受職事世宗罷守身職而罪

元濬厥後又賞綠權貴達于文宗常仕內醫院而得司正之

職○丙午魯山移壽康宮○丁未議政府啓經筵事目一每日

朝講臺諫史官各一晝講夕講史官一入叅一領經筵接見日

御翼善冠白衣烏犀帶常時御便服一有朝啓日除晝講每日

夕講温故禮曹啓每月六衙日朝啓從之○戊申瑑以生日

設宴於麻浦江亭高陽縣監朴夏等賚酒肉來會宦官金衍李

貴韓崧崔濕金得祥崔得祥崔彥曹熙朝士李賢老李命敏李

石貞李義山趙藩金晶等三十餘人皆會飲射世祖使人問

安瑑驕駭送西瓜致謝仍覘之夏諂事瑑如奴僕嘗撤瑑飯案

與馬牟共契頗有得色○江原道春川府民尹致事母孝母年九十常侍側卧起必扶炊爨必親夜具饌物隨母所欲而進之毋食乃寢日以為常又於春秋宴同里人極歡以悅母心同府民劉育生亦性至孝母年垂九十常奉溷器無少倦色又不擇寒暑身自滷獵得甘旨必以獻母四節宴鄉黨族親以樂母心○己酉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近者久不習陣請依前例本曹堂上與都鎮撫訓鍊觀提調習陣從之○庚戌傳旨禮曹曰昭陵雜像待來秋設之○金文達康袞聞為謝恩使隨從官謂世祖曰我等非徒喜從萬里耳夜不能寐世祖知其意○辛亥遣前副知通禮門事辛永孫于全羅道監築靈光城○壬子地震于全羅道沃溝降香祝行解恠祭○魯山未寧金宗瑞李穰許詡問安仍啓曰世宗常命大臣曰世子多膺常令習步內庭乘馬後園至令放鷹以通血氣今上常居深宮未嘗行氣故一有動勞便至違豫當散步宮內或時御馬常常行氣諸大君至親不可疎外况首陽安平皆有道德達於政事時時引見

使陳 祖宗創業艱難之迹可也且今 首陽赴京亦當親餞

時 世祖詣闕宗瑞等出 世祖謂曰上方勤經筵今所患過

於勤勞耳一日三講太過宜減一次且朝啓太早恐勞上體輔

幼主不可拘以常法宜於晚朝視事宗瑞曰 大君之言是矣

古者三公有太保保者保其身體我等欲先保上體豈徒以經

筵朝啓為事乎且我等以為諸大君當入見歷陳 祖宗之事

訓誨輔導焉 世祖曰有諸大臣在予豈有可啓之事然天地

交泰不可不進見也○宦官金衍等潛使人於瑤曰請宗親數

來問安何不一來且自昨日上體稍未寧瑤乃詣闕問安○議

政府據兵曹呈啓義州道僉節制使洪達孫寧邊道僉節制使

池崗差使真前義州判官權崇厚等率船軍二千五百作義州

城南門今已累月而功未就請皆罷黜從之○癸丑遣判典農

寺事金淳于慶尚道監築泗川城○以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

朴以寧右道都節制使李昇平咸吉道都節制使李登玉等又

勞于外各賜衣二領○賜 守陵官鈴川尉尹師路侍 陵宦

官李貴衣各一襲○甲寅謝恩使朴仲林賫奉勅書回自京師
宗親及文武百官迎于慕華館如儀其勅曰得爾奏將先次被
虜逃來爾國男婦王教化等二十九人已解送遼東都司及
爾境內不魯容留野人女直等因具悉朕以爾朝鮮國世守禮
義爾祖爾父皆能恪秉忠貞欽遵朝命故凡優待之禮特厚今
爾又能繼承先志保守邊方効順中國不與外夷交通歸我被
虜之人忠誠可嘉特用降勅褒美爾自今宜益修臣節謹守封
疆凡諸外夷部落永勿與之接納及有如前被虜逃來人口不
分多寡即便送還遼東都司以答朝廷禮遇之隆以繼承爾先
王臣順之道庶幾永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爾其欽承朕命毋忽
○乙卯貞信翁主率翁主 太宗女下嫁鈴平尉尹季童賜賚
米豆并一百石紙一百五十卷布四十四匹○丙辰姜孟卿與議
政府議啟自今以日出後五刻受朝啟經筵日短時除晝講朝
啟日除經筵○姜孟卿以 世祖言啟曰受誥命後宜賜百官
爵一級又用人之際詳加慎察常觀官案知大臣名姓經筵朝

啓見大臣舉動以察賢否又啓 首陽大君謂臣曰臣等願蒙

賜見政府亦以為然今首陽赴京亦當親餞于慕華館 從之

○大明使太監金宥金興到義州遼東都指揮使耿和領軍護

送亦至義州○丁巳金宥金興等留義順館遠接使李孟吟設

宴宣慰耿和亦宣慰宥等○聖節使同知中樞院事成得識來

復命○議政府禮曹同議啓曰仁順府尹申自謹狀告云父孝

昌遺書曰汝妻年過五十至今無後若改娶猶爾則痕孫中擇

賢承祀到此不可以一毫憎愛介其間今只有賤妻子介同年九

歲未堪承重母弟自守第三子允寬生貞出身可堪奉祀願以

為後臣等據此參詳會降教旨二品以上賤妻子承重者司律

院等諸司入屬從仕則賤妻子承重之法已立雖有遺書不可

以一家之私毀國憲况孝昌遺書改娶猶無後則擇賢承祀非

謂雖有妻子必以弟之子立後也遺書之後果得妻子今捨其

子而立弟之子固無所據命如所議○己未司諫院左獻納趙

元禧將本院議啓曰臣等聞改作興仁門是門非甚傾頽且今

山陵昌德宮之役並舉請停之以休民力又啓曰昔惠寧君征
恭寧君相赴朝帶去人不過三十八而今首陽大君隨從
者至五十餘人今上國使臣及本朝使臣往來頻煩訟途人民
甚困請量減傳曰文宗嘗欲改作東門已鳩材第因術者春
不作東門之說未就今既撤屋瓦若不改作將至頽圯且外國
人所由故與大臣熟議為之惠寧恭寧赴京時人數少者以其
時無方物而所獻之馬亦少耳今大君之行不可例論也元禧
更啓曰東門之役請待來秋議于議政府傳曰嘗欲重修仁政
殿以東門非秋不可作故先作東門况不煩農民只役防牌六
十及京畿船軍且安知來秋獨無事乎今秋須作此門○閏九
月庚申朔視事司憲府啓吏曹錄事裴縉扶餘縣監韓自直洪
川縣監姜孝延當國喪忘哀會飲罪應杖八十命孝延自直徵
贖罷職縉徵贖還仕○辛酉引見世祖及孝寧大君補錦城大
君瑜和義君瓔桂陽君璿義昌君玗漢南君玠壽春君珖密城
君琛翼峴君璉永豐君璩寧海君璿敬寧君排誠寧君裊溫寧

君程益寧君彥于思政殿饋之賜 世祖以下豹皮阿多叱介

各一謂之阿多叱介鹿皮各一張弓各一張瓔以下鹿皮各

一張裨以下弓各一張自 文宗賓天以後宗親未得進見至是

引見以慰之 世祖退曰今日獲覩天顏是吾等之幸也吾欲

陳一言上儼然不與之言故不敢言後日若引見則吾必陳之矣

○議政府據刑曹呈啟車孝朝曾犯罪決杖殺平安道昌城府

充軍孝朝賂押歸人而逃請窮搜如有容隱者依律論罪從之

○壬戌賜謝恩使隨行人毛冠耳掩各一○議政府據禮曹呈

啟咸吉道失農請諸邑鄉校生徒限明年秋分番讀書令備救

荒之物從之○囚判繕工監事李伯常等于義禁府前此令繕

工監修葺藏義洞景禧殿以為宮人疾病家至是宮女一人得

病欲出則不修矣承政院請鞫之時如李命敕金兩畝者掌役

徒誦為都廳凡有興作皆主之繕工監不得措手○癸亥經筵

官進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亡也魯山問不如諸夏

之亡何如也許詡對曰大抵君臣上下之禮夷狄固不及中夏

矣是時天子暗弱諸侯僭亂反不如夷狄之有君長故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講畢詔又啓曰周自武王受命周公制禮作樂文物大備至成康能繼先烈自昭王以下皆庸愚不能持守至孔子時天子蒙塵列國爭雄不知有君臣之分而篡弑者有之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蓋君弱臣強末流之弊可勝言哉以我國言之前朝太祖統合三韓立經陳紀中葉以後賢君不作綱紀陵夷國遂以亡我 太祖肇興化家為國 太宗世宗以聖相繼禮樂明備 文宗率遵成憲四境無虞願殿下益礪于治勿替無疆之休蓋國之興廢在於用人之得失正直難親諂諛易合願殿下明察使君子進而小人退則治國不難矣○遣司譯院判官洪貴管押被擄逃來唐人劉俊等男婦二十解赴遼東○甲子地震于全羅道茂朱錦山降香祝行解恠祭○乙丑 世祖與瑤皇甫仁金宗瑞姜孟卿往審山陵之役遣宦官嚴自治賫宣醞往慰并賜軍人酒肉時李賢老為 山陵都監掌務於瑤仁宗瑞等進退周旋曲為諂佞於 世祖

蔑然容態倨傲傍若無人自以為世祖不覺其情世祖與

瑒先還呼賢老責其無禮叱令從者鞭之曰爾妄說禍福阿附

安平罪一也潜掉饒舌離間我骨肉罪二也爾罪極大殺之無

傷昔文宗知汝以預定數惑人擬欲置法賴我營救得免非

我私恩也今日鞭汝亦非我私怒也朝士雖微禮不可辱汝則安

平家馬卒也我故鞭之鞭數十下而還語宗瑞曰賢老妄說禍

福阿附安平故鞭之不可留之是日兩賢老沾汚還役所治事

如常怡然而笑曰我受杖於王子何愧恥之有人曰若賢老者

雖吮癰舐痔無所不為矣賢老為人輕佻薄行恃才驕矜凡其

技藝皆不欲下人地理卜筮之書無不講究尤以詩句書字自

負初瑒喜詩文書畫多能小藝自在世宗朝招權好施儉小

多附之賢老乃其尤者也凡文士之有名者莫不招致交結賂

遺人皆以瑒為好士及文宗即世皇甫仁金宗瑞等擅政瑒

寅緣賂遺覬覦非望賢老以術數構為邪說往來其間公然肆

謀有識者莫不切齒嘗為兵曹正郎多受人賂濫授官職事覺

抵罪逆諸南方會赦還京庚午秋有韃靼聲息遣宗瑞德之宗
瑞帶行自是得職初未為山陵都監判官乃曰若使術者則非
我其誰竟附塔為判官其為人大槩類此先是藝文提學鄭昌
孫與僚友言古人論小人無狀之態者多矣賢老一身具有之
判書鄭麟趾亦曰古今天下不能無此等人此乃關係氣數之
人也○都司宣慰使刑曹參議李仁孫復命仍啓曰臣到義州
贈都司耿和衣一襲連幅油紙三張麻布七匹和曰油紙防濕之
物不可無也衣布乃貨賄受之非義臣曰我殿下聞大人入境
遣臣來慰暑却之則何以復命和曰將議于使臣宥等曰以物
為薄乎和受之遂設慰宴和曰多感都司與朝鮮一體遼東有
聲息則報諸貴國貴國有聲息則通諸都司相為表裏萬世之
幸也贈臣藍段一匹臣固辭○初司勇韓仲山踈棄其妻嬖女
妓鳳皇華至國喪猶居其家學生崔末哲曾在父憂又當國喪
邀妓月中娥淫焉其前所私妓千金知之往末招家與月中娥
鬪事覺司憲府並劾之論以國喪犯奸律議政府駁曰仲山末

摺作妾在國喪前不可以此律論至是大司憲趙克寬謂右承旨朴仲孫曰凡妓本無定夫往來相奸者難以妾論昔金何當父喪通于有子妓妾尚罪之臣意今仲山末哲宜坐以犯奸之律仲孫與姜孟卿議啟召掌令元孝然曰仲山末哲奸事雖在國喪然所嘗畜之妾宜照不應為事理重之律不可以犯奸論也孝然曰仲山末哲當君父之喪恣情淫穢不宜用此律傳曰吾與大臣議之皆曰坐以不應為事理重律可也司憲府啟仲山元罪已重又當鞫問抗拒不承罪應杖六十徒一年然今在逃請徵贖末哲之罪若但依律杖八十則淫亂之徒無所徵艾請置遯方以戒後來末哲功臣之孫只今配于黃海道瓮津餘如所啟○議政府據兵曹呈啟咸吉道安邊文川德源龍津當番船軍令赴咸興燔輓今年四邑失農尤甚請皆罷遣從之○丙寅經筵官進夕講至思無邪魯山問曰思無邪何也朴彭年對曰所思無邪也謂心正也心既正則於事事物物皆得其正朴仲孫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心正然後事可得正况人主之

心萬化之源不可不正蓋人主之心不正而欲正萬民鮮有不
違其所命矣○丁卯兩電進賀使中樞院使李澄石中樞院副
使成奉祖來復命○世祖詣闕啓曰李賢老奸詐無狀通國所
知然於臣本無嫌隙豈以一時小怒遽辱朝士乎臣常自謂宗
室之長國耳忘家日夜思所以補闕者靡所不至自 文宗昇
殿戒飭宗室日慎日謹近日之事實有由焉賢老本賊吏在
文宗朝以陰陽禍福不經邪術眩惑人心集賢殿諸儒啓請其
罪 文宗與臣議欲殺之而未果近者又語臣曰不作官白嶽
山後則正龍表而傍龍發 太宗 世宗皆以傍龍而王 文
宗正龍而早世臣云吾不管風水學何得知此事子何不白政府
若上書乎若實然則非小事也賢老顧安平欲同語大臣安平
止之翌日臣語錦城和義桂陽曰賢老必將生事吾甚慮焉汝
等知之由是疾之益甚憤憤不已豈是臣一身之計乎又聞安
平生日宦官金得祥李貴金衍崔濕等往會於麻浦江亭朝士
為坐客者三十餘人而賢老為之首臣益憤以為近侍宦官交

結宗室何事朝士會見宗室何意三十餘人皆為坐下則是賢老所招耳賢老黨附安平日甚常匿馬而潛謁臣未測其意深恐或生事於國家使安平誤掛羅網欲顯正其罪則安平受交結之責又坐視而不責是亦非也臣晝思夜度者有日臣寧受不慎之責須除惡於朝廷是故引至野中數其罪而辱之但欲不顯弟過而陰折小人以安 宗社耳豈敢輕慢朝士乎且賢老雖為朝士實安平家奴也申叔舟謁 世祖曰賢老之事當議都承旨不可出於公事孟卿啓曰議政府而議之閱審朴仲孫與焉皆欲其無迹以安二大君之間孟卿猶欲流於遠方皇甫仁金宗瑞等畏瑢之恨而止之於是司諫院啓 首陽擅撻朝士又啓云以 首陽高明而辱之必賢老有莫大之罪當鞠之魯山曰商量之孟卿通於 世祖世祖送書曰吾忠臣也必為社稷而死若賢老在京則吾豈但如是而已乎必復有所啓之事矣都承旨之論至富當勉除惡務本之意不得已而後從政丞之論可也賢老既被撻仁聞而涕泣人莫知其故蓋憂其

兇謀已露而世祖知之也仁私謂世祖曰鞭辱朝官有駭
耳目須以乘醉錯誤啓之時物論汹汹賢老之黨皆曰首陽
使酒朝士則莫不快心賢老被撻而非瑤又言首陽嚴明正
大非他之比且賢老無狀莫甚豈不審處之手其擅撻必有以也
然莫知其由權擘詣世祖曰賢老被撻物論甚騰將何以處
之世祖曰予赴京日逼賢老之縱恣尤其勢將難遏欲啓請
其罪而治之則將置安平於何地余意以為鞭辱賢老使之自
退兇謀小沮則可以兩得矣今賢老恃仁宗瑞等即還役所揚
揚如常反揚言我酌酒喧播人耳吾將一一啓達寃治乃已遂
更啓之下政府以議仁等希瑤旨乃以賢老狂妄言不足數巧
辭以啓不治其罪亦不解職賢老退卧私第明澮使人以饌具
先焉自往候之賢老迎入卧席曰所處甚陋舊愛何愧明澮因
叩被撻之由賢老曰彼惡我如疾疾必欲去之明澮曰是何事
也賢老曰大事汝焉得知不出數月當自知之明澮曰布衣賤
夫於國事無預但子何惜一言以阻古人耶賢老微笑曰汝布

衣未有知名吾已薦安平可一往拜平生得路盡在是矣明澮
謝以無能遂辭而出仁見楊州府使權摯曰汝弟孽數往謁

首陽諸相公皆以為不可吾則以為因公事往來何害然物論

可畏可曉汝弟使勿進退蓋惡世祖接見士人云戊辰上林

苑進菊花十盆分賜承政院春秋館及承順君溥○己巳議政

府據兵曹呈落江原道橫城縣自置講武場以後禽獸日蕃且

今權罷原州洪川江陵講武場故禽獸皆聚於此害穀為甚請

並權罷從之○司諫院啓曰前日啓首陽大君撻賢老事上

曰商量待命有日竟無俞音賢老者嘗為注書行事頗狂妄又

為兵曹正郎以受賂被劾本人所行如此今又無禮於大君請

下彼司鞫之傳曰賢老前日之罪先王時事何必更論○庚

午魯山錢世祖于思政殿○刑曹啓任元濬偷取藥材罪應杖

七十然事發在逃請徵贖追捕刺字從之○辛未司憲府啓曰

李賢老心行不肖被撻之事必有其由請收告身拿來推問司

諫院又上封章請劾賢老傳曰當與大臣議之○賜馬于春秋

館實錄修撰官○義禁府啓司憲府書吏趙珪生隨謝恩使朴仲林書狀官赴京其叔父火者趙良曾選入中朝珪生因尹鳳養子尹泰潛通於良至表達相見請比盤詰姦細律斬待時命從自願付處○先是黃海道觀察使啓曰本道因大風兩年穀不登民生可慮謹條救荒之策以聞一今年義倉之粟已減三分之一明年穀種想必不足請田稅及屯田所出并收納于州倉又以義倉及軍資陳穀換民間新穀以補穀種一諸浦今秋等及來年春等京中諸司所納貢物及兵船所需正鎰採鍊等事停罷諸浦諸鎮當番諸色軍只留緊要者餘皆遣還令備救荒之物一工曹所納平山鈐鐵編掘可產之處亦無所得請依辛未年例停罷且濟用監所納鳳山瑞興鈐鐵採鍊並停一義倉之粟若收本色則貧民不得充納請依辛未年例隨所備收納一律寬寺別窰歸厚所校書館代納貢物價及民間徵債並限明年秋勿徵一商賈等多賣玩好之物誘奪民食不可不禁請將來換鐵人外一皆禁斷且禁緣化僧人一道內諸浦船軍

及京畿右道喬桐屬船軍限明年秋分三番一營及諸鎮鎮軍
守城軍防牌限明年秋在前分二番者分三番分三番者分四
番啓下戶兵曹至是議政府據戶兵曹呈啓第五條代納貢物
價及民間徵債事外並從所啓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廣
尚道通洋浦萬戶營已移于興海郡柒浦請以柒浦改號從之
○諭平安道觀察使曰謝恩使 首陽大君往返時護送軍擇驍
健者四百入送又擇定差使負檢察支應諸事及護送軍馬
○壬申大明使頭目張源等八人賫賜賻櫃及香筒先到太平
館○傳旨于兵曹曰擇軍士二十人護送謝恩使于遼東○前
此 世祖啓副使閔伸患瘡未得赴京請以許詡代之詡啓曰
臣以身許國安敢辭但老母聞臣赴京驚駭人子所不忍 世
宗時以臣為賀 聖節使老母因而得病 世宗不遣春秋館
又啓 世宗實錄未畢請勿遣詡傳曰議諸政府是日皇甫仁

金宗瑞李穰尹炯及姜孟卿議之召直提學申叔舟往議于
世祖以李思哲代之又議收告身可還給者徒源人可放還者

以啓○癸酉賜六承旨大鹿皮各一張鞍子各一部○甲戌大
雷電雨雹晝晦○命金宗瑞鄭麟趾姜孟卿往碧蹄驛迎慰大
明使○司憲府啓司宰副正李賢老自少心行不肖曾為兵曹
正郎矇矓上聽罪在極刑世宗特從末減只流外方又蒙特恩還
叅朝列宜當自省謹慎奉職猶不悛改又遭笞辱於大君曾不
慚愧舍默還仕又當問備之時詐飾答通姦狡莫甚請收告身
囚鞠命以訟者例勾問○乙亥日本國筑前州冷泉津藤源定
清肥前州上松浦呼子一伎守源高各遣使來獻土物○議政
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今年旱澇交深加以大風百穀擺落損
傷民生可哀請節制使營所造月課軍器及古軍器修補限明
年秋停罷從之○丙子魯山以白袍烏犀帶素儀仗如慕華館入
幄次大明使金宥金興等至沙峴魯山以鴉青袞龍袍翼善冠
紅鞵玉帶黑靴吉儀仗出迎宥等到沙峴麓皆下馬步至迎詔
門安詔勅謚誥祭文于龍亭宗親及文武百官具朝服躬身魯
山率百官先行次黃儀仗鼓吹次香亭次龍亭次冕服練幣

積謚誥祭文龍亭入大平館魯山先至景福宮勤政殿庭西東
向立詔勅誥命龍亭由正門入宥等下馬於光化門外由東俠
門而入魯山躬身宥等捧詔勅誥命冕服綵幣各置于案魯山
就露臺上拜位率百官行四拜由西階陞詣受詔位宥等捧詔
勅授魯山魯山東向跪受以授近侍俯伏扣頭降就幄次改服
今賜袞冕九章服還就露臺上四拜跪文武百官亦四拜跪宣
詔官陞詣月臺東向讀詔訖魯山率百官四拜山呼又四拜訖
還就幄次宥等出小次魯山釋冕服以白袍烏犀帶翼善冠送
宥等于勤政門內以殯在思政殿故不陞殿行茶禮其詔曰
朕恭膺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祖
宗之成憲也况朝鮮國守禮之邦俾統其民可無若長故國王
諱襲先代之爵事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屬茲
薨逝宜有繼承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孝國論攸歸今遣內
官金宥金興賚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爾國中大小臣
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或僭踰長堅忠順之心水

享大平之福其勅曰得奏爾父王諱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

朕深悼念茲遣內侍金宥金興賁文往爾國中諭祭并詔示爾

國人封爾諱為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

事大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故諭賜冠服禮物九

章冕服一副九旒皂緞紗平天冠一頂玉玕玕珠金九章綃地

紗袞服一套計七件深青粧花袞服一件白素中單一件纁色

粧花前後裳一件纁色粧花蔽膝一件玉玕玕線纁色粧花錦綬

一件纁色粧花佩帶一副打金鈎玉紅白素大帶一條青線組玉

圭一枝袋大紅素紵絲帛一雙全大紅平羅銷金雲龍夾包袱

三條朱紅法服匣一座護匣紵絲四匹織金宵背麒麟二匹內

大紅一匹深青一匹暗花骨朶雲二匹內深青一匹黑綠一匹

羅四匹織金宵背麒麟二匹內大紅一匹黑綠一匹素二匹內

深青一匹黑綠一匹白毯絲布一十匹其誥曰國家奄有四海

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遠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

錫以累葉之承所以繫其衆心而俾臻于乂安也故朝鮮國王

禮

端重謙溫聰明勤儉敬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既已有年

致國人靡不信順恭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子賢孫

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應有繼繩以統其衆爾

諱之嫡子既賢且長傳襲惟宜茲特封為朝鮮國王於戲惟敬

可以事大惟仁可以撫衆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

惟率乃祖乃父之行庶稱朝廷獎賢之心徃其欽哉毋怠朕訓既

而魯山如大平館以冕服率百官拜謚誥賻物復以素服入與宥

等再拜宥等跪叩頭請魯山南面而立欲行私禮魯山讓之宥

等立於東南隅向西北再拜手執文倚移近南曰我等本土民乃

殿下家奴何敢對坐魯山曰今大人奉命而來不可如此昔尹

鄭兩大人亦對坐宥等曰尹鄭是禮我等亦是禮也於是移魯

山交倚於近北移宥等交倚於近南而坐行茶禮訖既而設宴

還宮下教宥境內曰事莫大於正始政宜急於施仁予以幼冲

權守大位念惟負荷之重夙夜罔敢違寧於景泰三年閏九月

十七日欽奉 皇帝誥曰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

無間遠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
繫其衆心而俾臻于乂安也故朝鮮國王諱端重謙溫聰明勤
儉敬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既已有年致國人靡不信順恭
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
告終之來聞應有繼繩以統其衆爾諱乃之嫡子既賢且長
傳龍惟宜茲特封為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大惟仁可以
撫衆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乃祖乃父之行
庶稱朝廷獎賢之心徃其欽哉毋怠朕訓詔曰朕恭膺天命主
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通惟一此國家之大典祖宗之成憲也况
朝鮮國守禮之邦俾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諱襲先代之爵
事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屬茲薨逝宜有繼承
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孝國論攸歸今遣內官金宥金興賁
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爾國中大小臣民夙夜惟寅盡
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或僭踰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大平之福欽
此既受天子之明命以承列聖之丕基寔為無疆之休蓋布

惟新之澤自景泰三年閏九月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
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
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竊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受封
繼序既作至於神人宥過推恩用均福於黎庶○命姜孟卿賈
鴉青綿布圓領灰色綿布塔胡大紅紬帖裏白綃衫各二領黑
斜皮靴襪襪套鞋具各二雙黑草笠各二頂分贈宥等又賜頭
目各灰色紬帖裏一領黑靴襪襪具一雙黑草笠一頂宥等受
之置於卓上扣頭○大司憲趙克寬等上疏請李賢老之
罪留中不下○山陵都監啓李賢老已蒙赦請出仕從之○丁
丑皇甫仁閔騫往大平館問安于明使自後日遣承旨及宰相
問安○魯山如大平館慰宴明使○戊寅遣宦官嚴自治賚脯
繡海菜松子分贈明使自是每間五日遣宦官贈之○下教曰
予以眇末丕承列聖之緒夙夜兢惕若涉淵冰今景泰三年閏
九月十七日 皇帝遣使頒詔襲封為王錫之誥命副以袞冕

綵幣因叙 先王之德極其褒崇之義茲為無前之大慶宜舉
推恩之盛典宗室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彰善而止京外文武
官及口傳提舉別坐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通政而止并計加
資前月數凡諸有服之親前銜學生皆授散官一資內侍府三
品以下及學生皆授一資並至通政而止忠義忠順別侍衛甲
士內直司樽院知印議政府中樞院錄事皆授散官一資各品
遷轉並依舊制自下而上各司吏典就閑者從自願授散官職
京外通政以上及前銜堂上官從自願父兄子孫胥弟姪承重
妻子孫立後人中一人除散官一資通訓果毅朝奉宣略加資
者雖未經守令並皆除授成均校書館承文院訓鍊觀權知司
譯院講隸官諸學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書雲觀天文風水學
禁漏司律院前銜及出身權知曆筭學官太一筭學及司齋所
別坐前銜鷹師除賤口及工匠外前銜學生四山栽植監役官與
考滿未叙而作散者例當移任而作散者內需所書題前銜學
生並除散官一資時推考人內公罪杖一百私罪笞四十以

下例皆除授限品者於限品內加資不得陞授他品者老男婦
內良人年八十以上白身授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
八品者授正七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
授正八品元職九品者授從七品元職八品以上者超二資百
歲以上白身及元職從七品以下者除正六品元職七品以上
者超三資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唯是賤口年八十以上白
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者授從八品元職八品以上者陞一資
九十歲以上白身授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以
上者超一資百歲以上白身及八品以下授從六品元職七
品以上者超二資並限五品而止其八十以上男婦並令免賤
女亦如上封爵於戲分茅受封既荷自天之寵陞階進秩用廣
及下之仁惟爾吏兵曹體予至意施行史臣曰百官加資我朝
所無之事歲在己巳冬 世宗喜 文宗病愈特推恩加百官

資 文宗嗣位受誥命又加百官資至是援例加資 世宗之

事因其喜慶猶之可也其後新受誥命則必加百官之資臣未

知其可也○宥等言欲得海青及長廣龍鳳席細麻布乾松菌
沈松菌松子進獻請須預備○宦官田昫携酒殺往謁世祖
許詡至世祖與昫勸之詡醉抱懿敬世子又屬世祖耳語
曰請與兵擊安平又曰請兄弟和睦目昫曰避矣非爾所知至
門出而復入抱世祖再三反復語曰吾死於國又曰請救我
又曰世宗之子豈有如君者乎又目昫曰非爾所知昫怒曰忠
則忠矣無大臣之體○放永同付處許澄天安付處禹繼蕃溫
陽付處元自敬龍岡付處辛敬達○傳旨令吏曹還給李明晨
等五十四人告身令兵曹還給李尚恒等一百一十人告身凡
犯賊汚淫穢毀亂綱常者皆寅緣得之○金興請勿造清州家
舍買家于京令姪子金淡居之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啟平
安道久旱又大風禾穀盡槁民無所食請平壤成川寧邊定州
四都會所作軍器安州寧邊義州朔州江界五都會所作火車
茂昌麟山等諸邑古軍器修補等事限明年秋停罷從之○己
卯臺諫啓曰李賢老本薄行令見笞辱於大君必有大無禮之

事當引嫌辭職乃覲面出仕無恥莫甚今雖經赦請收取告身
送諸外方不復叙用傳曰議諸大臣○庚辰視事前此欲於
世祖之行進獻海青皇甫仁曰新君即位王子赴京不宜進玩
好之物金宗瑞曰今不使大君進獻而令使臣賫去則自以為
功而無我國進獻之誠中國必將以為諱而不進復遣人求之
則其弊不貲今於大君之行進獻可也姜孟卿以仁等言啓之
魯山曰付正朝使以進○左副承旨盧叔全問安于明使因謂
金宥曰松菌松子今雖不時當謹備之矣若細布龍鳳席今以
謝恩進獻儲貯無餘海青則 聖旨以為若赴京來人帶送
毋得別進今付正朝使已獻數連又欲於兩大人之還進獻宥
曰當從殿下指揮次詣金興言之興變色曰我等未回前先進
海青可乎細麻布龍鳳席則當以所備之數賫歸尹炯亦問安
宥等曰 皇帝使我等須得海青十連而來若數過十連則先
我進獻可矣若不授我而先進則我將何面目得見 皇帝乎
○放黃海道安城站定役睦孝智○頭目黃哲以都督王鈞之

請語通事曰青白狗二隻大花席二張角弓四張撲頭箭一百五十枝及小刀兒就索帶來命議于議政府政府議啓曰答以畏朝廷之法未敢私贈從之○辛巳召掌令元孝然獻納宋仁昌傳曰李賢老事在赦前不可追論孝然更啓賢老薄行無恥非唯一身乃辱朝士此臣等所以不欲同立於朝也且賢老在文宗時已坐不赦之罪若窮推受杖之由必有大罪矣若復叙用則後日恐生他變請收告身不赦仁昌又啓平安道飢饉加以中朝使臣驛路凋殘今謝恩使護送軍過多請量減其數傳曰若追論賢老之罪則赦意安在軍士則前日誠寧之行亦用此數○平安道觀察使鄭而漢進書冊與筆而漢性奸諂以魯山幼冲方重學問故欲異於人而進之○初世祖請閱伸才副使伸托微疾不行以許詡代之詡佯喜之請金宗瑞以修撰實錄事緊啓之而改世祖謂擘曰諸宰相用意如此時事可知然欲率皇甫錫金承珪以行何如擘曰此計甚善世祖曰安平兇謀非不足也第忌我耳若兩人之子從我而行安平

雖欲速舉彼兩人之子在我掌中安肯從亂必待我還矣此伐
謀之策也○壬午議政府據刑曹呈啓江原道今年失農請殺人
強竊盜奸事守禦邊境追捕逃奴婢據執他人奴婢田地侵損
於人關係風俗事外其餘雜訟並限明年秋停寢從之○癸未
掌令元孝然獻納宋仁昌啓曰雖賢於賢老者無闕則作敬請
罷職不叙仁昌又啓曰曹敬智全仁貴趙興周金吉浩鄭次良
宋瞻等於君父之疾不慎侍藥收告身今遽還給未便傳曰賢
老事予將議諸大臣敬智等事已與大臣熟議而還給○慶尚道
觀察使啓慶州人許調元年十四其父久患癘疾截指和藥以進
其病即愈司正崔井列死其女子年纔四歲身著蓑衣日夜號
泣悶四年不食魚肉葷菜鄉黨宗族或勸之則擗踊哭泣遠近
聞者莫不流涕彥陽縣人朴孝元其母得急疾自斷左手無名
指和藥以進其病即愈寧海府戶長朴春年十三其母死抱屍
號泣既葬不還家伏泣墳前族人恐為惡獸所害曳歸不聽處
土宇守墳三年未及大祥其父亦死同穴而葬守墳六年幼學

宋直死其妻秦氏哀毀守節及舅姑死盡心襄事率二孤處一
間屋貧不自給父母欲奪志秦氏誓曰夫亡不死是吾不幸况
敢二心終不聽禮賓寺婢仇音方其夫死晝夜哀慟每於朔望
盡誠行祭至于八年不食魚肉葷菜其父欲改嫁潛逃不聽高
靈縣人副丞同正白孝元家貧親老歲丙辰丁巳間大侵乞米
供親無倦色父病三年侍藥不離側及沒親自負土營墳廬於
墓側凡喪事一遵家禮負水七里之外親自炊爨以供朝夕父
喪未闋其母亦沒哀慟如初至大祥以未得祭肉哀號忽有雄
雉來死墳側用以供祭金海府人許氏適幼學鄭從彥翼年從
彥死三年後猶悲哀不食葷菜魚肉父愍其早寡且無子謂曰
汝母早死我亦鰥居不忍見其守寡欲奪其志誓死不許舅沒
行三年喪學生裴實父母一歲俱沒六年廬墓扉闕不輟朔望
之奠前驛丞崔允和母得疾截左手第二指合藥以進其病即
愈貢生裴德文年四歲其母死三年後尚不食肉族親問其故
德文曰我見母之食肉然後吾亦食肉竟不食學生田喜本

居迎日縣年九歲父沒葬於興海郡其母死又葬於父墳傍近
之地仍守墳側冬不衣溫夏不就涼常著衲衣作簞笠屨鞋質
米不廢朝夕之奠米盡則繼以橡實有人問曰三年已過何不
出答曰何忍棄父母墳○金有使通事李舍進入朝宦官高原
奉進上大紅素紵絲一匹大紅素線羅一匹○乙酉諭平安道
觀察使曰前者令選正軍四百護送謝恩使今宜以甲士差之
如不足則并差正軍又備給人參二十斤○丙戌臺諫請李賢
老附瑢之罪皇甫仁金宗瑞等庇護只請罷職時適以冬享祭
誓戒百官立班聞而相賀至有曰昨夜夢吉今日聞喜事賢老
之為衆所憎如此然口蜜腹劍多伎害畏中傷不敢言賢老自
知為人所不容任情無所恤性夸誕謂人曰上今日許我某言賜
我某物不知者信之多依附嘗自言曰吾知處世之道宜卑謙
不宜高元雖見新進後生必先跪拜又托陰陽風水之術以誣
人人多信之○掌令元孝然將本府議啓曰善山府使金繼門
怒木工僧志仁杖之即死托以結項而死然考其情迹則杖殺

甚明雖經大赦不可不徵請罷黜傳曰議諸大臣○日本區對馬州倭護軍并大郎等來獻土物○孝寧大君諸宗親會讓寧第餞世祖射侯莫不醉頽世祖獨不醉衆共服之敬寧讓寧相語曰此天下豪傑也中國之人其知之乎世祖益恭引他語以亂之○丁亥遣姜孟卿李邊請金宥等宴于王宮宥等曰昨日議定殿下坐北我等於西席地而坐孟卿等曰何敢如此當依前例東西相向而坐宥等曰不可遂詣壽康宮入朝啓廳月臺上望見宴卓在東西呼邊啓曰我等本國百姓何敢對坐讓之再三遂不就坐魯山使邊告曰若然則予坐北請大人坐東又不從移宥等宴卓于西行茶禮後贈鞍具馬各一匹宥等叩頭就坐○議政府據禮曹呈落賜祭賜賻賜謚時自大平館至光化門依前例結彩又啓曰咸古道年歉請諸邑鄉校生徒分番讀書六鎮及甲山三水安邊德源文川龍津等諸邑飢饉尤甚限明年秋放學皆從之○戊子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忠清道年饑請以天津唐津浦益三百六十石均給諸邑救荒

從之

魯山君日記卷第三

(B)
732.55
4724
[v.6]
no.1
0163732

昭和五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6]
no.1